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五十一卷～第六十卷）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七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求如是深极妙善清白觉慧故，由是妙善净法明门，精勤方便，如理证入，观如理句。舍利子，云何名为如理证入？复以何等为如理句？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理证入者，谓依奢摩他证入，毗钵舍那证入，正行证入，如理证入，身远离证入，心调顺证入，非断证入，非常证入，因缘证入，缘起证入，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者证入，未来已来若有若无证入，无有转移因果不坏证入。虽修集空无相无愿证入，而不取空无相无愿证故；虽于三摩地三摩钵底证入，而不以如是等力受生证故；虽取神通智证入，而不尽诸漏证故；虽观察无生证入，而不正趣决定证故；虽观众生无我证入，而不舍大悲证故；虽观一切有生可怖证入，而故取诸有证故；虽于寂灭离欲证入，然于离欲法不作证故；虽舍乐妙欲证入，而不舍乐法证故；虽舍一切戏论思觉证入，而不舍善巧方便证故。舍利子，如是名为如理证入。菩萨摩诃萨，欲得如是如理证入，应当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学是正法如理之句？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当如是知，如理句者，即出生句，即趣理句，即法门句，即面门句，即是因句，即积集句，即不相违句，即无诤论句，即是舍句，即无执取句，即无弃舍句，即无戏论句，即无舍句，即无诽谤句，即无轻蔑句，即随足句，即无诤句，即无退转句，即无对治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实性之句，如性之句，非不如性句，真如之句，如理之句，三世平等句，离分别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色识无依住句，受想行识识无依住句，眼色眼识性无依住句，耳声耳识性无依住句，鼻香鼻识性无依住句，舌味舌识性无依住句，身触身识性无依住句，意法意识性无依住句。又舍利子，如理句者，即名依义句，即名依法句，即名依智句，即名依了义句。舍利子，如是等无量法门，是则名为如理之句。是故如理证入正勤方便，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时，亦不见有能观之者、应如理观，所谓非观非不观故。若有菩萨作是观者，名如理观；若他观者，名非理观。舍利子，如理方便菩萨，非于少法而有愚迷，非于少法而生障碍，无有少法非解脱门，非为断少法故发勤精进，不为证小法故勇励正勤，应具如是如理正见，如其所见正观诸法。何等正观？谓无所见。无所见者，即是无生；言无生者，即是无起；言无起者，名无所照。舍利子，如是次第转法广如前说，乃至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应学如理正观？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应作如是正观诸法，所谓我如理故，则观诸法一切如理；我无我故，则观诸法亦复无我；众生无我故，则观诸法亦复无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是观者，名如理观。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如理方便？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观如理生死性与彼如理涅槃性共相交杂；作如是观，是则名为如理方便。又是菩萨观烦恼性与涅槃性同一合相无有差异，亦不分别相应违背；作如是观，是则名为如理方便，亦得名为如理正观。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所有一切如理方便，皆于无量众生处起。若众生处不弃舍，于诸法不破坏，是名菩萨如理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是相，如是闻，如是如理证入，如是如理观察，如是如理正见等流，是名菩萨如理正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当如是修行正行，皆为成满般若波罗蜜多故，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般若自性清净不与一切有为行法而共同止。舍利子，何等诸法不与同止？舍利子，所谓如是般若不与无明而共同止，不与诸行而共同止，如是广说，乃至不与老死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般若不与身见而共同止，乃至不与身见为本六十二见趣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高慢而共同止，不与下劣而共同止，不与世间八法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般若不与蕴、界、处法而共同止，乃至不与一切所缘作意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慢同止，不与下慢、邪慢同止，乃至不与随烦恼等二十一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微细下劣中上品贪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烦恼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愚暗翳膜障盖诸缠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随顺退分诸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欲诤秽浊烦恼魔同止，不与蕴魔、死魔、天魔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魔业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执我同止，不与有情、命者、数取、养育、意生、摩纳婆等同止，乃至不与住我见等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业障同止，不与烦恼障、法障、见障、报障、智障同止，乃至不与一切随俗习气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思惟分别同止，不与相貌所缘见闻念识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结缚增益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悭舍同止，不与持犯、忍恚、勤怠、静乱、愚慧同止，乃至不与一切波罗蜜多能治所治诸法智性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远离同止，不与住不远离邪性正性、善及不善、有罪无罪、生死涅槃同止，乃至不与一切相对治法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种种差别性同止，不与国土差别性、诸佛差别性、有情差别性、诸法差别性同止，乃至不与一切差别性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无智同止，不与智识世俗胜义乃至不与一切有情相貌作意而共同止；如是般若不与慧不现行同止，不与无身无形、无相无为同止，乃至不与一切思惟心意识安住等法而共同止。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般若微妙清净，不与如是无量无边有为行法而共同止。舍利子，如是名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般若之相，应如是学。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大菩萨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获得般若分别善巧；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即以此法于诸法中，明了通达获得善巧。舍利子，云何名为如是般若分别善巧？舍利子，如是善巧无量无边，吾今略说十种善巧。何等为十？所谓蕴法善巧、界法善巧、处法善巧、谛法善巧、无碍解善巧、依趣善巧、资粮善巧、道法善巧、缘起善巧、一切法善巧。舍利子，如是十种微妙善巧所有分别，若通达者，是则名为般若分别。菩萨摩诃萨于是善巧，应当修学。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蕴法善巧？舍利子，蕴法善巧者，所谓依诸蕴法起于言说。何等言说？舍利子，如是言说，犹如幻化、阳焰、梦中、传响、光影，是故如来以无碍辩，为诸众生说如是法。舍利子，我说此色喻如聚沫。何以故？舍利子，即此聚沫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聚沫性即色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受喻如水泡。何以故？舍利子，即此水泡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水泡性即受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想喻如阳焰。何以故？舍利子，即此阳焰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数取、无养育、无意生、无摩纳婆，以阳焰性即想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行喻如芭蕉。何以故？舍利子，即此芭蕉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养育、无数取、无意生、无摩纳婆、无作者、无受者，以芭蕉性即行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又舍利子，我说此识喻如幻事。何以故？舍利子，即此幻事本无有我，亦无有情、无生者、无命者、无养育、无数取、无意生、无摩纳婆、无作者、无受者，以幻事性即识自性。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善巧知之，是则名为蕴法善巧。舍利子，所言蕴者说名世间，世间之法即败坏相，是故当知诸世间性即蕴自性。舍利子，何等名为世间性耶？谓无常性、苦性、无我性，如是等性名为蕴性，如是蕴性即世间性。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善巧知者，是则名为蕴法善巧。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蕴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界法善巧？舍利子，界法善巧者，所谓法界即为地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坚鞕相故。又法界者即为水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湿润相故。又法界者即为火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成熟相故。又法界者即为风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摇动相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如实了知，是则名为界法善巧。又舍利子，言法界者即眼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照明相故。又法界者即耳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闻声相故。又法界者即鼻识界。何

以故？以彼法界非嗅香相故。又法界者即舌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尝味相故。又法界者即身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觉触相故。又法界者即意识界。何以故？以彼法界非分别相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是中如实了知，是则名为界法善巧。又舍利子，如是我界与法界平等，有情界与法界平等，欲界、色界及无色界与法界平等，生死界、涅槃界与法界平等；如是乃至虚空界、法界，及一切法界皆悉平等。舍利子，以何义故而得平等？谓由空平等故，一切法平等；无变异平等故，一切法平等。又舍利子，若有宣说有为界证入、无为界证入，如是则有无量无边。若诸菩萨摩诃萨，作是简择证入法界，是则名为界法善巧。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勤修习界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处法善巧？舍利子，处法善巧者，眼为是空，无我我所，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眼性；乃至意为是空，无我我所，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是意性。菩萨摩诃萨，虽于诸处不积集不善，而积集于善，然于善不善中不起二相；如是了知，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又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于眼处、色处而能通达善巧了知？舍利子，谓于眼色观见离欲，然于离欲而不作证；如是了知，是名菩萨处法善巧。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即此意法观见离欲，然于离欲而不作证；如是了知，是名菩萨处法善巧。又舍利子，诸佛如来说微妙法，或说圣处，或非圣处。言圣处者，堪受道法；非圣处者，远离道法。菩萨摩诃萨安住于道，于离道住诸众生所，获得大悲不舍道处。若有菩萨，如是了知善通达者，是名菩萨摩诃萨处法善巧。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勤修学处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而能通达谛法善巧？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有四种行入谛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苦智、集智、灭智、道智。舍利子，云何名为苦智乃至道智？谓于诸蕴本无生智，如是之智名为苦智；于诸染爱永断灭智，如是之智名为集智；谓于一切无生无坏，如是之智名为灭智；于一切时诸所缘法无有损益，如是之智名为道智。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是四谛，以如是等智慧了知，虽复明达而不作证。何以故？为欲成熟诸众生故，如是具足名谛善巧。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谛善巧者，复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世俗谛，二者、胜义谛，三者、相谛。舍利子，世俗谛者，当知乃至世间所有语言、文字、音声假说，如是等相名世俗谛。胜义谛者，所谓若于是处尚非心行，况复文字而能陈说？如是等法名胜义谛。相谛者，所谓诸相即是一相，如是一相即是无相，如是说者名为相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世俗谛为众生故说无厌倦；胜义谛者，于中作证而无退堕；于彼相谛，深达本性，了知无相。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学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谛善巧者，如实当知，复有一谛，无有第二。何等一谛？所谓灭谛。舍利子，诸佛如来于此一谛，明了通达，无有增益；既通达已，为处增益诸含生等，宣说如是一谛之法，令彼修学悟无增益故。舍利子，若有菩萨作如是知，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应修学谛法善巧。舍利子，谛善巧者，谓善通达诸圣谛故。何等名为通达圣谛？舍利子，苦圣谛者，谓五受蕴其性实苦，是名苦谛。菩萨摩诃萨，于是谛中通达五蕴皆为苦相，夫苦相者即为空相，如是则名为苦圣谛。舍利子，集圣谛者，五受蕴因随眠爱见，是名集谛。菩萨摩诃萨于此因法，若爱若见无有增益，无取无迷明了通达，如是则名为集圣谛。舍利子，灭圣谛者，若五受蕴究竟灭尽，是名灭谛。菩萨摩诃萨，观是谛法，不失前际，不往后际，不住现在，明了通达，如是则名为灭圣谛。舍利子，道圣谛者，若依彼道，证得苦智、集智、灭智，无第二智，是名道谛。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谛明了通达，无有分别，是则名为趣苦灭行圣谛。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于此谛以智观察，亦令众生观察解了，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谛法，又应观知如是四谛。云何苦谛？于诸一切能受所受皆是苦谛。于如是中善当简择，即此智性善简择觉，明了通达，是名菩萨苦圣谛。云何集谛？若从是因诸蕴集起皆是集谛。于如此因如实了知，是名菩萨苦集圣谛。云何灭谛？诸受永息无所觉受，是名灭谛。虽观受灭而不作证，如是通达，是名菩萨苦灭圣谛。云何道谛？若善修习离受圣道，是名道谛。譬如船筏，不求于受，亦不求道，是名菩萨趣苦灭行圣谛。如是，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如是现观依寂静定发四种见，而此四见非毕竟净；若能通达如此法者，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是谛法善巧通达，若证于灭则苦不生，观无生智是名苦智。舍利子，有为生缘观察此有非有非无，如是之智名为集智。舍利子，一切生者即是无生，了知此故都无所灭，此无灭智名尽灭智。舍利子，若如是道，无所称量、无所追寻、无所观察，名广大智，如是之智名为道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此谛法善能建立，而于谛智无所住著，是名菩萨摩诃萨谛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是谛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无碍解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具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四种无障碍解。何等为四？所谓义无碍解、法无碍解、词无碍解、辩无碍解。舍利子，何等名为义无碍解？舍利子，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义无碍解，谓一切法胜义处智，观是智者即义无碍解。如是诸

觉智、因智、缘智、和合智、遍随行智、广大缘生智、法性无杂智、如来随入智、安住实际智、于空法中随觉观智、于无相法如所观智、于无愿法起愿行智、于无加行起加行智、于一理趣观入证智、于无有情观入证智、于无我法观入证智、于无命者一向入智、于无数取观胜义智、于过去世观无碍智、于未来世观无边智、于现在世观一切处智、于诸蕴法观如幻化智、于诸界法观等毒蛇智、于诸处中观如空烬智、于诸内法观寂静智、于诸外法观无所行智、于诸境界观无所有智、于诸念住观安住智、于彼诸趣观随行智、于诸缘起观现见智、于诸谛法观通达智、于一切苦观无生智、于一切集观无加行智、于一切灭观离相智、于一切道观拔济智、于诸法中观句分析智、于诸根法观证入智、于诸力法观无屈伏智、于奢摩他观所依处智、于毗钵舍那观明照智、于诸幻事观虚集智、于诸阳焰观迷乱智、于所梦事观虚见智、于彼传响观缘合智、于彼光影观无动智、于差别相观一相智、于诸系缚观离缚智、于诸相续观无相续智、于声闻智观随声入智、于独觉智观广大缘生入一境智、于佛大乘观知一切善根资粮能积集智。舍利子，诸如是等一切观智，是名菩萨摩诃萨义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义无碍解，所谓依趣之义，以诸法性之所依趣。何以故？以一切法遍皆是空，空性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无相，无相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无愿，无愿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皆远离，远离义者说名为义；以一切法遍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无数取义说名为义。菩萨摩诃萨，若能随入如是相义，是则名为义无碍解。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说是义者，当知是为说无住法，说无尽法，即说一切之所显说，即说一切智者诸无碍解所简择义；当知是人即为诸佛世尊印可随喜；当知此智是为真慧，是为实慧，是为无异慧，是为诸处简择无碍之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了知，是则名为义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法无碍解者，谓诸法中随证入智。何等名为随证入智？舍利子，谓诸法中有所证入。何等诸法？谓善不善、有罪无罪、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染污清净。若有随顺生死及以涅槃，于如是等一切法中随能证入，法性平等、菩提平等，如是智性是则名为法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法无碍解者，菩萨摩诃萨，以如是解心智，证入如是贪行，如是入证假立贪行，或复证入方便贪行，或复证入坚固贪行，或复证入微薄贪行，或复证入非处贪行，或复证入营求贪行，或复证入宿世贪行，或复证入无边异相贪行，或复证入现在众缘贪行。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了诸有情如是贪相，所谓或有众生内贪非外贪，或有众生外贪非内贪，或有众生内外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贪非声贪，或有众

生声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声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贪，或有众生色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贪，或有众生声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贪非香贪，或有众生香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香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贪，或有众生色声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声香贪，或有众生声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声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贪，或有众生声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香味贪，或有众生香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味贪，或有众生味贪非色声香贪，或有众生色声香味俱贪。复次，或有众生色声香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贪，或有众生色声香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声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声香味贪，或有众生声香味触俱贪。又舍利子，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贪非触贪，或有众生触贪非色声香味贪，或有众生色声香味触俱贪。舍利子，如是等无量众生，具各起是无量贪相，入于贪行。由菩萨摩诃萨证入是门故，入诸众生二万一千贪行门、二万一千瞋行门、二万一千痴行门、二万一千等分行门。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证入如是八万四千烦恼行门者，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心广大智，及随行说智、不增不减说智、不过时说智、根器有差别智、立言不虚说智。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诸胜智故，是名菩萨摩诃萨法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如是词无碍解，所谓于诸言词证入之智。获是智已，而能了知诸天言词、诸龙言词、药叉言词、健达缚言词、阿素洛言词、揭路荼言词、紧奈洛言词、牟呼洛伽言词、人言词、非人言词；乃至五道众生一切含识，所有言词音声筹议，菩萨悉能以智证入，又能以是言音，为彼众生宣说正法。舍利子，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又舍利子，复有词无碍解，谓诸菩萨善能了知，如是言词，唯应显了如是之法；如是言词，唯应随辩如是之法；如是言词，应以是字隐藏是法。菩萨摩诃萨，又以是解，当应了知是一名言，是二名言，是多名言。又能了知是女名言，是男名言，是非男非女名言。又能了知是略名言，是广名言；是好名言，是恶名言。又能了知过去名言、未来名言、

现在名言。又能了知，如是等相一字增益，如是等相多字增益。若诸菩萨能善了知，是则名为词无碍解。又舍利子，复有词无碍解者，菩萨摩诃萨所发言词，无量功德所共集成。何等是耶？舍利子，诸菩萨等所发言词无有微弱，即此言词善巧施设，无有繁重，无有急速，词极明了，文义圆备，顺悦大众，种种美妙显示深奥，世俗胜义之所庄严，自心智见通达无碍，诸佛印可悦豫众生。舍利子，如是具足，是名菩萨摩诃萨词无碍解。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舍利子，菩萨辩者，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言词无碍辩、无滞记别辩、宣畅无断辩、速辩、迅辩、捷疾辩、不可动辩、不讷钝辩、随问对辩、无退怯辩、不相违辩、无诤论辩、可乐法辩、住忍力辩、妙甚深辩、种种差别辩、种种微妙辩、世俗胜义辩，建立一切布施、持戒、怀忍、正勤、静虑、般罗若辩，建立一切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支、道分、奢摩他、毗钵舍那辩，建立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谛广大智辩、一切圣人所乘辩、一切众生心行辩、无謇吃言辩、无梗涩言辩、无轻掉言辩、无粗犷言辩、爱润音言辩、清净言辩、横逸言辩、无著言辩、教诏言辩、三摩呬多言辩、妙相应言辩、无关钥言辩、美妙音言辩、柔滑音言辩、无致讥诃言辩、众圣所赞言辩。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所有言辩，遍告无边诸佛刹土，所发言音超过一切梵音言词，如是言音明了清净，为诸如来之所印可。是诸菩萨具足才辩，以是言音，愍诸有情及数取者，广为宣说微妙正法，能令是等出离生死正尽众苦。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辩无碍解。舍利子，如是名为无碍解善巧。由此无碍解善巧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无碍解善巧。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二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八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三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趣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四依趣善能具足。何等为四？所谓依趣于义，不依趣文；依趣于智，不依趣识；依趣于了义经，不依趣不了义经；依趣于法，不依趣数取趣者。舍利子，云何名为依趣于义，不依趣文？复以何等为文、为义？舍利子，所言文者，谓诸世间诸法作用传习文词；所言义者，谓所通达出世间法。所言文者，宣示可乐布施调顺寂静言词；所言义者，谓所布施调顺寂静决定了知无朽坏智。所言文者，诃毁生死分别言词；所言义者，生死不染彻见法性。所言文者，称扬赞叹涅槃功德；所言义者，谓诸法性涅槃无分别性。所言文者，随顺诸乘建立言说；所言义者，一理趣法善通达智。所言文者，宣说舍离诸所有法；所言义者，谓是三轮究竟清净。所言文者，宣说律仪、身语意业受持学处

、杜多功德；所言义者，身语意业皆不可得，不由加行尸罗清净。所言文者，宣说忍受瞋恚、裁忿、憍慢、傲逸，能行是忍，名善丈夫；所言义者，谓善证得无生法忍。所言文者，演诸善根发起精进；所言义者，无取无舍，无住精进。所言文者，宣说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所言义者，灭尽定智。所言文者，一切闻持诸慧根本；所言义者，不可说义。所言文者，谓能开示三十七觉分圣道正法；所言义者，证得菩提分法正行之果。所言文者，谓能开示苦集道谛；所言义者，于灭作证。所言文者，开示无明为初，乃至老死；所言义者，谓无明灭故，乃至老死亦灭。所言文者，宣说止观资粮正法；所言义者，明解脱智。所言文者，宣说贪瞋及痴等分行法；所言义者，谓无分别心解脱智。所言文者，开示一切障碍之法；所言义者，谓无障碍解脱之智。所言文者，开示三宝称赞功德；所言义者，离欲法性、无为无著功德正行。所言文者，宣说菩萨从初发心乃至道场修学功德发起正行；所言义者，谓刹那心相应，证觉一切智智。舍利子，举要言之，如来所演八万四千法藏声教，皆名为文；诸离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说，是名为义。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于义，不依趣文。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依趣于智，不依趣识？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善巧了知诸有言教数取趣义，是名为识，此不应依；诸有言教如法性义，即是于智，此应依趣。又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二法善巧，便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等为二？谓识及智。舍利子，何等为识？何等为智？舍利子，所言识者，谓四识住。何等为四？一者、色趣识所依止，二者、受趣识所依止，三者、想趣识所依止，四者、行趣识所依止。如是识住，是名为识，不应依趣。所言智者，于五取蕴，识不安住；诸蕴遍智，是名为智，此应依趣。所言识者，谓能了知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如是了知，则名为识，不应依趣。若有说言，四种识住，识不安住，此则名为识之法性；若于法性不杂乱智，是名为智，则可依趣。又复识者，所谓了别眼所识色、耳所识声、鼻所识香、舌所识味、身所识触、意所识法，如是了别，是名为识。所言智者，若于内处心虑寂静，若于外处寻伺不行，依趣于智，不于一法而生分别，如是等相名之为智。又复识者，从所缘境而生于识，从诸作意而生于识，从遍分别而生于识，如是等相名之为识。所言智者，无取无执，无缘无了别，无所分别，是名为智。又复识者，于诸一切有为行法，识所依趣，是名为识。所言智者，于无为法无识，能行此无为智，是名为智。又复识者，有生有灭有住之识，故名为识，不应依趣。无生无灭，亦无所住，是名为智，此应依趣。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于智，不依趣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不依趣不了义经，依趣了义经？舍利子，诸菩萨等善能通达，即如先说所有广文，是则名为不了义经，如是广文不应依趣；即如

先说所有广义，是则名为了义经际，如是广义则可依趣。又舍利子，何等经中以为了义？何等经中名不了义？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善能分别！若诸经中宣说于道，如是言教，名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于果，如是言教，名为了义。若诸经中，说世俗谛，名不了义；说胜义谛，名为了义。若诸经中，宣说作业烦恼惑染，名不了义；若有宣说烦恼业尽，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诃责染污之法，名不了义；若有宣说修治清净如是法者，是名了义。若诸经中，有所宣说厌背生死，欣乐涅槃，名不了义；若有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种种文句差别，名不了义；若说甚深难见难觉，是名了义。若诸经中，文句广博，能令众生心意踊跃，名不了义；若有宣说文句及心皆同灰烬，是名了义。若诸经中，宣说有我、有情、命者、养者、数取趣者、意生、摩纳婆、作者、受者，又说立有种种受蕴无有主宰，如是言教，名不了义，不应依趣；若诸经中，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起亦无出现，无有我、无有情、无命者、无养者、无数取趣者，及三解脱门，如斯言教，是名了义，则可依趣。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趣了义，不趣不了之义。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依趣于法，不依趣数取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诸经教善能分别诸有宣说。不了义经，即为补特伽罗义，如是言教不应依趣；诸有了义，即如性法义，如是言教此应依趣。又舍利子，复以何等名为依法？云何名为数取趣者？舍利子，若有依止数取之见诸所缘法，如是之相名数取者。此数取见所缘法住性之法性，如是相者是名为法。言数取者，所谓凡夫数取、善凡夫数取、随信行数取、随法行数取、第八数取、预流数取、一来数取、不还数取、阿罗汉数取、独觉数取、菩萨数取。舍利子，复有一数取者出现于世，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悲愍世间，为诸天人义利安乐；如是数取，所谓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子，如是一切数取名言，如来依世俗谛为众生说。若有众生，于此言教起于执著，如是等类不应依趣。何以故？如来欲令于彼正依趣故。佛薄伽梵说如是法：‘汝等依趣诸法实性，无宜依趣彼数取者。’舍利子，何等是为诸法实性？舍利子，所谓无有变异、无有增益、无作无不作、不住无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又复于一切处通照平等，诸平等中善住平等，不平等中善住平等，于诸平等、不平等中妙善平等，如是等相是名法性。又法性者无有分别，无有所缘，于一切法证得决定究竟体相，如是名为诸法实性。舍利子，若有依趣法性之者，则诸法性无不依趣。菩萨摩诃萨，由证入如是门故，于一切法依趣一切法性故。

“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依趣。若有菩萨摩诃萨，于此法中能通达者，是则说名依趣善巧。舍利子，如是名为依趣善巧。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依趣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资粮善巧？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善能通达二种资粮。何者是耶？谓福及智。舍利子，云何名为福德资粮？所谓布施体性福所作事、尸罗体性福所作事、诸修体性福所作事，及大慈定大悲方便。菩萨摩诃萨住福所作诸事业故，于诸善根，若自若他励志奉修，悉能兴起三世积集所有诸恶悉皆发露；又于一切众生所有功德，一切学无学所有功德，一切独觉所有功德，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广修诸行，得不退转系属一生，如是等无量无边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菩萨普皆心生随喜；又于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薄伽梵所，一切善根菩萨亦皆心生随喜。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又复善能随喜俱生福所作事，复能劝请一切诸佛转妙法轮，及诸贤圣令演胜法，劝请俱生福所作事；

复能以诸善根回向菩提，回向俱生福所作事。是菩萨摩诃萨，见有未发大菩提心诸菩萨等，方便教令发菩提心；若有已发菩提心者，说法示导教令成熟；诸贫穷者摄以财物；若疾病者施以医药，殷勤瞻视，恭敬承事；于暴恶者心生忍受，所犯戒品无有覆藏，发露诸过，善能除罪；已般涅槃诸佛世尊，于一切时常修供养；于邬波柁耶及阿遮利耶，敬如大师；于正法所，发勤精进，追寻请问；于说法师，敬爱尊奉犹如事佛；有说法会，虽去已远多百踰缮那，要往其所，听闻正法无有厌足；或有众生来请疑滞，以无染心宣说净法；于父母所承修供养，知恩了恩无有变悔，积集一切诸清净福，修行建立情无厌倦；以诸律检，防护于身身无诡诈，防护于语发言和雅，防护于心心无谄诳。

欲摄梵福故，为诸如来营构制多；令丈夫相具圆满故，积集无遮大祠法会；为随显相令圆满故，积集种种善根资粮；为庄严身故，舍离憍慢；为庄严语故，远诸语过；为庄严心故，远离一切憎嫉觉慧；为大庄严佛刹土故，化现神通转变自在；为欲庄严诸法相故，无上妙智善胜清净；为欲庄严大法众故，远离一切离间粗恶破坏语言；为不取著一切法故，离妄分别；令说法者无忧戚故，欢喜授与善哉言词；令说法者无唐捐故，远离诸盖，恭敬听法；为欲庄严菩提树故，奉施诸佛清静园林；为欲庄严佛道场故，备修善根无有退转；为欲净除生死法故，不染一切诸业烦恼；为欲获得珍宝手故，修行布施一切珍宝；为欲获得无尽之财及无尽藏故，所爱重物先用行施；为欲令诸众生暂见便起清净信故，舒颜先问，远诸嚬蹙；

为欲获得平掌相故，于诸众生起平等照；为放无边诸光网故，于不学识诸众生所，情不轻蔑，又无舍置；为令受生得清净故，常存积集清净戒福；为令胎藏得清净故，于诸毁犯善能清净；为欲生于天人中故，修治清净十善业道；远离无知往还进止故，于诸教诫无妄分别；为得法财富逸自在故，于深奥法性无藏吝；为诸世间所瞻仰故，修治清净增上欲解；为得广大法胜解故，于微少行而不修证；为欲摄取一切福故，心恒思惟一

切智者；为七圣财得圆满故，于佛正法信为前导；为欲摄受诸净法故，于己身命曾无顾录；为诸世间所委任故，于先所许必令果遂；为令一切诸佛妙法得圆满故，圆满修习一切佛法。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如是相者，是名菩萨摩诃萨福德资粮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由住如是如是因缘法故，摄取于智，是故名曰智德资粮。舍利子，如是摄智，以何等法，为因、为缘？舍利子，当知菩萨摩诃萨，欲无厌倦，精进寻求智随行性；亲近善友，趣诸佛智，不趣声闻及独觉智；于彼善友情无憍慢，恭敬爱重如爱大师。而是菩萨知彼善友，具诸欲解，无有少分顺智言说而不咨受；彼善友者，又知菩萨是法器已，即为宣说中无暂断。是诸菩萨，闻说如是正法资粮相应之行，精进寻思，方便修习。舍利子，诸如是相，此则名为智德资粮相应正行。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法资粮相应正行？舍利子，正法资粮者，所谓菩萨摩诃萨具修正行故，嗜欲饕餮善能节俭，事绪缘务善能减约，言说谈话善能远离，于诸音声善能弃舍，初夜后夜无有睡眠，精勤修习相应正行。是菩萨摩诃萨，称量理义，郑重寻思故；心无浊秽，制伏诸盖故；于所毁犯善知出离，无有谄诈现除悔故；无所追求，坚修正行故；随顺正法，趣向正法，俯临正法，于法勇猛，常如救彼头衣炽燃故；勤求妙智无暂休息，不处愚暗故；无有慢缓，不弃善扼故；远离愦闹，常乐独处故；宴默思惟，圣种知足故；不舍杜多所有功德，爱乐法乐故；常乐寻求出世间法，不思宝玩、随顺世间文章咒术故；成就正念，无忘失故；备甚深义，善随行故；具足妙慧，道随顺故；坚固勇猛，防卫外缘故；内怀羞耻，惭愧庄严故；随行佛趣，离非智故；舍愚痴膜，慧眼清净善觉悟故；觉慧宽广，于如是觉无狭劣故；妙觉明显，证现智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不随于他，于自功德无增上慢，于他功德不嫉不毁，善修行业不轻业报；由如是故，具足成满业清净智。舍利子，如是等相具足圆满，是名菩萨摩诃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施法，便得成就智德资粮。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若见书写如是经典，给施叶纸笔墨众事；二者、菩萨摩诃萨请说法者演深妙义；三者、菩萨摩诃萨以诸利养、恭敬、名闻，赞颂称扬奉说法者；四者、菩萨摩诃萨于说法师摄受正法，无有谄曲赞悦彼意，应施是言：‘善哉！善哉！’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行是四种清净布施，当知善能积集智德资粮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积集无尽智德资粮。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巧能守护说法者身，二者、巧能守护所有众善，三者、巧能守护其所止处，四者、巧能守护彼说法者所有徒众。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积集智德资粮。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任持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于说法者以法任持、以智任持、以财任持、以菩提功德而用任持。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四种任持智德资粮。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五种胜力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五？所谓菩萨摩诃萨具足信力，为欲成就信解心故；具足进力，求善知识成多闻故；具足念力，令菩提心无忘失故；具足定力，审谛观察平等觉故；具足慧力，由久修习多闻力故。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五力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具四种清净尸罗，能善积集智德资粮。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乐法尸罗、求法尸罗、观法尸罗、回向菩提尸罗。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具如是四种清净尸罗，能善积集智德资粮善巧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忍法，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忍受一切粗恶非法言说；二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堪忍一切风日寒热饥渴；三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于阿遮利耶、邬波陀耶二胜师所，随有训诲顶戴领受；四者、菩萨摩诃萨勤求法时，善能信解于空无相无愿之法。舍利子，如是四种含受忍法，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精进，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坚固精进听闻正法，坚固精进任持正法，坚固精进演说正法，坚固精进修行正行。舍利子，如是四种坚固精进，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静虑，于法修习，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一者、菩萨常乐行远离法，二者、乐独专一守静山林，三者、常乐寻求神通静虑，四者、常勤修行广大佛智。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静虑，能为智德资粮之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具足四种正法智慧光明，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智慧光明，不住于断，不说于常，不违缘起，信解无我。舍利子，如是四种诸智慧光明，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成就四种正法无上方便，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随顺世间，随

顺经典，随顺妙法，随顺净智。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方便，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能进趣四种法道，能为智德资粮善巧。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修行，到彼岸道、七觉分道、八圣支道、趣向一切智者智道。舍利子，如是四种正法之道，能为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智德资粮善巧，谓具四种无厌足法，则能善集智德资粮。何等为四？所谓菩萨摩诃萨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奉持正法无量听闻无有厌足，为众说法无有厌足，观察理义无有厌足，智慧方便无有厌足。舍利子，如是四种无厌足法，能集智德资粮正行。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智德资粮善巧，随遍入于一切行处。何以故？舍利子，当知布施由智资粮而成就故，如是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正慧亦是智德资粮成就，乃至慈悲喜舍一切善法亦因智德资粮成就。何以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所有发起坚固正行，皆依正智。彼一切行，智为前导。由是菩萨具大智故，为诸无智之所归趣，一切恶魔不得其便，诸佛如来所共加护，将得趣入一切智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智德资粮善巧之行。若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福智二种资粮善巧，当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获是资粮善巧之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念住善巧？舍利子，所谓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具足修习四种念住，则能成就方便善巧。舍利子，何等为四？一者、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二者、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三者、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四者、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云何于身随身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菩萨于身住随身念，观察是身前际过咎。是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如是身者，颠倒业起因缘所生，本无主宰，无所摄受；如彼卉木、丛林、诸药草等，从因缘生，本无主宰，无所摄受。此身又如馆舍所起，皆由草木墙堑众缘所共合成；此身亦尔，但为蕴、界、处等之所摄持，而其本性空，无有我无有我所，无常无恒，无有坚住，非不变法。我今不应于是身分妄有所计，是故我今当以如是不坚之身用贸坚身。何等身者名为坚实？谓如来身是坚实身。我观是身极为虚伪，要当成办如来之身。何以故？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坚固之身、超于三界最胜之身。’又作是念：‘我此身者，无量过咎之所杂染。我当求证离诸过染如来之身。’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诸觉慧简择力故，观察是身四大种摄，为诸随眠所依窟宅，‘是故我今当以此身为诸众生驱役给使。何以故？譬如世间外四大种，所谓地界、水火风界，以种种门无量差别众具资财

，饶益养育一切众生；我今亦尔用此四大所合成身，以种种门无量差别境界资财，当为众生之所受用。’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依般若波罗蜜多观察是身，有如是等大义用故，虽观此身体性是苦，而不厌患如是苦身；虽观是身究竟尽性，而不厌患流转受生；虽观是身其性无我，而无厌倦成熟众生；虽观是身我寂灭性，而不堕彼永舍寂灭；虽观身空无相远离，而不堕于远离边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身法住随身观，观察是身无实无坚；又于内身住随身观，随内而行，于诸烦恼无复容受；又于外身住随身观，随外而行，于诸烦恼不与共住。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身念住已，其身清净无有染污，具足一切清净身业，得清净相庄严之身；既具如是庄严身故，为诸天人之所归仰。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此身法随身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诸所有受，一切皆苦。我于今者具觉慧力，于如是受当善决择，以智决择，以慧决择，方便决择。’是菩萨摩诃萨，既具如是胜决择力，虽受于乐，当乐触时，即于一切善道众生，起大慈心，不为贪欲随眠所恼；虽受于苦，当苦触时，即于一切恶道众生，起大悲心，不为瞋恚随眠所恼；虽复受诸不苦不乐，当触受时，不为无明随眠所恼。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依般若波罗蜜多，具足如是观解力故，随受而行修习念住，所受诸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善能观察诸受出离，又能令彼一切众生证受遍智寂灭之法。又作是念：‘此诸众生具烦恼故，无有智慧，不能了知诸受出离。何以故？若受乐时便生贪爱，若受苦时便生瞋恚，若受不苦不乐便起愚痴。而况我辈，诸菩萨等随智慧行，一切所受诸过失法皆已息灭，岂当于受更起烦恼？我于今者应具发起方便善巧及与大悲，摄诸众生，令于诸受皆得息灭。’舍利子，如是菩萨，何因缘故说于诸受而能不随？舍利子，谓于诸受智慧简择，能引于乐，不引于苦。舍利子，复以何等智慧简择？谓是菩萨观察此中，无能受者，若我、若有情、若命者、若数取等。于是观察竟无能受，唯有受者。有何等受？所谓执受、摄受、取受、有得受、颠倒受、分别受、见随眠受，眼想所生受乃至意想所生受，色想所生受乃至法想所生受，及彼种种眼触所生受，如是广说，若内若外所有诸法乃至诸触缘所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如是等相是名为受。

“复次，舍利子，诸佛如来分别诸受，无量诸门差别之相。舍利子，如来或时说为一受，所谓一心了别诸境；或说二受，谓内及外；或说三受，所谓过去了别、未来了别、现在了别；或说四受，所谓地、水、火、风界差别了别；或说五受，所谓思惟如是五蕴；或说六受，所谓分别如是六处；或说七受，谓七识住；或说八受，所谓八邪方便之相；或说九受，所谓九位众生所居；或说十受，所谓十善诸业道等。舍利子，如是广说，乃至无量一切诸受，随所缘境，随所作意，限量分齐有尔所受，然诸如来说受无量。

何以故？众生无量故，随有众生，各具如是无量诸受。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于受住随受观？舍利子，谓诸菩萨以清净智，方便善摄一切众生，所有诸受生灭住异，及善了知一切众生，善不善等所有受智。若诸菩萨如是随观，是名于受具足观察。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受随受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无有忘念，密护防守，离诸散乱；观察于心，生灭散坏，念念不住，于内于外不住不转，是名菩萨正观于心。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忆最初曾所发心，如是诸心生已即灭，离散变坏，不可了知诣何方所。又我所有无量诸心积集善根，生已即灭，离散变坏，无有方所。又我所有无量心相回向菩提，而心体相不能自了。云何此心能作是念，我当证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何以故？以此心体不能了心，不能观心，不能通达于自心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若菩提心由善根心无有失者，则善根心由回向心无有迷失。若回向心由菩提故无有失者，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有失。’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已，于无迷失不恐不怖，复作是念：‘此缘起法，因果不坏。虽复是心法性，无有自性，无有作用，无有主宰，然此诸法依止因缘而得生起。我当随其所欲积集善根，既积集已修相应行，终不舍离是心法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云何此中积集之相？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积集之相：‘是心本性犹如幻化，无有一法而可施者。是心法性而能布施一切众生，回向积集庄严佛土，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如梦所见，其相寂静；是心法性而能积集守护尸罗，皆为回向神通作用，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犹如阳焰，究竟尽灭；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可乐忍辱之力，回向积集庄严菩提，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如水中月，究竟远离积集之相；是心法性而能发起一切正勤，回向成熟无量佛法，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不可取得，不可睹见；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回向诸佛胜三摩地，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观此心性本非色相，无见无对，不可了知；是心法性而能修习一切慧句差别说智，回向圆满诸佛智慧，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无所缘，无生无起；是心法性而能建立无量善法摄受色相，如是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无所因，亦无所生；是心法性而能摄受觉分法因，是则名为善根积集。又舍利子，心性远离六种境界，亦不生起；是心法性而能引发菩提境界因所生心，是则名为善根积集。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心住随心观，为求证得胜神通故，系缚其心修学通智；得神通已，但以一心，而能善知一切心相；既了知已，依心自体宣说诸法。舍利子，如是住随心观菩萨摩诃萨，以大悲力制御其心，成熟众生而无厌倦。由是菩萨住随心观故，不为心尽，不为心灭，安住于心，但为令心远离生死相续结缚而安住心。又复以诸心念智力，安住诸法，无生无起，正决定性，而不退堕二乘地中。又以是力持心相续，乃至成满一切佛法，一刹那心相应妙慧，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心随心观察修习念住。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于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圣慧眼观见诸法，乃至坐于道场，于其中间无有迷失。是菩萨于一切法住随法观，不见少法远离于空、远离无相、远离无愿、远离无生、远离无起及以远离无加行者，又重观察不见少法远离缘起。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随法观故，不观于法及以非法。此中何者以定为法？谓无我义，是名法义；无有情义、无命者义、无数取趣义，如是等义是名为法。复以何等为非法义？所谓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数取趣见、断见、常见、有见、无有见，如是等见是名非法。又舍利子，举要而言，一切诸法或名为法，或名非法。何以故？若能了知如是诸法皆空、无相及以无愿，即一切法并名为法；若有计著我及我所诸见随眠，即一切法并名非法。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住随法观已，不见一法而非佛法，而非是佛，而非是道，而非解脱，而非出离者。是菩萨摩诃萨，了知诸法皆出离已，又复获得无障大悲，观诸众生所有烦恼，皆从虚假妄想而生，知诸烦恼体性自离。何以故？是诸烦恼等趣了义，无少烦恼可积可集，如是随觉即是菩提，烦恼之性即菩提性。菩萨如是，虽安住念而无所住，非忆非忘，而能了知念所安住。何以故？所安住念即名法界，若住法界即住有情界，若住有情界即住虚空界；由如是故，说此诸法与虚空等。舍利子，如是住随法观菩萨摩诃萨，依趣佛法故，信解诸法即是佛法，虽复发起如是尽智，而于无为尽灭之法能不作证；虽复发起无生之智，愍诸含识而现受生，又不舍离无生实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安住念故，遍能摄受二乘诸法，虽于一切假立诸法安住于念，而此正念无散无失；乃至后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能以无量言说所说不平等境，平等趣入一切佛法，能令一切众生心喜，能摧一切坚固魔军，因是证得自然大智。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是则名为四种念住善巧之法。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当修习念住善巧。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三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九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一之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四正胜道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修般若波罗蜜多故，道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二者、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三者、未生善法为生起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四者、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圆满，便生欲乐，勇猛策励，发勤精进，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四种，又亦名为四种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所言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便生欲乐，勇猛策励者，是谓如理作意故；发勤精进者，是谓不舍如理作意故；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者，是则名为如理观察。何以故？由如理方便故，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何等名为恶不善法？复以何义，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恶不善法，所谓尸罗戒所对治、定所对治、慧所对治。云何名为戒所对治？舍利子，言对治者，所谓犯戒，及余一切发起毁犯尸罗之法，诸妙戒聚之所对治，如是名为戒所对治。舍利子，何等名为定所对治？所谓违犯轨则，及余一切引心乱法，诸妙定聚所对治法，如是名为定所对治。舍利子，何等名为慧所对治？所谓毁犯于见，及余一切能引诸见缠障盖法，诸妙慧聚之所对治，如是名为慧所对治。舍利子，诸如是等，并得名为恶不善法。若诸所有如理作意，不令如是恶不善法得生起者，是则名为恶不善法不复现行。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若诸恶不善法积集于心，无方无处及诸恶不善法现行觉心，依止于因缘所缘境而得生起。何等名为缘境生起？所谓因净妙相而起贪心，损坏相故而起瞋心，无明相故而起痴心。尔时，菩萨便住如是如理思惟，不净相故贪欲寂静，慈愍相故瞋恚寂静，缘起相故愚痴寂静。是诸烦恼虽由作意，永息灭故，假立言说名为寂静；而实寂静无别可得，但为断灭平等性故，现观诸法，即以此法而名正胜。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未生善法为欲生故，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义者文句无量。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无量善法皆应积集，由是文句而有无量。舍利子，当知菩萨一切善根，乐欲为本，由精进故，便能积集一切善根。何以故？由如是法摄持安住故，一切善根皆得究竟。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正胜。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圆满，便生欲乐，乃至摄持于心，平等安住？舍利子，如是义者，当知即是回向菩提。何以故？由回向菩提，所有善根无复失坏故。所以者何？以彼菩萨不依三界而发心故。舍利子，若诸菩萨不依三界

修习善根，又复回向一切智者，当知所有一切善法，则为究竟，无能有尽。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正胜。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如是四种道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舍利子，何等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为五。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信根？舍利子，如是信者，信四种法。何等为四？一者、信受如是处生死中世间正见；由此信故，菩萨摩诃萨依趣业报，乃至失命因缘，终不兴意造诸恶业。二者、信受如是诸菩萨行；由此信故，修行正行，终不起意乐证余乘。三者、信受如是胜义、了义、甚深缘起，一切诸法无我、无有情，但是言说之所假立，唯空无相无愿之相；由此信故，有情见趣及诸随眠不复增长。四者、信受如是力、无畏等一切佛法，既信受已，离疑离惑，修集一切所有佛法。舍利子，如是等相，是名菩萨摩诃萨信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进根？所谓信所信法，由精进根而得生起，即以此法名精进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念根？所谓诸法由于精进之所积集，以念根力而不失坏，即以此法而为念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定根？所谓诸法由念根力所不失坏，即彼诸法以定根故，摄住一缘故名定根。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慧根？所谓诸法由定根故，摄住一缘，即彼诸法以慧根力，观达明了故名慧根。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具如是五增上根，无间相续修行正行，能速圆满一切佛法，亦速趣入授记别地。舍利子，譬如外道具五通仙，若诸胎藏男女二形犹未生起，终不为彼妄有授记；如来亦尔，若诸菩萨未具成就如是五根无间相续，终不为彼而授记也。舍利子，如是等相，是名菩萨五分道法。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便能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道善巧者复有五分。何等为五？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是名为五。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舍利子，是诸菩萨清净胜解忍受决定，坚固难坏，不可制伏。设有恶魔化为佛像，到菩萨所为作障碍，令是菩萨于正法智及胜解脱

，欲使远离，情不欣乐，又作是言：‘如是法者，非佛正教。’舍利子，假使四大之性互相转变，终不能使成就信力胜解菩萨，为魔惑故，信力倾动。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信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精进力？舍利子，所谓菩萨发勤精进方便，修习一切善法，于彼诸处获得坚固住持之力。由是力故，乃至彼处所为之事未终究竟，于其中间，无有一切天及世间，于是菩萨住持之力，能令移动不住本处。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念力？舍利子，诸菩萨等，于彼彼法由安住念，令心安住，无有能令移动散乱。是菩萨摩诃萨由念持力，善能摧灭一切烦恼，而无有能制伏此念。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念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舍利子，诸菩萨等安住远离诸静虑支，虽复观察一切音声，诸语业道及音声刺，而不能障最初静虑。是诸菩萨虽以如是一切善法，寻伺推求无量诸法，而不能障第二静虑。是诸菩萨虽复安住所生欢喜，而不能障第三静虑。是诸菩萨虽为成熟一切众生，摄受正法不住于舍，而不能障第四静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四种静虑，一切静虑所对治法不能制伏。又是菩萨虽于三摩地安住不舍，而不随彼定力受生。舍利子，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力。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慧力？舍利子，是智慧力坚固难伏，所谓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所不制伏。如是智力，又是菩萨生生之处。乃至世间已行正行，工巧业处难作难解，而诸菩萨于彼一切，不由师教现前了知。舍利子，是诸菩萨又于一切出世间法，谓能救度诸世间者，菩萨摩诃萨以智慧力悉能摄受，不为一切世间天人之所制伏。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慧力。

“如此等相，是则名为菩萨摩诃萨五分道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如是五分道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觉分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七种觉分。何等为七？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安觉分、等持觉分、舍觉分，是名菩萨摩诃萨七种觉分。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念觉分？所谓诸菩萨由依如是正念力故，随觉诸法，观察诸法，寻思诸法，了达诸法，简择诸法，鉴照诸法。是菩萨摩诃萨，由念力故，随觉一切诸法体相。舍利子，何等名为了达诸法自体相智？谓由念力觉一切法自体相空。若诸菩萨通达此者，是则名为念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择法觉分？谓诸菩萨，具足简择八万四千诸法藏智，随彼诸法应当简择。如是简择所谓了义，如是了义由不了义，不了义者由世俗义，世俗义者由胜义义，胜义义者由假施设，假施设者由胜决择，此胜决择是名简择。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择法觉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精进觉分？所谓菩萨即于如是念择法喜安定舍智，摄受欣乐，勇猛势力欲无退减，正勤策励不舍善扼，为道现观所发正勤。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精进觉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喜觉分？谓由菩萨于法生喜，便喜悦法；由喜悦法故，心不沉没；不沉没故，生清净喜；由喜清净故，身心安隐，离诸烦恼。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喜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安觉分？所谓菩萨由身安故，获得心安；由心安故，息诸烦恼，远离一切所有盖障，于所缘境其心安住，如是便入于三摩地。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安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三摩地觉分？所谓菩萨以是定心觉知于法，非不定心。何以故？若心得定，觉了诸法，终不发起诸爱见等缠障邪觉；唯除于法平等实性，心定趣入，觉一切法平等之性。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三摩地觉分法。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舍觉分法？所谓菩萨于能顺忧喜分法，心无执著，于诸世法心不摄受，不高不下，安住不动，无欣无厌，无爱无恚，唯能随顺修习圣道。若诸菩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舍觉分法。

“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于是等七觉分法通达善巧故，便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觉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道分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是八圣道分。何等为八？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三摩地，如是名为诸菩萨等八圣道分。

“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见？舍利子，谓众贤圣出世间见，如是见者，非我见起，非有情见起，非命者见起，非数取者见起，非断见起，非常见起，非有见起，非无有见起，非善见起，非不善见起，乃至非涅槃见起。舍利子，若诸菩萨远离此见，是则名为菩萨正见。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正思惟？舍利子，若诸菩萨由此思惟，则能发起贪瞋痴等一切烦恼，如是思惟终不发起。若诸菩萨由此思惟，便能生长戒聚、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智见聚等诸功德者，如是思惟诸菩萨等恒常发起。舍利子，若有菩萨成就此法，是则名为正思惟分。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语？舍利子，谓诸菩萨如是语言，不自损恼，不损恼他，不与众生共相交诤。由是菩萨成就是语，能入圣道故，说名为菩萨正语。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业？舍利子，谓诸菩萨终不造作黑黑报业；若业能感白净果报，若业能尽一切诸业，如是业者方便发起。舍利子，是诸菩萨即以此业而为白业，业为依趣，精勤方便修平等业，如是名为菩萨正业。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命？舍利子，谓诸菩萨所有圣种杜多功德，不谄不诳，不怀浮诈，于诸乞求性离逼切，易满易养；于彼轨则奉而修行，不生慢缓；于他利养不兴嫉妒；于自利养而生知足；于圣所开不深染著，而常清净自守命行。舍利子，若诸菩萨成就此者，是则名为菩萨正命。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正精进？舍利子，是诸菩萨，若于圣者所不开许，贪瞋痴等烦恼随眠及诸邪行，于是法中发勤精进者，菩萨不乐行于精进。若诸正勤为圣谛摄，趣入圣道，能至涅槃，引发正行，如是精进，为诸菩萨所乐修学，即以此法名正精进。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念？舍利子，谓有诸念极善安住，性非下劣，心善正直无有邪曲，能观生死所有过患，与大涅槃为归趣路。若诸菩萨于如是念恒正忆持，为令圣道不忘失故，即以此法名为正念。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正三摩地？舍利子，三摩地者，若于正性平等，则于一切法平等。诸菩萨等安住如是三摩地已，为欲解脱一切众生故，趣入正性。如是正定是无尽道，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为诸菩萨证现观故，宣说开示，是则名为菩萨正定。

“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八圣道分。若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勤修是八圣道分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道善巧。道善巧者，复有二种。何等为二？谓奢摩他，及毗钵舍那，是名为二。

“舍利子，何等名为奢摩他道？舍利子，谓诸菩萨其心寂静、深极寂静、最胜寂静，无有散乱，诸根憺怕，不掉不举，离诸躁扰及以惛沉，安静密护离诸谄曲，调顺堪能乐常独处，离彼喧闹，乐远离行，身无尘染，心无惑乱，于寂静门思惟作意，离诸恶欲无所希望，远诸大欲欢悦知足，正命清净，正行圆满，密护威仪知时知分，易养易满善知其量，常乐思择无高无下，弊鄙粗言性能堪忍，于相应门发心安住，乐处闲室于静虑分，作意缘念，生起大慈，引发大悲，安住大喜，修习大舍，从初静虑乃至八定次第证入。若诸菩萨成就此者，如是名为奢摩他道。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有无量诸奢摩他资粮正行，诸菩萨等于此资粮方便趣入，如是又名奢摩他道。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毗钵舍那道？谓诸菩萨于妙慧分修习圣道，于诸法中发起如是无作观智，又复发起无我、无有情、无命者、无数取观智，于诸蕴中起法观智，于诸界中起法界观智，于诸处中起空聚落观智，于诸眼中起照了观智，于缘起中起不相违观智，于诸见趣起远离观智，于诸因果起业报观智，于所应得果起作证观智，于所入正性起趣入观智。舍利子，毗钵舍那者，所谓于诸法中起如理见，于诸法中起真实见，于诸法中起不变异见，于诸法中而起空见，于诸法中起无相见，于诸法中起无愿见。又舍利子，毗钵舍那者，非以有因故观，非以无因故观，非以生灭住因故观，非以有所得因故观。何以故？菩萨于此都无所观而复观察，不见而见，见而不见。舍利子，若诸菩萨作是观者，名如实观，名真实见，亦名证得毗钵舍那善巧方便。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于此观中，虽复发起如是观解，而不堕彼无所为作，亦不远离善根加行。若诸菩萨成就是者，是名菩萨摩诃萨毗钵舍那。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精勤修习奢摩他、毗钵舍那道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道相如是，我若略说菩萨道者，则唯有一趣道善巧。舍利子，何等是耶？所谓菩萨独一众表，无有与等，不假伴助，为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由自摄受，精进势力，清净欲解，被坚固铠。何以故？由是菩萨不由他悟，不缘于他，自所建立，自力所起，严备如是坚固甲铠。舍利子，是诸菩萨兴发是念：‘如是甲铠，一切众生所不能擐，我今独擐如是甲铠！一切圣贤诸新发意未住正位诸菩萨等，所未曾擐，我今独擐！’尔时菩萨又作是念：‘我于今者严备如是，岂令布施自在度我？我当自在度彼布施。如是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及般若等，岂令自在而度于我？我当自在先度于彼。’又作是念：‘我于今者，岂令波罗蜜多发起于我？我当发起波罗蜜多。如是广说一切善根，皆当因我而便发起，不令善根发起于我。’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法不假伴助，自能建立，谓我独一无有等者，当坐坚固胜金刚座，自以

势力摧伏魔军，用一刹那相应妙慧，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若诸菩萨起如是等欲解方便决定观察，是名菩萨摩诃萨趣一道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趣一道善巧。舍利子，诸如是等道善巧相，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道法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缘起善巧？舍利子，谓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修缘起者处密静室，作是思惟：‘如是世间纯大苦聚，从于何所而得集起？’既思惟已，便自了知：‘如是苦聚，由不如理作意集故，无明集起；无明集故，诸行集起；诸行集故，诸识集起；诸识集故，名色集起；名色集故，六处集起；六处集故，诸触集起；诸触集故，诸受集起；诸受集故，诸爱集起；诸爱集故，诸取集起；诸取集故，诸有集起；诸有集故，而生集起；生集起故，老死愁叹忧苦逼恼皆悉集起。’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如彼诸法虽复集起，无作无用，无有主宰。如是诸法，诸善为因，不动为因，涅槃为因。彼一切法从缘生起，无有主宰，亦复如是。若诸众生下根为因，中根为因，上根为因，诸业为因，因果流转亦复如是。’舍利子，如是一切有所取法，因缘和合而得集起，菩萨一切悉能了知，如是名为缘起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又作是念：‘由何灭故，彼诸法灭？’既思惟已，便自了知：‘由不如理作意灭故，而无明灭；无明灭故，诸行便灭；诸行灭故，乃至纯大苦聚灭。’舍利子，若能了知如是法智，是则名为缘起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又作是念：‘因依正法，依止诸缘，依止和合，得修诸善。是法若由诸因和合，依止诸缘，则此法等不依止我，不依有情，不依命者，不依数取，是则此法不可称量。’舍利子，诸菩萨等，若能如是如理观察，是则名为缘起善巧。又复观察一切佛法，皆菩提相、缘所起相，观诸缘起皆尽灭相，以能观待诸众生故，而不趣入毕竟寂灭，是则又名缘起善巧。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缘起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法遍摄一切有为、无为。菩萨摩诃萨，于如是等有为、无为一切诸法，应修善巧。

“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所谓妙善身行、妙善语行、妙善意行，是则名为有为善巧。云何名为无为善巧？即以如是妙善身语及以意行，回向毕竟无为菩提，回向无为菩提妙观，又复回向于萨伐若，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即是积集五到彼岸。何等为五？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波罗蜜多，是名有为。若由般若波罗蜜多无为智故，则五到彼岸不可厌毁，如此妙智又能积集诸到彼岸资粮善法，信解无漏无上菩提，及以回向

一切智智，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所谓以无碍光照诸众生，以四摄法摄诸众生，是名有为。若观诸法无我，无有情，无取无执，于四摄法方便善巧，爱乐信受无为等觉，及以回向一切智智，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所谓不断能令生死相续，结缚而复永断能令生死相续，烦恼任持菩提结缚相续一分结缚不复现行，是名有为善巧。若复修习空无相愿，诸法正智现观善巧无上菩提，不由他缘，于无为法而复作证，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有为善巧者，谓诸菩萨虽行三界，而不为彼三界烦恼之所染污，如是名为有为善巧。虽具通达一切三界出离之法，而不坠堕出离界中。是则名为无为善巧。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善巧者，是则名为一切智智。若诸菩萨圆满证入一切智智，即一切时智慧善巧，即此名为诸法善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修习如是一切法善巧。如是，舍利子，若有依菩萨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依慧分别善巧通达，修习如是十种善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妙慧？云何名为到彼岸义？舍利子，所言慧者，谓能解了一切善法；是现见慧，随顺通达一切法故；是真量慧，如实通达一切法故；是通达慧，一切见趣诸缠缚法不为障故；是离愿慧，永离一切欲求愿故；是安悦慧，永息一切诸热恼故；是欢喜慧，缘法喜乐无断绝故；是依趣慧，于诸义智皆现见故；是建立慧，建立一切觉品法故；是证相慧，随其所乘证得果故；是了相慧，善能照了是智性故；是济度慧，救度一切诸瀑流故；是趣入慧，能趣正性无生法故；是策励慧，振发一切诸善法故；是清净慧，离先随眠烦恼浊故；是最胜慧，升陟一切诸法顶故；是微妙慧，以自然智随觉法故；是离行慧，更无杂染三界法故；是摄受慧，一切贤圣所摄受故；是断愿慧，除遣一切相分别故；是舍逸慧，远离一切愚黑闇故；是方便慧，安住一切瑜伽师地者所成就故；是发趣慧，当住一切圣智道故；是照明慧，除灭一切无明瀑流翳暗膜故；是施明慧，开导一切犹如眼故；是无漏慧，慧眼超过邪僻路故；是胜义慧，照了如是大圣谛故；是无别慧，善调顺故；是光明慧，诸智门故；是无尽慧，遍于一切随行照故；是无灭慧，常广见故；是解脱道慧，永断一切取执缚故；是不离处慧，不与一切烦恼障法而同止故。舍利子，如是慧相，我今略说，当知菩萨摩诃萨更有无量无边诸慧。何以故？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心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业智行；如是乃至一切众生所有欲解，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观察智；如是乃至一切众生

所有诸烦恼门，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广大慧门；如是乃至一切声闻独觉，及正等觉所有遍智，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有尔所慧所行处。舍利子，如是等一切慧处，诸菩萨摩诃萨皆于其中精勤修学，是则名为菩萨妙慧。

“复次，舍利子，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到彼岸义？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所知诸妙善法能到彼岸者，当知皆是到彼岸义。又舍利子，如上广说一切慧句，应知皆是到彼岸义；又诸菩萨修行差别圆满之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如是一切智智圆满之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于诸一切为无为法，无执著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能善觉悟无量生死大过失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一切诸法有能开悟不觉者义，当知皆是到彼岸义；有能开示无穷尽法宝藏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无障解脱圆满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觉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慧平等义，当知是为到彼岸义；最胜决择善巧义者，当知是为到彼岸义；遍行一切众生界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无生法忍圆满之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不退转地究竟满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清净修治诸佛土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成熟一切众生义者，是则名为到彼岸义；往诣道场升菩提座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毕竟摧伏诸魔军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一切佛法皆圆满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于菩萨藏差别法门正安住义，是则名为到彼岸义。舍利子，若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正修学已，我说是等则于一切波罗蜜多皆得究竟。

“复次，舍利子，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皆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勤请求，受持读诵，通达义理，广为他说分别显示。何以故？舍利子，若有于是菩萨藏经，殷重听闻，受持读诵，乃至为他分别解说者，当知是人必定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在在所生，一切微妙功巧业处究竟通达；二者、在所生处，常居高族，荣望当世；三者、所生之处，有大威严，势力自在；四者、凡所言令，一切皆从，无不信伏；五者、所生之处具大豪富；六者、在所生处，恒为天人所加爱敬；七者、生处人中，常为轮王，得大自在；八者、所生常得为天帝释；九者、若生色界，为大梵王；十者、在所生处，常不远离大菩提心。舍利子，受持经者，则为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说开示，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不与尼伽兰陀邪论相杂；二者、不起我见；三者、无有情见；四者、无命者见；五者、无数取见；六者、不起断见；七者、不起常见；八者、一切世务情无顾及；九者、恒发胜心乐欲出家；十者、若闻经典，速能受持恒悟解深义。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成就正念；二者、成就正觉；三者、成就正趣；四者、成就志勇；五者、成就正慧；六者、得具无难；七者、忆本生事；八者、性薄贪欲，无猛利贪，不为重贪之所烧恼；九者、性薄瞋恚，无猛利瞋，不为重瞋之所烧恼；十者、性薄愚痴，无猛利痴，不为重痴之所烧恼。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成就机速慧；二者、成就捷辩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广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达慧；八者、成就无著慧；九者、常现前见一切如来，既得见已，以清美颂而为赞叹；十者、善能如理请问如来，又能如理开释疑难。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获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常乐远离诸不善友；二者、常乐亲近诸善知识；三者、能缓诸魔所有系缚；四者、摧殄诸魔所有军阵；五者、善能诃厌一切烦恼；六者、于一切行，心恒捐舍；七者、违背一切向恶趣道；八者、归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说一切越度生死清净之地；十者、巧能随学一切菩萨所行轨则，又能奉行诸佛教敕。如是名为十种功德称赞利益。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研寻义趣，明了通达，复能为他广说开示，当知是人则为获得如上功德称赞利益。”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聪睿者慧无边， 妙能通达法及义，

尊胜文词善圆具， 由持如是大经王。

常获丰饶法宝藏， 恒欣悦意行法施，

发生最上胜欢喜， 由持如是大经王。

多众生闻说法者， 证斯广大胜功德，

我当云何说是法， 如持经者之所获？

证获如斯最胜慧， 于正法所终无坏，

由念发生微妙智， 能说无上智依处。

勤求善说正法句， 最胜众圣所称赞，

常闻发起超胜行， 由持如是大经王。

慧者闻已持深义， 于诸文句无妄执，

常随理趣而观照， 增长妙智量无边。

无边妙智无边义， 第一义解谅难思，

遍游十方广称赞， 闻经胜利无穷尽。

极善微薄贪瞋痴， 获得第一心清净，

由闻如是大经王， 功德胜利无边际。

虽获胜财无放逸， 称量财义谁坚固，

深达世财非有实， 于财无恋趣非家。

出诣闲静住中林， 于彼惛沉常远离，

听闻净法曾无厌， 静虑正教无悭吝。

请问疑难世导师， 闻已为他广开释，

由斯增长微妙智， 于白净法终无退。

“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是经典精勤修学，行菩萨行，是名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修学正法之要。”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二十大自在天授记品第十二

尔时，佛告舍利子：“往昔过去大蕴如来应正等觉，为精进行童子，广说如是四无量法，及说六波罗蜜多已。尔时，彼佛复告精进行童子：‘云何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童子当知，菩萨摩诃萨，具足如来四摄之法；由是法故，菩萨摩诃萨恒处长夜摄诸众生。何等为四？所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如是名为四种摄法。童子，云何名为如是摄法？童子，所言施者，具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为布施；言爱语者，谓于一切诸来求乞，或乐闻法，菩萨悉能爱语慰喻；言利行者，谓能满足若自若他所有意乐；言同事者，随己所有智及功德为他演说，摄受建立一切众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心意清净；言爱语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善言安慰；言利行者，随诸众生所有义利，皆令成熟；言同事者，于来乞求诸众生所，行平等心成其义利。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诸菩萨发意行舍；言爱语者，方便无断；

言利行者，深心无悔；言同事者，回向大乘。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随慈心而行于舍；言爱语者，常不舍离欢喜之心；言利行者，成就大悲心，恒欣乐利众生事；言同事者，修舍平等无有高下，心恒回向一切智智。复次，童子，言布施者，如法求财，常思行舍，拯济贫乏；言爱语者，既施财已，重复安处，令住法义；言利行者，自利利他，平等摄受；言同事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究竟发起一切智心。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一切所有内外诸法悉皆舍离；言爱语者，于一切法功德智慧无所秘惜；言利行者，弃舍自利，专务利他；言同事者，总摄财物如置掌中，随缘惠施，情无忧戚。复次，童子，言法施者，如所闻法广为他说；言爱语者，以无染心分别开示；言利行者，谓为于他授诵经典，乃至说法无有厌倦；言同事者，以不舍离一切智心，安置含生于正法所。复次，童子，所言法施，若为往返求听法者，如佛正教不乱宣说；言爱语者，以微妙音开示正法；言利行者，谓以衣服、饮食、床敷、医药及余随用什物众具，于求法者及说法者，但有匮乏即便给施；言同事者，常起深心，无间说法。复次，童子，言法施者，由是菩萨了知法施诸施中上，常行法施；言爱语者，谓所演说利益之事；言利行者，演畅其义，不依于文；言同事者，欲令圆满一切佛法，常为众生如应敷化。复次，童子，言布施者，所谓柁那波罗蜜多；言爱语者，所谓尸罗波罗蜜多，及以羼底波罗蜜多；言利行者，所谓毗利耶波罗蜜多；言同事者，所谓静虑波罗蜜多，及般若波罗蜜多。复次，童子，言布施者，谓初发心一切菩萨；言爱语者，谓已发行一切菩萨；言利行者，谓不退转一切菩萨；言同事者，所谓系属一生诸大菩萨。复次，童子，言布施者，为欲坚固菩提根本；言爱语者，为欲成就菩提萌芽；言利行者，为欲开发菩提妙华；言同事者，为欲成熟菩提胜果。如是，童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四种摄法。菩萨摩诃萨为欲修行大菩提故，以如是等四摄之法，处于长夜摄受众生，是名菩萨摩诃萨随摄法转。童子，如是摄法无量无边，皆说名为菩提之道。’

“舍利子，尔时薄伽梵大蕴如来应正等觉，为是精进行童子，开示如是大菩提道。时，彼童子具于佛所闻是法已，又闻赞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得大欢喜，即以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床敷、医药、什物众具，持以奉献大蕴如来及声闻众。如是乃经九十六拘胝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复兴发菩提大愿；虽作如是无量功德，而大蕴如来未与童子授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舍利子，汝谓彼时精进行童子，岂异人乎？勿作余疑，即我身是也。我于彼佛所，以诸供养奉佛及僧，经尔所岁，又复起发大菩提愿；然彼如来不授我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

“舍利子，从大蕴如来灭度之后，经阿僧企耶劫，尔时有佛出兴于世，名曰宝性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宝性如来有八十那庾多声闻弟子共会说法，一切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

无复烦恼，乃至其心自在，证得第一波罗蜜。时，彼世中有转轮圣王，名曰善见，七宝来应，所谓成就金轮乃至主将兵宝。是善见王，以其轮宝威四天下；正法治世，名为法王，仁德育物，众所欣重。国界人民居住宽博，所治大城名曰圆满，东西长十二踰缮那，南北广七踰缮那，安隐丰乐，人民炽盛，甚可爱乐，多诸财宝，资具充溢。尔时，城中有大长者，名曰善慧，其家巨富，财宝充积，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植众德本。

“舍利子，时薄伽梵宝性如来，观是长者深心欲解，作是思惟：‘此大长者善根已熟，堪为如是大菩萨藏法门之器，又是诸佛正法之器。’既了知已，便往其所，现大神变，上住虚空，结跏趺坐，为彼长者开菩提道，又复赞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舍利子，尔时，善慧闻佛开示大菩萨道，又闻赞说三世佛已，获得广大欢喜净信，即以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及余资具，以用奉献宝性如来及弟子众，经于千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复兴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微妙大愿；虽作如是广发众行，然彼如来未为授记。舍利子，汝谓尔时善慧长者，岂异人乎？勿余异疑，即我身是也。我于尔时，虽以种种供养奉佛及僧，并起广大菩提胜愿；然彼如来不授我记，云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

“舍利子，自宝性如来灭度之后，经阿僧企耶劫，有佛出世，名曰放光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舍利子，以何义故，佛名放光？舍利子，当于尔时有王出世，名曰胜怨，所都大城名盛莲华，安隐丰乐，人民炽盛，财宝众具充积流溢。王有大臣，婆罗门种，名曰光主，其家巨富，财产仓库具足盈满。而是大臣为胜怨王偏所爱重，欣慕其德，常所见遇，情无厌逆。舍利子，时胜怨王，割所王国四分之一，赐此大臣封以为王。时，光主王治于小国，以法御世，不行邪枉。舍利子，是光主王，于后异时诞生太子，形貌端正，众所乐观，成就第一圆满净色，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具足庄严。又于王子一切身分，皆放光明，犹如日轮之所照耀，因为立号，名曰放光。

“舍利子，时光主王，召集国中诸婆罗门善占相者，皆悉集已，便示王子令其相之。诸婆罗门既睹相已，便作是言：‘今此王子定当作佛。’时光主王，即以王子付诸养母。其后不久，身相长大，聪睿明达。时，净居天处色究竟天宫，以通智力知是王子将登正觉，便于彼没，来至放光王子菩萨所止处已，右绕菩萨，即于其前，说是颂曰：

“‘非谓安处大王宫， 能生清净胜功德，

要假仙幢袈裟相， 果证无上妙菩提。

盛壮须臾若流逝， 迅速过于大猛风，

不可喜乐弊衰老， 摧坏世间之所爱。

衰老能令薄势力， 难得欣乐趣非家，

大仙今者极盛年， 宜当及时发精进。

善哉善哉大慧者， 善哉善哉大超悟，

善哉善哉速出家， 定成坚固正等觉！’

“舍利子，时放光菩萨摩诃萨，为净居天所开悟已，以清净信趣于非家；当出家夜，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世尊便以如是广大名称出现世间，号曰放光如来，十号具足，为诸天人之所赞颂。时，胜怨王闻光主王子出家修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名曰放光。即便往告光主王言：‘我闻卿子出家成佛。不审世尊大慈悲故能来降不？若不垂愍至于此者，我当严备四种力军，往如来所躬事奉敬。’舍利子，时光主王，即集大臣、守卫军众，具宣是事。诸大臣言：‘王于今者，应自往诣放光如来，咨问是事：大悲世尊愍众生故，为欲往彼胜怨王所，为不往耶？’时光主王即便严驾，与诸大臣侍卫导从，往如来所；既到彼已，顶礼佛足，即以上事具白世尊。时，放光如来告父王曰：‘大王当知，我今往诣胜怨王所，愍众生故。’

“舍利子，时放光如来随所乐欲别住一处胜怨王都，即与二十拘胝大阿罗汉出诣彼国。尔时，父王亦备四种强力军众随从佛后，办具种种上妙衣服、肴膳饮食、床敷、医药及余资具，供佛及僧；乃至随逐如来到已王领国界之际，便礼佛足，绕无数匝，涕泣哽噎，辞退而还。时，胜怨王闻放光如来与诸大众，将来诣此盛莲华城，即便严饰所都大城，除去一切沙砾瓦石，清净夷坦街巷道路，扫洒修治极令华丽；又以香水重增沾洒，散布名华量齐人膝，以妙香瓶列薰于道，敷置种种微妙宝衣，于上虚空张施幡盖，作倡伎乐腾郁充满。

“舍利子，时胜怨王作如是等庄严，绮饰盛莲华城大王都已；又下严敕击鼓宣令，于此王都城之内外，所有华鬘及涂香等，无令有人辄自受用并将出卖，一切皆当奉献供养放光如来，若违此令当加重罚。舍利子，时胜怨王赍持种种华鬘、涂香、末香、珍妙衣服、幢幡宝盖，鼓击种种诸妙音乐，又设羽仪现大严备，以王威势出所都城。为欲瞻仰彼如来故，并申礼拜陈诸供养，与四种军及王城内所有婆罗门、长者、居士、豪族类等，往诣佛所。既到彼已，时胜怨王最先顶礼彼如来足，复以种种华鬘、涂香、末香、上妙衣服、幢幡宝盖，供养如来；自供养已，复令王子、大臣及诸侍卫、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亦如大王广修供养。舍利子，时胜怨王既供养已，具欢喜心，具妙善心，具离盖心，具适悦心，与诸群臣而随佛后。

“舍利子，尔时有婆罗门，名曰珍宝，住大雪山王侧，五百儒童以为弟子，众人所宗，名德远被，善持艺术，于三毗陀经达到彼岸，又于尼揵荼书及计罗婆论、分别字论、伊底诃婆论、五分记论、随顺世论、祠祀咒论、丈夫相论，于是等论皆善通达，及以自宗师傅三明大教，晓其理趣，妙识开遮。舍利子，是婆罗门，有一儒童近住弟子，名曰迷伽，受学珍宝，备通幽旨，艺术经论并皆明达，智与师齐，堪为导首。时，彼迷伽白其师曰：‘大师当知，所学经论皆已通达，我今当返自所生地。云何奉酬大师恩德？’时师告曰：‘伐瑳迷伽，夫为弟子欲报师恩，当以财宝方陈厚意。所谓何等？若办五百羯利沙钵那者，足表深心。’

“舍利子，尔时迷伽儒童，奉师教已，致敬右绕，辞退而行，遍游村城、亭馆、国邑、王都，处处追觅谢师财宝；既具集已，将陈酬报，渐渐往诣盛莲华城。遥见王都种种严饰明发华丽甚可爱乐，即问傍人：‘今此王都，有何盛事，荣饰周布庄严乃尔？’傍人答曰：‘卿不知耶？今日放光如来应正等觉，与八十拘胝大阿罗汉，八万四千诸大菩萨，将入此城。其中人民当行大施，当兴大福。由斯事故，致此庄严。’时迷伽儒童，忽闻如是佛名之声，获得广大欢喜净信，窃自唯忖：‘诸佛如来出世甚难，极难得值过乌昙华！又似盲龟难遇浮孔，百千大劫时或一遇！我今奉见甚为希有，定应以此五百羯利沙钵那，贸华散奉放光如来。当更求财，用酬师德。’

“舍利子，当于尔时有一女人，赍持七茎殟钵罗华，从市而来。迷伽告曰：‘何处得此水生华来？’女曰：‘我于某处卖华鬘所，以五百羯利沙钵那买得此华。’迷伽告曰：‘今酬本价，能与华不？’女曰：‘不然。’又曰：‘若不许者，今有五百羯利沙钵那，汝当独取。此七茎华，二人当共，为可尔不？’女曰：‘卿用此华，为作何等？’告曰：‘将用奉散放光如来。’女曰：‘如卿所言，从今已往，于诸有趣常能降及为我夫者，当以此华持用相委。’尔时，迷伽便报女曰：‘止！止！女人勿作是说。何以故？汝女人性，掉动轻转，多诸放逸。汝之所言，不足收采！又我当于阿僧企耶劫，修集佛法，广行布施，或以金、银、珍宝、珊瑚、末尼、真珠、琉璃、螺贝、璧玉、象马驼驴、牛羊群畜，乃至或舍大国王位、车辂服饰、内宫妃后、男女眷属，或舍手足耳鼻、皮肉骨髓、髻中明珠、眼目头首。大略而言，无有一切内外之物于我施门而不舍者。或复有时当舍于汝，入佛法中以信出家，趣于非家。汝性掉动，轻转放逸，或当尔时于我大舍而为障碍。’其女报曰：‘审如所言，我为大利！纵使卿今卖我此身，乃至充一羯利沙钵那者，终无异心于施留碍。或复割截我身段段舍施，定无留碍修集佛法。’迷伽告曰：‘若能如是，此则为可，宜速与华！’尔时，女人持华授与。迷伽取华，便即往诣放光佛所。遥见如来为无量百千拘胝那庾多众生，前后围绕，威仪庠序，导众而前

，乃至以无量百千功德庄严从彼而来。于世尊所心生净信，以无量种清净欢喜深爱重心，前诣佛所，恭敬礼拜，不胜欣庆。又见多人以诸大价微妙衣服，为供佛故敷施行道，便作是念：‘我今虽无上妙衣服，唯有所著弊鹿皮衣，当敷道中藉如来足。’作是念已，脱衣布地。尔时，诸人竞取皮衣，远弃他所，咸生蚩责：‘云何为是含灵中宝，敷设如此弊鹿皮衣？’时彼迷伽即便驰往四衢道边泥湿之处，取鹿皮衣敷置其上，作如是念：‘放光如来大慈悲者，加哀怜我，以遍照眼及遍照智，赐观所为，希愿以足蹈我衣上。’尔时如来愍其所念，便以足趾蹈鹿皮衣。迷伽见已，心生庆悦，踊跃欢喜，即以所持殟钵罗华，用散佛上。于时复有无量天子，住虚空中，以天曼陀罗华、殟钵罗华、钵特摩华、拘贸陀华、奔荼利华及天栴檀、末香俱散佛上，作天音乐咏天清歌，遍满虚空大兴供养。时，彼迷伽所散之华列住空中，乃复变成无量千数殟钵罗华，叶皆垂下，合成华盖，随佛而行。迷伽见已，倍复踊跃，心生净信；于如来前，解十二年金色发髻以布于地，便发无上菩提大愿：‘若我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审不虚者，惟愿今者放光如来授手安慰。’又发坚固势力弘誓，作如是言：‘若使如来不以足趾蹈金色发、授手安慰，及不授我菩提记者，我终不起，即于此地干枯命终。’

“舍利子，尔时放光如来应正等觉，具遍照眼及遍照智，于三世中无事不达，知彼迷伽意欲解已，便举足趾蹑其发上，即便右顾如龙象回，告诸声闻一切大众：‘汝等苾芻，勿蹈其发。所以者何？此儒童者，却后过阿僧企耶劫，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号释迦牟尼。’舍利子，是时迷伽闻佛授记，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证得百千那庾多拘胝无动诸定。又以神通智力，观见东方过殑伽沙等无量诸佛皆为授记，作如是言：‘儒童当知，汝于来世，经阿僧企耶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无量如来，皆如东方诸佛授记。舍利子，迷伽儒童，既蒙诸佛授记安慰已，从虚空下，来诣佛所，以信舍家趣于非家，修习坚固清净梵行。舍利子，汝今于此无生疑惑，谓彼往世迷伽儒童是余人乎？勿作是观，即我为彼儒童菩萨。我于尔时，以是五茎青色莲华，奉散彼佛，复解金发敷置道上，兴如是行，便蒙授记。

“是故，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得速受如来记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明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复应修行无相正行。何以故？我忆往昔未得值遇放光佛前，无有一切白净行法不修行者；虽作如是无量勤苦，然不蒙佛为我授记。所以者何？由修诸行皆有相故。从是已后，我方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随所闻已，安住正行。如是行者，谓无相行、无功用行、无所得行。行如是等无相行已，放光如来乃为授记。

“舍利子，我忆往昔最初得见放光佛时，便得超过一切有相有功用行，又初见佛便能随觉一切法性，又得通达一切诸法自性无生；从是已后，放光如来乃为授记，作如是言：‘迷伽儒童，汝于来世，过阿僧企耶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子，当授记时，我便证得无生法忍。舍利子，证得何等无生法忍？所谓证得一切色法无所得忍，证得受、想、行、识法无所得忍，证得蕴、界、处法无所得忍。舍利子，言得忍者，是则名为忍受诸法都无所得。何以故？非于证得如是忍时，世间之法而复现行；非异生法，非诸学法，非无学法，非独觉法，非菩萨法，非诸佛法而复现行。所以者何？由一切法不现行故，说名得忍。由一切法毕竟无得，亦无所得，故名得忍。又是忍者，于一刹那尽一切相及诸所缘，故得名忍。又是忍者，不忍于眼，不坏于眼及诸所缘，故名得忍；不忍于耳、鼻、舌、身、意，不坏于意。如是忍者，无尽境界；如是忍者，非趣境界，故名得忍。是故，舍利子，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得速为如来授记证是忍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达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安住正行，谓无相行、无功用行、无所得行，如是等法名为正行。”

尔时，大众中有长者子，名那罗达多，从薄伽梵闻说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又闻赞叹诸佛菩萨胜功德已，即从座起，披一肩衣，以右膝轮安置于地，向佛合掌，顶礼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先为诸长者等，广说诸法相续不绝，如是开示，如是教导，皆令证得阿罗汉果，即于此生尽老死际，而未闻说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赞叹诸佛菩萨功德。我幸大利，今具得闻，窃生是念：如是大乘，为尊、为胜、为上、为妙、为无有上、更无过上，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现前亲闻佛说，受持领悟，开显诸法。如是法者，分别诸法无所依执、无我我所、无有摄受。世尊，我作是念：如是妙法为尊、为胜、为上、为妙、为无有上、更无过上。如是法者，我当修集。世尊，我今思惟一切乘中为无上者，所谓佛乘。诸佛如来亦说此乘，置为第一，最为无上。我从今日发起无上正等觉心，为欲利安多众生故，为欲悲愍诸世间故，利益安乐无量天人，如佛建立诸大菩萨所有学处，我今皆当悉依随学。”说是语已，尔时，世尊告长者子：“善哉！善哉！善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难证信，甚难修习！汝今乃能深发是意。”

时，长者子白佛言：“世尊，无上菩提虽复甚难证信修习，然我今者发起如是勇猛精进，必当修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为难。又我于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奉修牢强，定无退转。世尊，我于今者发大弘誓：假使发菩提心，如殑伽沙数，方证无上正等觉者，我于是事弥增精进，乃至如上一一发心，经如殑伽沙等劫。乃至随是发菩提心，一一所发要由斩截殑伽沙等身分头首，方能起者，是菩提心虽复经履如是勤苦，我于是中倍加精进，终不放舍无上菩提。何以故？纵逢如是诸苦难事，犹应修习。藉斯缘故，必证菩提。何况为证无上菩提，受诸安乐而不修学？所以者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其性高广，具足周大无上佛法，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有涯际，不可宣说。虽复诸佛无障碍智，经历百千拘胝那庾多劫，以诸言音说此菩提，非易可尽！”

尔时，长者子那罗达多，即于佛前，而说颂曰：

“百千拘胝劫， 乃发菩提心，

虽众苦所逼， 不舍含生界。

随发菩提心， 要断诸身首，

聚量高迷楼， 我亦能堪忍。

我安住菩提， 利乐含生故，

愿我于来世， 如今日世尊。

远彼声闻乘， 兼济下乘者，

愿我于来世， 如今日世尊。

此乘为大乘， 最上佛称赞，

我观无与等， 故欣乐菩提。

为拔济危厄， 为脱三恶趣，

为求是如来， 出世现成佛。”

尔时，长者子那罗达多说是颂已，便自思惟：“我今明达广大佛法，如何不以教化妻子诸眷属等？此非我宜！”作是念已，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速疾还家，严办种种诸供养具，与其七妻、男女奴婢各有七人，赍持千双上妙衣服，及诸华香供养之具，又与五百乐人相随，疾出王舍大城，为欲奉见薄伽梵故。

时，王舍城有多人众，见长者子与其眷属速疾驰出，因而问曰：“汝等今者，有何匆遽？与诸眷属将往何所？”长者子言：“诸善男子，岂不知乎？今者如来应正等觉止鹫峰山，无量百千天人大众前后围绕，无数方便为诸众生，分别开示广大佛法。故我今者率领眷属将往佛所，为求如是广大佛法，为欲成办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诸佛智慧，为欲种植无上正等菩提善根。汝等若欲成就广大诸佛法者，可共同诣彼如来所，当共种是广大佛法无上善根。”

尔时，王舍城中人民之类，闻长者子说是语已，有十千人皆乐随从往至佛所。时，长者子那罗达多，与其眷属及以随从满十千人，同时见佛，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长者子与诸俱来所有大众，赍持华鬘、涂香、末香、衣盖、幢幡，作倡妓乐歌咏赞叹供

养如来，复以千双净妙珍服以覆佛上。

时，长者子作是奉已，欢喜无量，即于佛前说伽陀赞，其颂曰：

“第一有情微妙者， 成清净行上菩提，

能发无边胜智见， 如是我今修供养。

昔无量劫多修行， 为利众生求大觉，

证法自在现成佛， 如是我今修供养。

我与妻子眷属众， 为利含识求菩提，

并及多千人民等， 同共归依大觉者。”

尔时，长者子说是伽陀赞叹佛已，便白佛言：“世尊，我今与此诸有情等至如来所，皆已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惟愿世尊哀愍此等，复为说法，当令一切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又我今者，欲于佛所种诸善根，惟愿世尊现为我证。当使如是善根力故，令诸众生平等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获无量广大佛法，亦如今者现在世尊。”

时，长者子与诸眷属、五百乐工、十千人众，一心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于如来前，同共至诚归依于佛，归依于法，归依于僧。惟愿世尊忆持我等，是邬波索迦始从今日乃至寿终，宁弃身命，不舍归趣清净信心。又复世尊忆持我等，始从今日乃至菩提，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发起增上勇猛之心。又复世尊忆持我等，惟愿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宣说正法，亦如今者如来无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惟愿来世成佛之时，大众围绕如今无异。又复世尊忆持我等，惟愿来世度脱无量苦逼众生，如今无异。”时长者子及诸来众，并五百乐工，作是誓已，复以种种微妙音乐，供养如来，右绕三匝。

尔时，世尊愍此等故，上升虚空，结跏趺坐。时，五百乐工既睹如来现此神变，于世尊所倍生净信；以佛威力，诸音乐器不假摄持，自然上踊，住在空中，无所凭据，作众妓乐，繁会充溢，右绕如来。时，长者子俱来大众，咸睹神变，叹未曾有，心生庆悦，踊跃欢喜，皆共合掌致敬如来。尔时，空中周匝正等一踰缮那，复有无量百千音乐，亦无执持自然而现，犹如蜂房悬处虚空，作倡妓乐发微妙音。尔时，长者子与其眷属，及五百乐工、十千城人，及以先来听法众内六十千人，诸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佛威力故，皆踊空中。又佛神力，于上空中，五百乐台自然出现，是诸台中皆说妙法。又有四大乐台现于佛前，庄严雕饰，穷世瑰异。又有无量百千拘胝诸天子众列住空中，以天曼

陀罗华而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之华，于虚空中变成八万高妙华台。时，诸大众睹上台中，有如是等广大庄严，于如来所倍生净信爱敬之心，叹未曾有。

尔时，世尊知诸大众其心清净，又复了知那罗达多及俱来众增上意已，便现微笑如前广说，乃至其光还从顶没。时，长老阿难既睹微笑，披一肩衣，向佛合掌，恭敬作礼，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缘现此微笑？我惟如来所现神相，非无因缘。”

佛告阿难：“汝今当知，此长者子那罗达多，七妇男女并奴婢等三十六人，由供养我善根力故，当来之世经千拘胝劫，不堕恶趣，人天往返受诸快乐。过是劫已，值佛出世，名曰商主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于是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修梵行，从是已后，复经二十拘胝劫不堕恶道。阿难当知，是长者子七妇、七女及以七婢，自此命终，便舍女身得成男子；恒与那罗达多，不相舍离行菩萨道，于当来世同处一劫，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当知，长者子那罗达多菩萨摩诃萨当成佛时，号平等心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世，十号具足。是大菩萨所有眷属当成佛时，皆同一号，阿若末若如来应正等觉，具足十号。是五百乐工，以供养我善根力故，当来又经阿僧企耶劫不堕恶趣，又经于彼满千拘胝，转轮圣王而为翼从。阿难当知，是五百乐工大略而言，于是劫中得值十千诸佛，皆得亲承供养无空过者；从是已后，同一劫中，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号美音。是十千人以供养我善根力故，中四百人，当得值遇慈氏如来，于彼佛所净修梵行，得尽诸漏便般涅槃；所余人等，当来又经殑伽沙等如是大劫不堕恶道，渐次得值千拘胝佛，于彼佛所广修诸行，尔后一切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同一号，名甚希有。阿难当知，是六万众中，具满千人，于我灭后正法已尽，又过于彼刀兵中劫，慈氏如来未出现前，众生寿命渐增长时，尔时赡部当有八万独觉出现于世，是一千人皆得值遇供养修善，于后复值慈氏如来还得供养；从是已后，经二十五拘胝那庾多劫不堕恶趣，最后人身诸善根力所觉晓故，净信舍家趣于非家，便得证悟缘觉菩提。阿难当知，于此众中有十千人，具生圣见；余千人等，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有六十那庾多诸天子等，远尘离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如是，阿难，谁有见斯殊特胜利，而于佛所不生净信，爱乐恭敬，发希有心？唯除愚痴不肖之士。何以故？彼诸人等，于如来所，但修如是微细善根，乃能获得如来大我，或复证入无上涅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于佛所修诸供养， 获得如斯胜功德，

若有希求高大果， 当于导师修供养。

若佛现在修供养， 或复于佛涅槃后，

供养驮都如芥子， 常得奉侍诸如来。

若复欲修诸供养， 如来住世或涅槃，

供养驮都如芥子， 行平等心果平等。

若有具修平等心， 供养平等人中上，

当成平等之胜报， 及证平等妙菩提。

若有欲摄诸善趣， 遮障绝除众恶道，

及欲趣向涅槃路， 如是获得不为难。

佛具最胜净尸罗， 佛具最胜三摩地，

若生最胜净信已， 当获最胜如来果。

若修最胜诸供养， 速登最胜之善道，

及证最胜尊正见， 能宣最胜微妙法。

若乐人中聪睿者， 亲持诸佛清净法，

当修猛利正欲乐， 多闻如理正思惟。

有得转轮之圣主， 或为帝释梵天王，

广修无量胜功德， 定趣无余大寂灭。”

尔时，世尊说是颂已，告长老舍利子：“若有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欲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于如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发生猛利清净欲乐殷重听闻，受持读诵通达义趣，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何以故？若于是经受持读诵，乃至为他分别说者，能令三宝永不断绝，常不远离四无量行，常勤修习六到彼岸，恒正方便以四摄法摄化众生。舍利子，如是大乘大菩萨藏微妙法门，当知即是诸菩萨道。所以者何？是经典者，善能摄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利子，是经乃是诸菩萨等圣珍宝藏。我依是经正修学已，毕竟证得生死永断，又证一切波罗蜜多；由证是故，即号无上正等觉者。舍利子，如来于一切波罗蜜多，皆已毕竟；如来于一切所作，皆已静息；如来于无量诸地，皆已证得，又复更证无边之地。何以故？由佛证是诸波罗蜜多故，而能究竟安住一切到彼岸法。是故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于是大菩萨藏微妙法门，精进修行，如我所证。”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于业应知业， 于报应知报，

无业亦无报， 是安隐涅槃。

诸有为皆苦， 于中无有智，

是故智生已， 有为皆解脱。”

尔时，世尊说是颂已，长老舍利子，及大苾芻，并诸天、人、健达缚、阿素洛等一切众生，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阿难，于日晡时从禅定起，与五百比丘俱诣佛所，合掌恭敬，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即告阿难及诸比丘：“我有法要，初中后善，其义微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所谓入母胎藏修多罗法。应当谛听，善思念之！我今为汝，分别解说。”

阿难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若有众生欲入胎时，因缘具足，便得受身；若不具足，则不受身。云何名为缘不具足？所谓父母起爱染心，中阴现前求受生处。然此父母赤白和合，或前或后而不俱时，复于身中各有诸患。若如是者，则不入胎。其母胎藏，或患风黄血气闭塞，或胎闭塞，或肉增结，或有碱病，或麦腹病，或蚁腰病，或如驼口，或车辕曲木，或如车轴，或车毂口，或如树叶，或曲绕旋转状如藤笋，或胎藏内犹如麦芒，或精血多泄不暂停住，或滞下流水，或胎藏路涩，或上尖下尖，或曲或浅，或复穿漏，或高或下，或复短小，及诸杂病。若如是者，不得入胎。若父母尊贵，有大福德，中阴卑贱；或中阴尊贵，有大福德，父母卑贱；或俱福德，无相感业。若如是者，亦不受胎。如是中阴欲受胎时，先起二种颠倒之心。云何为二？所谓父母和合之时，若是男者，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流胤时谓是己有；若是女者，于父生爱，于母生瞋，母流胤时亦谓己有。若不起此瞋爱心者，则不受胎。

“复次，阿难，云何得入母胎？所谓父母起爱染心，月期调顺，中阴现前，无有如上众多过患，业缘具足便得入胎。如是中阴欲入胎时，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无有福德，二者、有大福德。其无福者，觉观心起，所见境界便作是念：‘我今值遇风寒阴雨。’大众愦闹，众威来逼，便生恐怖：‘我今应当入于草室及以叶室。’或隐墙根，或入山泽、丛林、窟穴。复更生于种种诸想，随其所见便入母胎。大福德者，亦生是

念：‘我今值遇风寒阴雨。’大众愦闹，众威来逼，亦生恐怖，即上高楼，或登大阁，或入殿堂及以床座，亦生诸余种种之想，随其所见便入母胎。”

佛告阿难：“如是中阴初受胎时，名歌罗逻，皆依父母不净及过去业而得受身。如是之业及以父母诸缘之中各不自生，和合力故而便受身。譬如以器盛酪及人、绳等，即便出酥，诸缘之中皆不可得，和合力故，酥乃得生；歌罗逻身亦复如是，因缘力故便得受胎。

“复次，阿难，譬如依止青草、牛粪及以枣酪而各生虫，一一之中虫不可得，因缘力故虫乃得生。此虫生时青黄赤白，各随所依而作其色。是故当知，父母不净而生此身；诸缘中求，皆不可得，亦不离缘，和合力故，而便受胎。此身生时，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亦无差别，所谓地为坚性，水为湿性，火为热性，风为动性。歌罗逻身，若唯地界，无水界者；譬如有人握干麨灰，终不和合。若唯水界，无地界者；譬如油水，其性润湿，无有坚实即便流散。若唯地、水，无火界者；譬如夏月阴处肉团，无日光照则便烂坏。唯地、水、火，无风界者则不增长；譬如有人及其弟子，能善吹糖，诸有所作而令其内悉使空虚，若无风力终不成就。如是四大互相依持而得建立。是故当知歌罗逻身，因于父母四大业风，而得生者亦复如是，众缘之中皆不可得，和合力故而便受身。

“复次，阿难，譬如新净种子，善能藏积，不为虫食，无有烂坏、干焦、穿穴。或复有人选择良田润沃之处，下此种子，令一日中，芽茎枝叶、扶疏荫映、华果滋茂皆具足不？”

“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歌罗逻身亦复如是，皆从因缘次第生长，不得一时诸根具足。是故当知，虽从父母而有此身，诸缘中求皆不可得，和合力故而便受生。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亦不相离，因缘力故火便出生。从于父母所生之身亦复如是，歌罗逻身名之为名，受、想、行、识说之为名，名色五阴刹那受身已经诸苦，我不赞叹，况复长时轮回诸有！譬如少粪，犹尚臭秽，何况于多！如是五阴歌罗逻身，谁当爱乐？

“复次，阿难，如是之身，处在母胎，凡经三十八七日已，方乃出生。

“第一七日处母胎时，名歌罗逻，身相初现犹如生酪，七日之中，内热煎煮四大渐成。

“第二七日处母胎时，所感业风名为遍满。其风微细，吹母左胁及以右胁，令歌罗逻身相渐现，状如稠酪，或似凝酥，内热煎煮便即转为安浮陀身，如是四大渐渐成就。

“第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藏口，由此风力，令渐凝结，其安浮陀转为闭手，状如药杵而复短小，于其胎中内热煎煮，如是四大渐渐增长。

“第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摄取，由此风力，能令闭手转为伽那，状如温石，内热煎煮四大渐增。

“第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摄持，由此风力，能令伽那转为般罗奢佉，诸疱开剖，两髀、两肩及其身首而便出现。如春阳月，天降时雨，树木枝条而便出生；因业风力，诸疱现时，亦复如是。

“第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之为饭，由此风力，四相出现。云何为四？所谓两膝、两肘，名为四相。

“第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旋转，由此风力，四相出现，所谓手、足、掌、缦之相，其相柔软犹如聚沫。

“第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翻转，由此风力，二十相现，所谓手足二十指相而便出生。如天降雨，树木枝条渐得增长；业风力故，诸相现前，亦复如是。

“第九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分散，由此风力，现九种相。云何为九？所谓眼、耳、鼻、口、大小便处，名为九相。

“第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坚鞕，由此风力，即便坚实；复有一风名为普门，吹其胎身，悉令胀满犹如浮囊。

“十一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金刚，由此风力，在于胎中，或上或下，令其身孔皆得通彻。又以风力，使怀胎者或复悲喜，行住坐卧，其性改常，运动手足，令胎身孔渐渐增长，于其口中而出黑血，复于鼻中出秽恶水。此风回转于诸根已，而便息灭。

“十二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曲口，由此风力，左右胁间生大小肠，犹如藕丝及紧纺线置在于地，十八周转依身而住。复有一风名为穿发，由此风故，三百二十支节，及百一穴生在身中。

“十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作饥渴，由此风力，胎身虚羸生饥渴想。其母饮食所有滋味，于身穴中及以脐轮资持润益。”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其子处母胎， 已经十三七，

身即觉虚羸， 便生饥渴想。

母所有饮食， 滋益于胎中，

由此身命存， 渐渐而增长。

“十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线口，由此风力，生九百筋，于身前后及以左右而交络之。

“十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莲华，由此风力，生二十脉，饮食滋味流入此脉，润益其身。何者二十？于身前后及以左右各有五脉，此一一脉皆有四十枝派小脉，如是等脉各各复有一百枝派。身前二万名曰商佉，身后二万名之为力，身左二万名为安定，身右二万名为具势，如是八万大小肢脉生于此身。其脉复有种种之色，所谓青、黄、赤、白、酥酪油色。是八万脉一脉一根，于其根上生于一孔，或复二孔乃至七孔，一一皆与毛孔相连，犹如藕根生诸孔穴。

“十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甘露，由此风力，令此眼、耳、鼻、口、胸臆、心藏四边九孔之处悉令开发，出入气息上下通彻无有障碍。若有饮食滋润其身，有停积处复能销化从下流出。譬如窑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安布轮绳下上回转，所造器物而得成就；此亦如是，皆由风力及善恶业，令眼耳等渐渐具足。

“十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髦牛面，由此风力，令其两眼而得光洁，耳鼻诸根渐渐成就。譬如有镜尘翳所覆，或取塼末及以油灰磨拭令净；是故当知，以业风力吹其眼等使得明净亦复如是。

“十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大坚强，由此风力，令其诸根渐渐成就而复明净。犹如日月，云雾覆蔽，猛风卒起吹令四散，而此日月忽然大明；以是业风吹其诸根，转更明净亦复如是。

“十九七日处母胎时，由前风力，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初入胎时已具三根：一者、身根，二者、命根，三者、意根。如是诸根，悉已具足。

“二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坚固，由此风力，能于身中生种种骨。于左脚中生二十骨，复于右脚亦生二十，足跟四骨，膊有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腰胯三骨，脊十八骨，肋二十四，胸十三骨，左右二手各二十骨，臂有四骨，肩有二骨，颔有二骨，髑髅四骨，及齿根等有三十二。譬如塑师及其弟子，先以坚木，后以绳缠，造诸形状，虽未有泥，如是之时名为骨相；以业风力生诸骨时亦复如是。是故当知于七日中

，除其小骨大骨生者数有二百。

“二十一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生起，由此风力，能令其子生于身肉。譬如泥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泥诸墙壁；此由业风，能生身肉亦复如是。

“二十二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浮流，由此风力，能生身血。

“二十三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净持，由此风力，能生身皮。

“二十四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持云，由此风力，令其皮肤皆得调匀光色润泽。

“二十五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持城，由此风力，令其子身血肉增长渐渐滋润。

“二十六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生成，由此风力，便即能生发毛爪甲，一一皆与诸脉相连。

“二十七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曲药，由此风力，令其身相渐得成就。或于先世造诸恶业，于诸资具悭贪吝惜不肯惠施，或复不受父母师长教诲，由是业故而得种种不如意身。若以长大肥白柔软之身为端正者，而便受得短小瘦黑坚鞭之身。若以短小瘦黑坚鞭之身为端正者，而便受得长大肥白柔软之身。若于其身支分之中，高下多少疏密为端正者，而便受得无有高下疏密不具足身。或复受得聋盲喑哑、手足挛躄、诸根不具，所有音声人不喜闻，其身丑陋犹如饿鬼。以恶业故而受种种不如意身，父母亲属尚不喜见，况复余人！若于前世造十善业，好行惠施，无有悭贪谄诳之心，父母师长所有言教即皆信受，以是因缘若得为人，则不受于如上诸恶业身，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颜容端正，诸相具足，所有言音而为众人之所爱乐。是故当知由善业故，便得如是胜妙果报。阿难，如是之身，若是男者，蹲居母腹右胁而坐，两手掩面，向脊而住。若是女者，蹲居左胁，两手掩面，背脊而住。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内热煎煮，五处系缚如在革囊。其母多食，或复少食、甘食、涩食、干食、腻食，辛碱苦醋冷热之食，或复淫欲，急行跳踯，久卧久坐，皆受苦恼。是故当知处母胎时，有如是等众苦逼迫。我今略说，人中尚尔，何况地狱难可为喻！谁有智者，于生死海当乐此身？

“二十八七日处母胎时，生于八种颠倒之想。何等为八？一、乘骑想，二、楼阁想，三、床榻想，四、泉流想，五、池沼想，六者、河想，七者、园想，八者、苑想，是故名为八种之想。

“二十九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华条，由此风力，令此胎身光色润泽，诸相分明。皆由过去所造诸业差别不同，随其形类有种种色，或作白色，或复黑色，或不白

不黑色，或作青色，或干枯色，或润泽色，如是色相而得成就。

“三十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为铁口，由此风力，发毛爪甲皆得增长，亦复能现白黑诸光，从业缘起而生此相。

“三十一七日乃至三十五七日处母胎时，身相长大，渐渐增广，人相具足。

“三十六七日处母胎时，生厌离心，不以为乐。

“三十七七日处母胎时，便起五种不颠倒想。何者为五？一、不净想，二、臭秽想，三、囹圄想，四、黑闇想，五、厌恶想。其子处胎，生如是等厌离之心。

“三十八七日处母胎时，复感业风名曰拘缘，由此风力即便回转。复有一风名为趣下，能令其身头向于下，长伸两臂渐欲出生。然其此子或于前世，曾经积集堕落之业，令其此身手脚纵横不能转侧，恶业缘故于母腹中而便舍命。母于此时受大苦恼，或复命终。若于前世修诸善业，作长寿因，临欲生时，母子安隐，无有如上恶业诸苦。

“过于三十八七日已，欲出胎时受种种苦，方乃得生。是故当知，受此身者，实为大苦。初出胎时，若男若女，适生堕地，或以手捧，或衣承接，或在床席，或在屋中，或复地上，或迴露处，或在日中，或冬夏时冷热风触此身，初生受大苦恼。如生剥牛触于墙壁，或复露地随在之处为虫所食，亦如有人而为蚊虻诸虫啖食，复加杖捶而鞭挞之。初出胎时，以暖水洗触其身时，所受之苦亦复如是。儿既生已，渐渐增长，母身所出杂血之乳而养育之，我于诸余经中，先已广说。是故当知，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谁有智者于生死中，而当爱乐如是之身？

“复次，阿难，初出胎时经于七日，八万户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有二户虫，名为舐发，依发食发。有二户虫，依眼食眼。有四户虫，一名鞍乘，二名有齶，三名发病，四名圆满，依头食头。有一户虫，名黑稻叶，依耳食耳。有一户虫，名为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虫，一名遥掷，二名遍掷，依唇啖唇。有一户虫，名曰针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虫，名为利口，依于舌根而食舌根。有一户虫，名为手圆，依齶食齶。有二户虫，一名手网，二名半屈，依止手掌食于手掌。有二户虫，一名远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虫，一者名铁，二名近铁，依止咽喉食于咽喉。有二户虫，一名金刚，二名大金刚，依心食心。有二户虫，一者名羸，二名羸口，依肉食肉。有二户虫，一名具色，二名具称，依血啖血。有二户虫，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虫，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止脊骨食于脊骨。有一户虫，名曰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虫，名曰黄色，依胆食胆。有一户虫，名曰真珠，依肺食肺。有一户虫，名之为荻，依脾食脾。有五百户虫，一百户虫名之为月，一百户虫名为月口，一百户虫名为辉耀，一百户虫名

为辉面，一百户虫名为广大，依止左边而食左边。复有五百户虫亦如是名，依止右边而食右边。有四户虫，一名少穿，二名大穿，三名骨穿，四名骨面，依骨食骨。有四户虫，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吸力，四名虎道，依脉食脉。有四户虫，一名意乐，二名师子力，三名兔腹，四名耽欲，依止生藏而食生藏。有二户虫，一名勇猛，二名勇猛主，依止熟藏食于熟藏。有四户虫，一名盐口，二名网口，三名蕴口，四名鸟口，依小便处食小便处。有四户虫，一名应作，二名大作，三名碎末，四名臆皱，依大便处食大便处。有二户虫，一名黑面，二名可畏面，依髀食髀。有二户虫，一名疾癞，二名小癞，依膝食膝。有一户虫，名为愚根，依膊食膊。有一户虫，名为黑头，依脚食脚。阿难，我今为汝略说八万户虫，依止此身昼夜食啖，亦复能令气力虚羸颜容憔悴，种种病苦皆集此身，复令其心忧悲热恼，虽有良医亦生迷惑，不知何药能治此病？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如是之身？

“复次，阿难，从初生时乃至长大，衣食资养成立此身。然其寿命或经百年，或复短促。于一百年中有三百时，谓春、夏、冬，春为热际，夏为雨际，冬为寒际。此三时中各有四月，一年之中有十二月。于百年中千二百月，黑月、白月二千四百，凡经昼夜三万六千一日。再食七万二千，或有不食亦在其数，所谓或病，或醉，或时断食，或复瞋恨、睡眠、调戏、诸余事务及饮母乳，以此因缘名为不食。如是之身，虽寿百年，必归磨灭。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

“复次，阿难，受于此身有二种苦。云何为二？一者、众病集身，名为内苦；二者、人与非人之所逼恼，名为外苦。何者名为众病集身？所谓眼、耳、鼻、舌、咽喉、牙齿、胸腹、手足，有诸病生；或复风痫、涕唾、癫狂、干消、上气肺逆、小便淋沥、疥癞、痈疽、痃癖、痔瘘、恶疮、脓血、煎寒壮热种种诸病，皆集此身；复有百一心黄之病、百一风病、百一痰病，风黄痰等和合共起复有百一。如是四百四病逼切其身，名为内苦。复有外苦加害此身，所谓或在牢狱、挝打楚挞、杻械枷锁、系缚诸苦，或劓耳鼻及刖手足、斫截其头；不为诸天之所守护，即令非人、诸恶鬼神、夜叉、罗刹而得其便；复为蚊虻蜂等毒虫之所啖食，寒热饥渴风雨并至，种种苦恼逼切其身。人中尚尔，况恶道苦，难可具说！是故当知，皆由过去诸不善业受如是报。若为刀杖之所加害而造城壁及诸墙堑防卫其身，为恶风雨蚊虻蜂螫而求屋舍，为四百四病，内苦、外苦，而求饮食、卧具、医药、田园室宅、金银七宝、奴婢、车乘、资生之具供给所须，不称其心，便生苦恼；设获珍财，悭贪吝惜，常加守护，或时散失，复生大苦。阿难，此五阴身，一一威仪行住坐卧，无不皆苦。若长时行，不暂休息，是名为苦；住及坐、卧各各长时，亦复皆苦。若长时行而得暂住，便生乐想，其实非乐；若长时住而得暂坐，若长时坐而得暂卧，妄生乐想，实无有乐。是故当知，此五阴身皆名为苦。若复有人，或为自利

，或为利他，若自他俱利，应当厌患如是诸苦，出家修学，则于涅槃解脱之法为不唐捐。若复有人，或以衣服、卧具、医药、资生之具供养彼者，获大果报威德名闻。”

佛告阿难：“于意云何？色是常耶？是无常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色是无常。”

佛言：“若无常者，为是苦耶？为非苦耶？”

阿难答言：“色即是苦。”

佛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执于此身如是之色，即是于我及我所不？”

“不也，世尊。色中无我，亦无我所。”

“复次，阿难，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为是常耶？是无常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皆是无常。”

佛言：“若无常者，为是苦耶？为非苦耶？”

阿难答言：“如是四阴，即名为苦。”

佛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执于此身如是四阴，即是于我及我所不？”

“不也，世尊。此四阴者，实无有我及以我所。”

“复次，阿难，如是我者，不在过去、现在、未来；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近若远，彼一切法，悉亦非我及以我所。阿难当知，以如实智而观察之，诸法无我。若有名闻诸圣弟子，作是观已，便生厌离，而得解脱究竟涅槃。如是修学证此法时，生分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佛说是经已，尊者阿难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时，诸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六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 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与大苾芻众无量人俱。尔时，世尊有弟子，名曰难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孙陀罗，仪容端正，世间罕有，光华超绝，人所乐见。难陀于彼缠绵恋著，无暂舍离，染爱情重，毕命为期。世尊观知受化时至，即于晨朝著衣持钵，将具寿阿难陀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难陀门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难陀宅中皆如金色。

于时，难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来。”令使出看，乃见佛至，即便速返，白难陀曰：“世尊在门。”闻此语已，即欲速出迎礼世尊。时，孙陀罗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与其出家。”遂捉衣牵不令出去。难陀曰：“今可暂放，礼世尊已，我即却回。”孙陀罗曰：“共作要期，方随意去。”以粈湿额，而告之曰：“此点未干，即宜却至。若迟违者，罚金钱五百。”难陀曰：“可尔。”即至门首，顶礼佛足，取如来钵却入宅中，盛满美食持至门首。世尊遂去，即与阿难陀。世尊现相不令取钵，如来大师威严尊重不敢唤住。复更授与阿难陀，阿难陀问曰：“汝向谁边取得此钵？”答曰：“于佛边取。”阿难陀曰：“宜授与佛。”答曰：“我今不敢轻触，大师默然随去。”

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难陀持钵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难陀，汝食我残不？”答言：“我食。”佛即授与，难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萨道时，于父母、师长及余尊者所有教令曾无违逆，故得今时言无违者。即告阿难陀曰：“汝与难陀剃除须发。”答曰：“如世尊教。”即觅剃发人，为其落发。难陀见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当不久作转轮王。汝若辄尔剃我发者，当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辞出。时，阿难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诣难陀处问言：“难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时，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顶上，净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旦为出家，暮当归舍。”既至日晚，寻路有行。

尔时，世尊于其行路化作大坑。见已，便念孙陀罗：“斯成远矣！无缘得去，我今相忆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晓方行，忆孙陀罗愁苦通夜。尔时，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难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难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报：“世尊令尔作知事人。”问曰：“云何名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于寺中检校众事。”问曰：“如何应作？”答言：“具寿，凡知事者，若诸苾刍出乞食时，应可洒扫寺中田地，取新牛粪次第净涂，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当为白僧。若有香华，应行与众。夜闭门户，至晓当开。大小行处常须洗拭。若于寺中有损坏处，即应修补。”闻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当作。”

时诸苾刍，于小食时执持衣钵，入劫比罗城为行乞食。于时难陀见寺无人，便作是念：“我扫地了，即可还家。”遂便扫地。世尊观知，以神通力，令扫净处粪秽还满。复作是念：“我除粪秽，方可言归。”放帚收持粪秽无尽，复作是念：“闭户而去。”世尊即令闭一房，竟更闭余户，彼户便开。遂生忧恼，复作是念：“纵贼损寺，此亦何伤？我当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过于是。我宜归舍！若行大路，恐见世尊。”作是思量

，即趣小径。佛知其念，从小道来。既遥见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树枝荫低垂，即于其下隐身而住。佛令其树举枝高上，其身露现。佛问难陀：“汝何处来？可随我去。”情生羞耻，从佛而行。佛作是念：“此于其妇深生恋著，宜令舍离。”为引接故，出劫比罗城，诣室罗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园。

佛念难陀愚痴染惑，尚忆其妻爱情不舍，应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见香醉山不？”答言：“未见。”“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时世尊犹如鹅王，上升虚空至香醉山，将引难陀左右顾盼。于果树下见雌猕猴，又无一目，即便举面直视世尊。佛告难陀曰：“汝见此瞎猕猴不？”白佛言见。佛言：“于汝意云何？此瞎猕猴比孙陀罗，谁为殊胜？”答言：“彼孙陀罗是释迦种，犹如天女，仪容第一，举世无双。猕猴比之，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佛言：“汝见天宫不？”答言：“未见。”“可更捉衣角。”即便执衣，还若鹅王上虚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难陀曰：“汝可观望天宫胜处。”难陀即往欢喜园、婇身园、粗身园、交合园、圆生树、善法堂，如是等处诸天苑园，华果浴池游戏之处，殊胜欢娱悉皆遍察。次入善见城中，复见种种鼓乐丝竹微妙音声，廊宇疏通，床帷映设，处处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娱乐。难陀遍观，见一处所，唯有天女而无天子，便问天女曰：“何因余处男女杂居，受诸快乐；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见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难陀，投佛出家，专修梵行，命终之后当生此间，我等于此相待。”难陀闻已，踊跃欢欣，速还佛所。世尊问言：“汝见诸天胜妙事不？”答言：“已见。”佛言：“汝见何事？”彼如所见，具白世尊。佛告难陀：“见天女不？”答言：“已见。”“此诸天女比孙陀罗，谁为殊妙？”白言：“世尊，以孙陀罗比此天女，还如香醉山内以瞎猕猴比孙陀罗，百千万倍不及其一。”佛告难陀：“修净行者有斯胜利，汝今宜可坚修梵行，当得生天受斯快乐。”闻已欢喜，默然而住。

尔时，世尊便与难陀，即于天没，至逝多林。是时，难陀思慕天宫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难陀曰：“汝今可去告诸苾刍，不得一人与难陀同座而坐，不得同处经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处安钵及著水瓶，不得同处读诵经典。”阿难陀传佛言教告诸苾刍，苾刍奉行皆如圣旨。是时，难陀既见诸人不共同聚，极生羞愧。后于一时，阿难陀与诸苾刍，在供侍堂中，缝补衣服。难陀见已，便作是念：“此诸苾刍，咸弃于我，不同一处。此阿难陀既是我弟，岂可相嫌？”即去同坐，时阿难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难陀，诸余苾刍事容见弃。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难陀曰：“诚有斯理。然仁行别道，我遵异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谓我道？云何尔路？”答曰：“仁乐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圆寂而除欲染。”闻是语已，倍加忧戚。

尔时，世尊知其心念，告难陀曰：“汝颇曾见捺洛迦不？”答言：“未见。”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执，佛便将去往地狱中。尔时，世尊在一边立，告难陀曰：“汝今可去观诸地狱。”难陀即去，先见灰河，次至剑树、粪屎、火河。入彼观察，遂见众生受种种苦，或见以钳拔舌、捩齿、抉目，或时以锯□解其身，或复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镬身，或以捧打槊刺，或以铁锤粉碎，或以镕铜灌口，或上刀山、剑树、碓捣、石磨、铜柱、铁床受诸极苦，或见铁镬、猛火沸腾、热焰洪流煮有情类。见如是等受苦之事，复于一铁镬空煮炎热，中无有情，睹此忧惶，问狱卒曰：“何因缘故，自余铁镬皆煮有情，唯此镬中空燃沸涌？”彼便报曰：“佛弟难陀，唯愿生天专修梵行，得生天上暂受快乐。彼命终后入此镬中，是故我今燃镬相待。”难陀闻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竖，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难陀者，生叉镬中。”即便急走，诣世尊处。佛言：“汝见地狱不？”难陀悲泣雨泪，哽咽而言，出微细声白言：“已见。”佛言：“汝见何物？”即如所见，具白世尊。佛告难陀：“或愿人间，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过。是故汝今，当求涅槃以修梵行，勿乐生天而致勤苦。”难陀闻已，情怀愧耻，默无所对。尔时，世尊知其意已，从地狱出，至逝多林。即告难陀及诸苾刍曰：“内有三垢，谓是淫欲、瞋恚、愚痴，是可弃舍，是应远离，法当修学。”

尔时，世尊住逝多林未经多日，为欲随缘化众生故，与诸徒众往占波国，住揭伽池边。时，彼难陀与五百苾刍，亦随佛至，往世尊所，皆礼佛足，在一面坐。

时佛世尊见众坐定，告难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后善，文义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梵行，所谓入母胎经。汝当谛听，至极作意，善思念之，我今为说。”

难陀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难陀：“虽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为淫爱，其母腹净，月期时至，中蕴现前，当知尔时名入母胎。此中蕴形，有其二种：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丑陋。地狱中有，容貌丑陋，如烧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饿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鲜白；无色界天，元无中有，以无色故。中蕴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复无足，随其先业应托生处，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头便向上；人、傍生、鬼，横行而去；地狱中有，头直向下。凡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犹如天眼远观生处，言月期至者，谓纳胎时。

“难陀，有诸女人，或经三日，或经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缘经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无威势，多受辛苦，形容丑陋，无好饮食，月期虽来速当止息，犹如干地洒水之时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势，常受安乐，仪容端正，得好饮食，所有月期

不速止息，犹如润地水洒之时即便难燥。云何不入？父精出时，母精不出；母精出时，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受胎。若母不净、父净，若父不净、母净，若俱不净，亦不受胎。若母阴处为风病所持，或有黄病痰癊，或有血气胎结，或为肉增，或为服药，或麦腹病、蚁腰病，或产门如驼口，或中如多根树，或如犁头，或如车辕，或如藤条，或如树叶，或如麦芒，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复水流，或如鸦口常开不合，或上下四边阔狭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内有虫食烂坏不净。若母有此过者，并不受胎。或父母尊贵，中有卑贱；或中有尊贵，父母卑贱。如此等类，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贵，若业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于前境处，无男女二爱，亦不受生。

“难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净，中有现前，见为欲事，无如上说众多过患，父母及子有相感业，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时，心即颠倒，若是男者，于母生爱，于父生憎；若是女者，于父生爱，于母生憎。于过去生所造诸业，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风、大雨及云雾想，或闻大众闹声；作此想已，堕业优劣，复起十种虚妄之相。云何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楼，我升台殿，我升床座，我入草庵，我入叶舍，我入草丛，我入林内，我入墙孔，我入篱间。难陀，其时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应知受生，名羯罗蓝。父精母血非是余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缘，为识所缘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钻、人功，动转不已，得有酥出，异此不生；当知父母不净精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

“复次，难陀，有四譬喻，汝当善听。如依青草，虫乃得生，草非是虫，虫非离草；然依于草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青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牛粪生虫，粪非是虫，虫非离粪；然依于粪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黄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枣生虫，枣非是虫，虫非离枣；然依于枣因缘和合，虫乃得生，身作赤色。难陀当知，父精母血羯罗蓝身亦复如是，因缘和合大种根生。如依酪生虫，身作白色，广说乃至因缘和合大种根生。

“复次，难陀，依父母不净羯罗蓝故，地界现前，坚鞕为性；水界现前，湿润为性；火界现前，温暖为性；风界现前，轻动为性。难陀，若父母不净羯罗蓝身，但有地界，无水界者，便即干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干麨灰等。若但水界，无地界者，即便离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难陀，羯罗蓝身，有地、水界，无火界者，而便烂坏；譬如夏月阴处肉团。难陀，羯罗蓝身，但有地、水、火界，无风界者，即便不能增长广大。此等皆由先业为因，更互为缘，共相招感，识乃得生，地界

能持，水界能摄，火界能熟，风界能长。难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调沙糖，即以气吹令其增广，于内虚空犹如藕根；内身大种，地、水、火、风业力增长亦复如是。难陀，非父母不净有羯罗蓝体，亦非母腹，亦非是业，非因非缘；但由此等众缘和会，方始有胎。如新种子，不被风日之所损坏，坚实无穴，藏举合宜，下于良田，并有润泽，因缘和合方有芽茎，枝叶华果次第增长。难陀，此之种子，非离缘合，芽等得生。如是应知，非唯父母，非但有业及以余缘，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缘和合，方有胎耳！难陀，如明眼人为求火故，将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应知，依父母精血因缘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净成羯罗蓝，号之为色；受、想、行、识即是其名，说为名色。此之蕴聚可恶名色托生诸有，乃至少分刹那，我不赞叹。何以故？生诸有中，是为大苦！譬如粪秽，少亦是臭；如是应知生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蕴，色、受、想、行、识，皆有生、住、增长及以衰坏。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长衰坏即是老死。是故，难陀，谁于有海而生爱味，卧母胎中受斯剧苦？

“复次，难陀，如是应知凡入胎者，大数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时胎居母腹，如楯如痈卧在粪秽，如处锅中，身根及识同居一处，壮热煎熬，极受辛苦，名羯罗蓝。状如粥汁，或如酪浆，于七日中内热煎煮，地界坚性，水界湿性，火界暖性，风界动性，方始现前。

“难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粪秽如处锅中，身根及识同居一处，壮热煎熬，极受辛苦。于母腹中，有风自起，名为遍触，从先业生。触彼胎时名頞部陀，状如稠酪，或如凝酥，于七日中内热煎煮，四界现前。

“难陀，第三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刀鞘口，从先业生。触彼胎时名曰闭尸，状如铁箸，或如蚯蚓，于七日中四界现前。

“难陀，第四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为内门，从先业生。吹击胎箭名为健南，状如鞋椟，或如温石，于七日中四界现前。

“难陀，第五七日广说如前，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摄持。此风触胎，有五相现，所谓两臂、两胜及头。譬如春时，天降甘雨，树林郁茂，增长枝条；此亦如是，五相显现。

“难陀，第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广大。此风触胎，有四相现，谓两肘、两膝。如春降雨，荑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显现。

“难陀，第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为旋转。此风触胎，有四相现，谓两手、两脚，犹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难陀。第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翻转。此风触胎，有二十相现，谓手足十指，从此初出；犹如新雨，树根始生。

“难陀，第九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分散。此风触胎，有九种相现，谓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难陀，第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坚鞕，令胎坚实。即此七日，于母胎中，有风名曰普门，此风吹胀胎藏，犹如浮囊以气吹满。

“难陀，第十一七日，于母胎中，有风名曰疏通，此风触胎，令胎通彻，有九孔现。若母行立坐卧作事业时，彼风旋转虚通，渐令孔大。若风向上，上孔便开；若向下时，即通下穴。譬如锻师及彼弟子，以橐扇时，上下通气。风作事已，即便隐灭。

“难陀，第十二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曲口，此风吹胎，于左右边作大小肠，犹如藕丝，如是依身交络而住。即此七日，复有风名曰穿发，于彼胎内作一百三十节无有增减。复由风力作百一禁处。

“难陀，第十三七日，于母腹中，以前风力知有饥渴，母饮食时所有滋味，从脐而入藉以资身。

“难陀，第十四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线口。其风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后有二百五十，右边二百五十，左边二百五十。

“难陀，第十五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莲华，能与胎子作二十种脉，吸诸滋味，身前有五，身后有五，右边有五，左边有五。其脉有种种名及种种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势；色有青、黄、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杂。难陀，其二十脉，别各有四十脉，以为眷属。合有八百吸气之脉，于身前后左右各有二百。难陀，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属相连，合有八万，前有二万，后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二万。难陀，此八万脉，复有众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与毛孔相连，犹如藕根有多孔隙。

“难陀，第十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甘露行。此风能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处所，如是两耳、两鼻、口咽、胸臆，令食入得停贮之处，能令通过出入气息。譬如陶师及彼弟子，取好泥团安在轮上，随其器物形势安布令无差舛；此由业风能作如是，于眼等处随势安布，乃至能令通过出入气息亦无爽失。

“难陀，第十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毛拂口。此风能于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胸臆、食入之处，令其滑泽，通出入气息，安置处所。譬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尘翳镜以油及灰，或以细土揩拭令净；此由业风能作如是，安布处所无有障碍。

“难陀，第十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无垢，能令胎子六处清净。如日月轮，大云覆蔽，猛风忽起吹云四散，光轮清净。难陀，此业风力，令其胎子六根清净亦复如是。

“难陀，第十九七日，于母腹内，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时，先得三根，谓身、命、意。

“难陀，第二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坚固。此风依胎，左脚生指节二十骨，右脚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髀有二骨，膝有二骨，胜有二骨，腰髁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胁有二十四骨，复依左手生指节二十骨，复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胸有七骨，肩有七骨，项有四骨，颔有二骨，齿有三十二骨，髑髅四骨。难陀，譬如塑师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状，次以绳缠，后安诸泥，以成形像；此业风力安布诸骨亦复如是。此中大骨数有二百，除余小骨。

“难陀，第二十一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师，先好调泥泥于墙壁；此风生肉亦复如是。

“难陀，第二十二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浮流，此风能令胎子生血。

“难陀，第二十三七日，于母腹内，有风名曰净持，此风能令胎子生皮。

“难陀，第二十四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滋漫，此风能令胎子皮肤光悦。

“难陀，第二十五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持城，此风能令胎子血肉滋润。

“难陀，第二十六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发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脉相连。

“难陀，第二十七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曲药，此风能令胎子发毛爪甲悉皆成就。

“难陀，由其胎子先造恶业，悭涩吝惜，于诸财物坚固执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师长言教，以身语意造不善业日夜增长，当受斯报。若生人间，所得果报皆不称意。若诸世人以长为好，彼即短；若以短为好，彼即长；以粗为好，彼即细；若以细为好，彼即粗；若支节相近为好，彼即相离；若相离为好，彼即相近；若多为好，彼即少；若少为好，彼即多；爱肥便瘦，爱瘦便肥，爱怯便勇，爱勇便怯，爱白便黑，爱黑便白。难陀，又由恶业感得恶报，聋盲喑哑，愚钝丑陋，所出音响人不乐闻，手足挛躄形如饿鬼，亲属皆憎不欲相见，况复余人！所有三业向人说时，他不信受，不将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诸恶业，获如是报。

“难陀，由其胎子先修福业，好施不悭，怜愍贫乏，于诸财物无吝著心，所造善业日夜增长，当受胜报。若生人间，所受果报悉皆称意。若诸世人以长为好则长，若以短为好则短，粗细合度，支节应宜，多少、肥瘦、勇怯、颜色无不爱者；六根具足，端正超伦；辞辩分明，音声和雅；人相皆具，见者欢喜；所有三业向人说时，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诸善业，获如是报。

“难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胁蹲居而坐，两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胁蹲居而坐，两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藏下，熟藏之上，生物下镇，熟物上刺，如缚五处插在尖摽。若母多食或时少食，皆受苦恼。如是若食极腻，或食干燥、极冷、极热、咸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时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时危坐，久坐久卧，跳踯之时，悉皆受苦。难陀当知，处母胎中，有如是等种种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说。于人趣中受如此苦，何况恶趣地狱之中，苦难比喻！是故，难陀，谁有智者，乐居生死无边苦海，受斯厄难？

“难陀，第二十八七日，于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种颠倒之想。云何为八？所谓屋想、乘想、园想、楼想、阁想、树林想、床座想、河想、池想。实无此境，妄生分别。

“难陀，第二十九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华条。此风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鲜白净洁，或由业力令色黧黑，或复青色，更有种种杂类颜色，或令干燥无有滋润，白光、黑光随色而出。

“难陀，第三十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铁口。此风能吹胎子，发毛爪甲令得生长，白黑诸光皆随业现，如上所说。

“难陀，第三十一七日，于母腹中胎子渐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来，增长广大。

“难陀，第三十五七日，子于母腹支体具足。

“难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乐住母腹中。

“难陀，第三十七七日，于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种不颠倒想，所谓不净想、臭秽想、黑暗想，依一分说。

“难陀，第三十八七日，于母腹中，有风名曰蓝华。此风能令胎子转身向下，长舒两臂，趣向产门。次复有风名曰趣下，由业力故，风吹胎子，令头向下，双脚向上，将出产门。难陀，若彼胎子，于前身中造众恶业，并堕人胎；由此因缘将欲出时，手脚横乱，不能转侧，便于母腹以取命终。时，有智慧女人，或善医者，以暖酥油，或榆皮汁及余滑物，涂其手上；即以中指夹薄刀子，利若锋芒，内如粪厕黑闇臭秽可恶坑中，有

无量千虫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烂，深可厌患，薄皮覆盖，恶业身疮；于斯秽处，推手令入，以利刀子脔割儿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称意极痛辛苦，因此命终；设复得存，与死无异。难陀，若彼胎子善业所感，假令颠倒不损其母，安隐生出，不受辛苦。

“难陀，若是寻常无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将欲产时，母受大苦，性命几死，方得出胎。

“难陀，汝可审观，当求出离。”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七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 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二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汝今既知胎苦、生苦，应识凡受胎生者是极苦恼。初生之时，或男或女，堕人手内，或在衣等，安在日中，或在阴处，或置摇车，或居床席怀抱之内，由是因缘，皆受酸辛楚毒极苦。难陀，如牛剥皮，近墙而住，被墙虫所食；若近树草，树草虫食；若居空处，诸虫啖食，皆受苦恼。初生亦尔，以暖水洗，受大苦恼；如癞病人皮肤溃烂，脓血横流，加之杖捶极受楚切。生身之后，饮母血垢而得长大。言血垢者，于圣法律中即乳汁是。难陀，既有如是种种极苦，无一可乐，谁有智者，于斯苦海而生爱恋，常为流转无有休息？

“生七日已，身内即有八万户虫，纵横啖食。难陀，有一尸虫，名曰食发，依发根住，常食其发。有二户虫，一名伏藏，二名粗头，依头而住，常食其头。有一户虫，名曰绕眼，依眼而住，常食于眼。有四户虫，一名驱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圆满，依脑而住，常食于脑。有一户虫，名曰稻叶，依耳食耳。有一户虫，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虫，一名遥掷，二名遍掷，依唇食唇。有一户虫，名曰蜜叶，依齿食齿。有一户虫，名曰木口，依齿根食齿根。有一户虫，名曰针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虫，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户虫，名曰手圆，依齶食齶。复有二户虫，一名手网，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户虫，一名短悬，二名长悬，依腕食腕。有二户虫，一名远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虫，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户虫，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胸食胸。有二户虫，一名螺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户虫，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户虫，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虫，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户虫，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虫，名曰黄色，依黄食黄。有一户虫，名曰真珠，依肾食肾。有一户虫，名曰大真珠，依腰食腰。有一户虫，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户虫，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针口，四名刀口，依肠食肠。有五户虫，一名月满，二名月面，三名晖曜，四名晖面，五名别住，依右胁食右胁。复有五虫，名同于上，依左胁食左胁。复有四虫，一名穿前，

二名穿后，三名穿坚，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户虫，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云，四名臭气，依脉食脉。有四户虫，一名师子，二名备力，三名急箭，四名莲华，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户虫，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户虫，一名盐口，二名蕴口，三名网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户虫，一名应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粪而住。有二户虫，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户虫，一名癞，二名小癞，依膝食膝。有一户虫，名曰愚根，依胫食胫。有一户虫，名曰黑项，依脚食脚。难陀，如此之身，甚可厌患！如斯色类，常有八万户虫，日夜啖食。由此令身热恼羸瘦，疲困饥渴，又复心有种种苦恼，忧愁闷绝，众病现前，无有良医能为除疗。难陀，于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于此而生爱乐？复为诸神病之所执持，所谓天神、龙神八部所持，及诸鬼神，乃至羯吒布单那，及余禽兽诸魅所持，或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诸病患，逼恼身心，难可具说。”

佛告难陀：“谁于生死乐入母胎？受极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长，饮母乳血及诸饮食，妄生美想渐至长成。假令身得安乐无病，衣食恣情，寿满百岁，于此生中睡眠减半。初为婴儿，次为童子，渐至成长，忧悲患难，众病所逼，无量百苦触恼其身，难可说尽！身内诸苦难忍受时，不愿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乐少，虽复暂住，必当谢灭！难陀，生者皆死，无有常存。假使药食资养寿命得延年岁，终归不免死王所杀送往空田。是故当知，生无可乐，来世资粮应勤积集，勿作放逸！精修梵行，莫为懒惰！于诸利行、法行、功德行、纯善行，常乐修习。恒观自身善恶二业，系在于心，勿令后时生大追悔，一切所有爱乐之事皆悉别离，随善恶业趣于后世。

“难陀，寿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谓婴儿位，卧于襁褓；二谓童子，乐为儿戏；三谓少年，受诸欲乐；四谓少壮，勇健多力；五谓盛年，有智谈论；六谓成就，能善思量，巧为计策；七谓渐衰，善知法式；八谓朽迈，众事衰弱；九谓极老，无所能为；十谓百年，是当死位。难陀，梗概大位，略说如是。计准四月以为一时，百年之中有三百时，于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总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为数，总有二千四百半月，于三时中各有八百半月。总有三万六千昼夜，一日再食总有七万二千度食；虽有缘不食，亦在其数。不食缘者，所谓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斋、掉戏不食，事务不食，食与不食而共合集，数有尔许，并饮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说年、月、昼夜及饮食数，汝应生厌。

“难陀，如是生成长大，身有众病，所谓头、目、耳、鼻、舌、齿、咽喉、胸、腹、手足、疥癞、癫狂、水肿、欬嗽、风黄热瘕、众多疟病、支节痛苦。难陀，人身有如是病苦。复有百一风病，百一黄病，百一痰瘕病，百一总集病，总有四百四病，从内而

生。难陀，身如痈箭，众病所成，无暂时停，念念不住。体是无常、苦、空、无我，恒近于死，败坏之法，不可保爱。难陀，凡诸众生复有如是生受苦痛，谓截手、足、眼、耳、鼻、舌、头及支分，复受狱囚、枷锁杻械、鞭打拷楚、饥渴困苦、寒热雨雪、蚊虻蚁子、风尘猛兽及诸恶触，种种诸恼无量无边，难可具说。有情之类常在如是坚鞕苦中，爱乐沉没。诸有所欲，苦为根本，不知弃舍更复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恼，内起烧燃无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四威仪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时不立坐卧，即受苦无乐；若常立时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极苦而无安乐。难陀，此等皆是舍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灭，诸行因缘相续而起。如来了知故，说有情生死之法，诸行无常，非真究竟，是变坏法，不可保守，当求知足，深生厌患，勤求解脱。难陀，于善趣中，有情之类，生处不净苦剧如是，种种虚诳说不可尽，何况具说于三恶趣饿鬼、傍生、地狱有情所受楚毒难忍之苦！

“复次，难陀，有其四种入于母胎。云何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

“谁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爱持戒，数习善品，乐为胜事，作诸福行，极善防护，恒思质直不为放逸，有大智慧临终无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预流，或是家家，或是一来，或是一间。此人由先修善行故，临命过时，虽苦来逼受诸痛恼，心不散乱，正念而终。复还正念入母胎内，了知诸法由业而生，皆从因缘而得生起，常与诸魔作居止处。难陀应知，此身恒是一切不净窟宅，体非常住，是愚痴物诱诳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机关，筋脉相连，通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缠缚，以皮覆上不见其过，于热窟中不净充满，发毛爪齿分位差别；执我我所故，恒被拘牵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秽污流污、黄水痰癊、烂坏脂膩、肾胆肝肺、大肠小肠、屎尿可恶，及诸虫类周遍充满，上下诸孔常流臭秽，生熟二藏盖以薄皮，是谓行厕。汝应观察，凡食啖时牙齿咀嚼，湿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脑相和流津腹内，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脐间，呕逆覆上还复却咽。难陀，此身元从羯罗蓝、頞部陀、闭尸、健南、钵罗奢佉不净秽物而得生长，婴儿流转乃至老死轮回系缚，如黑闇坑，如臭坏井，常以咸淡苦辛酸等食味而为资养。又母腹火，烧煮身根不净粪锅，常婴热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时如被五缚，亦如火炙难可堪忍，无能为喻。难陀，彼胎虽在如是粪秽坑中，众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乱。复有一类薄福有情，在母腹内或横或倒。由其先业因缘力故，或由母食冷热碱酸甘辛苦味不善调故，或饮浆水过量，或多行淫欲，或饶疾病，或怀愁恼，或时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缘，母身壮热；由身热故，胎亦烧燃；由烧燃故，受诸苦恼；由有苦故，便即动转

；由动转故，或身横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涂手，内母腹中，缓缓触胎令安本处；手触著时，胎子即便受大苦恼。难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于上，由斯便有大苦恼生；胎子楚毒亦复如是。虽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难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产时辛苦而出，由彼业风令手交合，支节拳缩受大剧苦。欲出母胎身体青瘀，犹如初肿难可触著，饥渴逼迫，心悬热恼，由业因缘被风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风触如割涂炭，手衣触时皆受极苦。虽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乱，于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难陀，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于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难陀，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乐持戒，修习善品，常为胜事作诸福行，其心质直不为放逸，少有智慧临终无悔，或是七生预流，或是家家，或是一来，或是一间。此人先修善行，临命终时，虽苦来逼受诸痛恼，心不散乱，复还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诸法由业而生，皆从因缘而得生起，广说如上。乃至出胎，虽受如是诸极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广说如上。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难陀，如有一类凡夫有情，性乐持戒，修习善品，常为胜事作诸福行，广说如上。乃至临终无悔，或是七生预流等。临命终时，众苦来逼，虽受痛恼心不散乱，复还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时知，住、出不知，广说如上。乃至谁当乐入如是胎中？

“难陀，谁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类凡夫有情，乐毁净戒，不修善品，常为恶事作诸恶行，心不质直多行放逸，无有智慧贪财悭吝，手常拳缩不能舒展，济惠于人恒有希望，心不调顺，见行颠倒，临终悔恨，诸不善业皆悉现前。当死之时，猛利楚毒，痛恼逼切，其心散乱。由诸苦恼，不自忆识我是何人？从何而来？今何处去？难陀，是谓三时皆无正念，广说如上。难陀，此诸有情生在人中，虽有如是无量苦恼，然是胜处；于无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难得。若生天上常畏坠堕，有爱别离苦，命欲终时，余天告言：‘愿汝当生世间善趣。’云何世间善趣？谓是人天。人趣难得，远离难处更复是难。云何恶趣？谓三恶道。地狱趣者，常受苦切极不如意，猛利楚毒难可譬喻。饿鬼趣者，性多瞋恚，无柔软心，谄诳杀害以血涂手，无有慈悲，形容丑陋，见者恐怖；设近于人受饥渴苦，恒被障碍。傍生趣者，无量无边，作无义行、无福行、无法行、无善行、无淳质行，互相食啖，强者凌弱。有诸傍生，若生若长若死，皆在暗中不净粪尿垢秽之处；或时暂明，所谓蜂、蝶、蚊、蚁、蚤、虱、蛆虫之类；自余复有无量无边，生长常暗。由彼先世是愚痴人，不听经法，恣身语意，贪著五欲，造众恶事，生此类中受愚迷苦。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生长及死皆在水中，所谓鱼、鳖、鼋、鼍

、蝉、蛭、蚌、蛤、虾、蟆之类，由先世业身语意恶，如上广说。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有情，闻屎尿香，速往其处以为食饮，所谓猪、羊、鸡、犬、狐、貉、雕、鹫、乌蝇、蜣螂、禽兽之类，皆由先世恶业所招，受如是报。难陀，复有无量无边傍生之类，常以草木及诸不净充其饮食，所谓象、马、驼、牛、驴、骡之属，乃至命终由先恶业，受如是报。

“复次，难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烧燃，极大炎热，无一众生不被烧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炽盛猛火，贪求前境色、声、香、味、触、法。难陀。云何名为炽盛猛火？谓是贪瞋痴火、生老病死火、忧悲苦恼毒害之火，常自烧燃，无一得免。难陀，懈怠之人多受众苦，烦恼婴缠作不善法，轮回不息生死无终；勤策之人多受安乐，发勇猛心，断除烦恼，修习善法，不舍善轭，无休息时。是故汝今应观此身，皮肉筋骨、血脉及髓不久散坏，常当一心勿为懈怠，未证得者勤求证悟，如是应学。难陀，我不共世间作诸诤论，然而世间于我强为诤论。所以者何？诸知法者不与他诤，离我我所，共谁为论？由无见解起妄执故，我证正觉作如是语：‘我于诸法无不了知。’难陀，我所言说，有差异不？”

难陀言：“不也，世尊。如来说者无有差异。”

佛言：“善哉！善哉！难陀，如来所说必无差异。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诳语者，欲令世间长夜安乐获大胜利，是知道者、是识道者、是说道者、是开道者、是大导师，如来、应、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间之人无知无信，常与诸根而为奴仆，唯见掌中，不观大利，易事不修，难者恒作。难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之，知所见者皆是虚妄，即名解脱。难陀，汝莫信我，莫随我欲，莫依我语，莫观我相，莫随沙门所有见解，莫于沙门而生恭敬，莫作是语：‘沙门乔答摩是我大师。’然而但可于我自证所得之法，独在静处思量观察，常多修习，随于用心所观之法，即于彼法观想成就，正念而住，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

“难陀，云何苾刍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如是，难陀，若有苾刍，于自内身随观而住，勤勇系念得正解了，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是谓随观内身是苦，若观外身及内外身，亦复如是。难陀，次于集法，观身而住，观灭而住。复于集灭二法，观身而住，即于此身能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见，或但有念无依而住，于此世间知无可取。如是，难陀，是谓苾刍于自内身随观而住，外身、内外身为观亦尔。次观内受、外受及内外受而住，观内心、外心及内外心而住，观内法、外法及内外法而住。勤勇系念得正解了，于诸世间所有恚恼常思调伏，观集

法住，观灭法住，复于集灭二法观法而住，即于此身能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见，或但有念，于此世间知无可取。如是，难陀，是谓苾芻自为洲渚，自为归处；法为洲渚，法为归处；无别洲渚，无别归处。

“难陀，若有丈夫禀性质直，远离谄诳，于晨朝时来至我所，我以善法随机教示；彼至暮时自陈所得，暮以法教旦陈所得。难陀，我之善法现得证悟，能除热恼，善应时机，易为方便，是自觉法，善为覆护；亲对我前闻所说法，顺于寂静，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见有自利，见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应常修学。于出家法谨慎行之，勿令空过，当获胜果无为安乐。受他供给衣食、卧具、病药等物，令其施主获大福利，得胜果报，尊贵广大。如是，难陀，应当修学。

“复次，难陀，未有一色是可爱乐，能于后时不变坏者，无有是处；不起忧悲，不生烦恼者，亦无是处。难陀。于汝意云何？此色是常，为是无常？”

“大德，体是无常。”

“难陀，体既无常，为是苦不？”

“大德，是苦若无常，苦即变坏法。”

“我诸多闻圣弟子众，计色是我，我有诸色，色属于我，我在色中不？”

白言：“不也，世尊。”

“于汝意云何？受、想、行、识，是常、无常？”

“大德，皆是无常。”

“难陀，体既无常，为是苦不？”

“大德，是苦若无常，苦即变坏法。”

“我诸多闻圣弟子众，计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属我，我在受等中不？”

“不也，世尊。”

“是故应知凡是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所有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属我，我不在色中，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应以正念正慧而审观察。若我多闻圣弟子众，如是观察，于色厌患，复于受、想、行、识亦生厌患。若厌患已，即不染著；既无染著，即得解脱；既解脱已，自知解脱，作如是言：‘我生已

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说此法已，时具寿难陀，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五百苾芻，于诸有漏，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重说伽陀，告难陀曰：

“若人无定心， 即无清净智，

不能断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观， 知诸蕴生灭，

清净若圆满， 诸天悉欣庆。

亲友共交欢， 往来相爱念，

贪名著利养， 难陀汝应舍。

勿亲近在家， 及于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穷尽苦边际。

初从羯罗蓝， 次生于肉疱，

肉疱生闭尸， 闭尸生健南。

健南暂转变， 生头及四支，

众骨聚成身， 皆从业因有。

顶骨合九片， 颔车两骨连，

齿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颈骨， 齶骨并鼻梁，

胸臆与咽喉， 总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偶亦两双，

两臂及指头， 总有五十骨。

项后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数亦四分。

右胁边肋骨， 相连有十三，

左胁相连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诸骨锁， 三三相续连，

二二相钩牵， 其余不相续。

左右两腿足， 合有五十骨，

总三百十六， 支柱于身肉。

骨节相钩缀， 合成众生体，

实语者记说， 正觉之所知。

从足至于顶， 杂秽不坚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苇舍。

无梢唯骨立， 血肉遍涂治，

同机关木人， 亦如幻化像。

应观于此身， 筋脉更缠绕，

湿皮相裹覆， 九处有疮门。

周遍常流溢， 屎尿诸不净，

譬如仓与篙， 盛诸谷麦等。

此身亦如是， 杂秽满其中，

运动骨机关， 危脆非坚实。

愚夫常爱乐， 智者无染著，

洟唾污常流， 脓血恒充满。

黄脂杂乳汁， 脑满髑髏中，

胸鬲痰癊流， 内有生熟藏。

肪膏与皮膜， 五藏诸腹胃，

如是臭烂等， 诸不净同居。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无识耽欲人， 愚痴常保护。

如是臭秽身， 犹如朽城郭，

日夜烦恼逼， 迁流无暂停。

身城骨墙壁， 血肉作涂泥，

画彩贪瞋痴， 随处而庄饰。

可恶骨身城， 血肉相连合，

常被恶知识， 内外苦相煎。

难陀汝当知， 如我之所说，

昼夜常系念， 勿思于欲境。

若欲远离者， 常作如是观，

勤求解脱处， 速超生死海。”

尔时，世尊说是入胎经已，具寿难陀，及五百苾芻，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难陀苾芻，越生死海险难之处，能至安隐究竟涅槃，获阿罗汉果，说自庆颂曰：

“敬心奉澡浴， 净水及涂香，

并修诸福田， 获斯殊胜报。”

时诸大众，闻是说已，咸皆有疑。为断疑故，请大师曰：“大德，难陀苾芻先作何业，由彼报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自严饰，望世尊身但少四指；于淫欲境极生爱著，大师哀愍，于生死海强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惟愿为说。”

佛告诸大众：“难陀苾芻，先所作业，果报成熟，皆悉现前，广说如余。”即说颂曰：

“假使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谛听，过去世时九十一劫，人寿八万岁，有毗钵尸佛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与六万二千苾芻游行人间，至亲慧城王所都处，往亲慧林即于此住。时，彼世尊有异母弟，于淫欲境极生爱著，其毗钵尸如来应正等觉，于生死海劝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时，彼国王名曰有亲，以法化世，人民炽盛，丰乐安隐，无诸诈伪、贼盗、疾疫，牛羊稻蔗在处充满。王异母弟极耽淫染，王闻佛众住亲慧林，将诸王子、亲侍、大臣及内宫女、人民翊从，往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为彼王众宣扬妙法，示教利喜，得

殊胜解。其弟耽欲不肯出门，时大臣子及余知友抚尘之类，诣而告曰：‘善友知不？

王及王子，并诸内宫、大臣、人众，往毗钵尸佛所，躬行礼敬，听受妙法，获殊胜解。人身难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时耽著淫欲，不肯出门？’彼闻责已，心生愧耻，俯仰相随，同行而去。时佛弟苾芻，见诸徒侣共行而去，问曰：‘何故君等将此一人共伴而去？’时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时，于诸欲境极生耽著。幸蒙大师强牵令出，安隐将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愚痴之辈，与我相似！仁等慈悲强共将去，诚为大善。今可往诣无上大师，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时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观彼类称根欲性而为说法。既得闻已，深起信心，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惟愿大师及诸圣众，明至我家入温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礼佛双足，奉辞而去；

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诣佛所，闻法生信，于淫欲境起厌离心，奉请佛僧明至我家入温室浴。如来大师慈悲为受，佛是人天所应供养，王今宜可洒扫街衢，严饰城郭。’王作是念：‘佛来入城，我当严饰。然我之弟耽欲难谏，佛今调伏，实诚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营办澡浴所须之物，我当随力严饰城隍。’弟生大喜，辞王而去。王告诸臣曰：‘当可唱令，普告诸人：明日世尊，将入城内。诸旧住者及远方来，汝等诸人，咸当随力严饰城郭，洒扫街衢，持诸香华，迎大师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敕。时诸人众，于彼城中，除去瓦砾，遍洒香水，烧诸妙香，悬众幡盖，散华供养，如天帝释欢喜之园。时彼王弟，办诸香汤及香油等，庄严浴室，敷置床座。

毗钵尸佛渐欲至城，王及诸臣、太子、后妃、宫人、婇女，及诸人众，咸出奉迎，遥礼佛足，随从入城。时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温室内，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见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周遍庄严；见已欢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顶礼世尊双足，发是愿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养。愿此善因，于未来世身得金色，与佛无异。如世尊弟，于欲境中深生耽著，强拔令出，得趣安隐究竟涅槃。愿我当来得为佛弟，获金色身亦复如是。我于欲境生耽著时，强牵令出爱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隐之处。’汝等苾芻勿生异念，彼亲慧王耽欲之弟，即难陀苾芻是。由于昔时请毗钵尸佛，入浴室中香汤澡浴，净心发愿，彼之善因，今为佛弟，身作金色；我于耽著淫欲之境，强拔令出，舍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隐处。

”

时诸大众更复有疑，请世尊曰：“大德难陀苾芻曾作何业，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

佛告诸大众：“彼所作业，广说如前。乃往过去于聚落中有一长者，大富多财，资生无乏。有一苑园，华果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栖隐之处。时有独觉出现于世，哀愍众生处于闲静。世间无佛，唯此福田。于时有一独觉尊者，游行人间至斯聚落，周旋观察届彼园中。其守园人既见尊者，告言：‘善来！’为解劳倦，尊者住此，即于中夜入火光定。园人见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胜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于今者生庆喜心。于苑园中有一大德，来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园内。’长者闻已，疾往园中，礼双足已，作如是言：‘圣者，仁为求食，我为福因。幸住此园，我常施食。’彼见殷勤，即便为受，住此园内入胜妙定解脱之乐。复作是念：‘我此臭身轮回生死，所应作者并已获得，宜入圆寂永证无生。’作是念已，即升虚空，入火光定，现诸神变，放大光明，上烛红辉，下流清水，舍此身已，神识不生，永证无余妙涅槃界。时，彼长者取其尸骸焚以香木，复持乳汁而灭其火，收余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悬诸幡盖，深生敬信，洒三十种众妙香水，并发大愿，求诸相好。汝等谛听，勿生异念，往时长者，即难陀是。由以胜妙供养敬信业故，今受果报，感得三十殊妙胜相。”

时诸大众更有疑念，重请世尊：“大德，难陀苾刍曾作何业，若不出家弃尘俗者，必当绍继力轮王位？”

佛告诸苾刍：“难陀先世所造之业，果报熟时必当自受，广如上说。过去世时此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有迦葉波佛出现世间，十号具足，在婆罗疱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时，彼城中王名讫栗枳，以法化世，为大法王，广如上说。王有三子，谓大、中、小。彼迦葉波佛，施化事毕，犹如火尽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遗身，以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头、天木香等，焚烧既讫，灭以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宝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宝，纵广正等一踰缮那，高半踰缮那安相轮。时，王之中子亲上中盖。汝等苾刍勿生异念，时王中子者，即难陀是。由于昔时敬心供养，安置中盖斯之善业，于二千五百生中，常为力轮王，化一洲内。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还作力轮王，得大自在。”

时诸大众更复有疑，请问世尊：“大德难陀苾刍曾作何业，于佛弟子善护根门最为第一？”

佛言：“此由愿力！难陀苾刍，于迦葉波佛时，舍俗出家。其亲教师，彼佛法中善护根门称为第一。尽其形寿梵行自持，然于现身竟无证悟，于命终时，便发誓愿：‘我于佛所，尽斯形寿梵行自持，然于现身竟无所证。愿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记未来世，有摩纳婆当成正觉，号释迦牟尼，我于彼佛教法之中，出家离俗，断诸烦恼，获阿

罗汉。如亲教师，于斯佛所善护根门最为第一；我亦如是，于彼教中守护根门最为第一。’由彼愿力，今于我所诸弟子中，善护根门最为第一。如是苾芻，若纯黑业得纯黑报，若纯白业得纯白报，若杂业者当受杂报。是故汝等离纯黑杂业，修纯白业，如是应修。”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八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菩萨八万四千，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而为上首。复与七十二亿诸天众俱，悉皆趣向菩萨之道。复与四天大王、释提桓因、梵天王等及其眷属，各有五万二千众俱，亦皆趣于菩萨之道。有四阿修罗王，各与眷属无量众俱。复与七万二千大龙王俱，其名曰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婆留那龙王、娑竭罗龙王、持大地龙王、无热恼龙王、高胜龙王、伏魔龙王、最胜龙王、月上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复与无量夜叉王俱，其名曰金毗罗夜叉王、阿吒薄拘夜叉王、苏支路摩夜叉王、妙意夜叉王、妙慧夜叉王、妙相夜叉王、普色夜叉王、不动夜叉王、有力夜叉王、大力夜叉王，如是等而为上首。时，王舍城国王大臣，及诸四众，天、龙、夜叉、人非人等，各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资具，于如来所恭敬尊重而为供养。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著衣持钵，与诸比丘及于天人百千之众前后围绕，向王舍城阿阇世宫。佛威神力，放百千种妙色光明，百千音乐同时俱奏，雨众妙华，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勿头华、芬陀利华，缤纷而下。是时如来以神通力，随所行处，涌出宝莲，大如车轮，白银为茎，真金为叶，毗琉璃宝以为其须。于华台中，有化菩萨，结跏趺坐。是诸菩萨，与宝莲具绕王舍城，右旋七匝，而说颂曰：

“释种应供大商主， 利乐含识令安隐，

具大威德寂静心， 为世依怙当入城。

若欲远离老死苦， 或乐游戏于天宫，

或有欲破诸魔军， 应近妙辩人中主。

难得闻名今出现， 经百千劫修众行，

以大悲心游世间， 如是之尊当入城。

曾行无量无边舍， 男女妻室及王位，

头目耳鼻并手足， 衣服饮食亦复然，

已修无量施功德， 证于无上一切智。

以施调心固其行， 戒净无缺大丈夫，

成就无量忍功德， 心恒恬怕当入城。

俱胝劫行胜精进， 念众生苦忘疲倦，

具足无量无比禅， 彼梵音者当入城。

智慧无量无伦匹， 犹若虚空无边际，

最胜人尊戒亦然， 备修众行智清净。

摧坏魔军能济拔， 得住无忧不动位，

无等法王转法轮， 彼释师子当入城。

若欲成佛出兴世， 三十二相以庄严，

应发无等菩提心， 于如来所兴供养。

若欲永舍贪恚痴， 及以远离诸烦恼，

速当亲近释师子， 施作种种诸供养。

若欲速成释梵王， 各千眷属常随从，

恒受天宫诸快乐， 彼应亲近释师子。

欲为四洲胜轮王， 所愿七宝皆成就，

最胜千子咸勇健， 应当供养彼胜尊。

欲为长者邑中主， 资财增广无有量，

眷属色相悉超伦， 彼应供养释师子。

已得解脱及当得， 皆由闻佛寂静法，

难可值遇彼胜尊， 应听甘露无忧句。”

尔时，王舍城中，男女长幼无量众生，闻此颂已即皆开悟，各齐香华、宝盖、幢幡、无量音乐，诣如来所一心瞻仰，踊跃欢喜，恭敬供养。于是世尊将欲入城，足蹈门阃，城中之地六种震动，雨众妙华及诸音乐，城中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闻，狂者得心，裸者得服，饥者得食，贫者得财。时，彼众生亦复不为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之所逼恼，慈心相向犹如父子。彼乐音中而说颂曰：

“十力大丈夫， 最胜人师子，

利物入都城， 群生获安乐。

盲瞽得见色， 聋聩得闻声，

颠狂复本心， 裸露蒙衣服，

饥渴遇珍膳， 贫窭得资财。

又于虚空中， 诸天百千亿，

同为供养佛， 竞奏诸乐音。

具德十力尊， 今入此城内，

城中六种动， 所谓遍动等，

众生无怖想， 皆获大欢喜。

而今此城中， 一切诸众生，

不为贪恚痴， 慳嫉之所恼。

欣悦充遍身， 慈念而相向，

愿佛速入城， 安乐诸群品。

世尊入城时， 普放大光明，

人天咸奏乐， 悦畅于心意。

如是诸奇特， 种种无有量，

天人阿修罗， 莫不皆瞻奉。”

时王舍城，有菩萨长者之子，名摧过咎，于里巷中遥睹世尊，相好奇特，端严澄睟，诸根湛寂，观者无厌，住奢摩他最上调伏，防护诸根如善调象，正念不乱如净渊池，三十二相庄严其体。彼菩萨既见是已，生极尊重净信之心，便往佛所，稽首双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复有无量百千众生，同诣佛所，无数诸天住虚空中，合掌恭敬，尊重顶礼。

是时，摧过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成就几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严净佛刹？”

于是世尊，为欲调伏诸众生故，为欲哀愍摧过咎故，往诣廛肆，于大众中而告之言：“善男子，菩萨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严净佛刹。善男子，何谓一法？此菩萨于一切众生行大悲故，以胜志乐发菩提心。云何名为以胜志乐发菩提

心？应作是说，若有已发菩提心者，乃至微恶终更不作。何所不作？谓贪瞋痴，及以在家威仪调戏悉皆远离。若出家已，不复希望、名利、恭敬，安住出家所修行法。云何出家所修行法？谓如实悟入一切诸法。云何所悟一切诸法？谓蕴、界、处有为无为。云何悟入？谓观察五蕴寂灭如幻，空无所有，如是悟时不见悟入，无觉无思，一切分别悉皆寂灭。若于诸蕴如是悟入，即为悟入一切诸法，是名出家所修行法。菩萨如是修此行时，亦不舍离一切众生。何以故？是菩萨如自所观为众生说，而亦不著法及众生。善男子，是为菩萨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令佛刹具足圆满。”

说此法时，摧过咎菩萨得无生忍，欢喜踊跃，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于彼众中，二千众生发菩提心；一万四千诸天及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于是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照无量世界；照已还来，绕佛三匝，而从顶入。

是时，阿难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于世尊前，而说颂曰：

“自在力导师， 到诸法彼岸，

一切智人尊， 何缘现微笑？

善逝十力尊， 能为诸利益，

三世悉明达， 何缘现微笑？

了众生心行， 上中下差别，

知诸想无碍， 愿佛为宣说。

亿那由诸天， 咸来顶礼佛，

愿发微妙音， 充济诸渴仰。

胜定到彼岸， 智慧亦复然，

远离于错谬， 何缘现微笑？

百千诸天众， 为法故来集，

无量诸比丘， 合掌皆愿闻。

奏种种音乐， 供养于如来，

善哉佛世尊， 愿决众疑惑。”

佛告阿难：“汝今见此摧过咎菩萨升虚空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佛言：“善男子，此摧过咎，却后过于六万二千阿僧祇劫，于此世界当得成佛，号寂静调伏音声，劫名离热恼。彼佛刹土功德庄严，及以声闻、菩萨之众，亦如不动如来妙喜世界，等无差别。”

是时，世尊与诸比丘，到阿阇世王宫已，各随次第，敷座而坐。时，王即以种种饮食，手自斟酌，供养世尊及比丘僧，悉令充足；复以上妙衣服，奉献如来。即于佛前，踞卑床坐，而白佛言：“世尊，忿恨瞋恼从何而生？愚痴无智由何而灭？”

佛告大王：“忿恨瞋恼，我我所生。若不能知功德、过失及我我所，名为无智。若如实知彼我我所，此即非智非非智也。大王当知，一切诸行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若无来去，则无生灭；若无生灭，彼智无智亦复皆无。何以故？无有少法而能了知生与非生。若离能知，是为知也。”

时，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希有如来应正等觉如是善说。我今宁可闻法中夭，不愿徒生寿命相续。”

尔时，世尊为阿阇世劝发开晓令欢喜已，从座而去，诣耆阇崛山，洗足已，敷座而坐，入于三昧。是时如来为法施故，于晡时间，从三昧起。诸大菩萨及声闻众皆从定出。于是文殊师利与四万二千趣菩萨乘诸天子俱，弥勒菩萨与五千菩萨众俱，勇猛雷音菩萨与五百菩萨众俱，如是一切菩萨及诸声闻并阿阇世王，各将眷属前后围绕，诣如来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时王舍城，复有无量百千众生，皆共往诣耆阇崛山，到如来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

于是舍利弗，承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前已于王舍城廛肆之内，为摧过咎，略说菩萨摩诃萨功德庄严清净佛刹。善哉！世尊，惟愿广说，如诸菩萨行不退转菩提之行，息诸烦恼，严净佛刹，圆满大愿，具足修行诸波罗蜜，远离声闻、辟支佛地，履践如来所行之迹，降伏众魔，制诸外道，具一切智转妙法轮。如是菩萨，乃至未得一切种智，而能决定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世尊，今此会中为求菩提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法已，欢喜修行。”

于时，世尊作是思惟：“今我所说，非但为此现前会众，是故宜应示现神变。”作是念已，放百千亿妙色光明。一一光明普照十方百千亿土，彼诸佛土所有日月、天龙摩尼、电火光明映蔽不现；而彼一切大小围山、须弥山王，及余诸山、丛林树木，为佛光明之所鉴彻，无能现影。是时如来复现威德謦欬之声，其声遍闻十方世界。

尔时，东方去此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有世界名普光明，彼现有佛，号集吉祥王。而彼佛刹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是菩萨充满其土。一一菩萨，各有百亿不退菩萨，而

为眷属。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曰法上。以何义故，名为法上？谓彼菩萨于众会前闻说法已，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自隐其身，说菩萨藏法门，名陀罗尼金刚句。时，彼会众咸作念言：“一切诸法但有其声。何以故？即如法上菩萨，不见身相，但闻其声。此声无体，如彼身相。既离见闻，则为法性。”说此法时，会中无量得忍菩萨，遥见彼土法上菩萨；又见此刹佛放光明，及闻其声暨乎彼界。彼诸菩萨即时共诣集吉祥王如来之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法上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现此瑞？未曾有也。”佛言：“善男子，西方去此过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刹，有世界名娑婆，彼现有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十方世界诸菩萨故，一切毛孔放此光明及謦欬声。”法上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尔时，法上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即入一切庄严身三昧；由是三昧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妙华积至于膝，百千音乐同时俱作，宝幢幡盖种种庄严，复以妙香普熏此界，犹如他化自在天宫。是时法上菩萨，现神变已，即与六十三亿大菩萨众，前后围绕，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头面礼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离尘，彼现有佛，号师子勇猛奋迅，而为无量大菩萨众，恭敬围绕。于彼众中，有一菩萨，名曰宝掌。以何义故，名为宝掌？谓彼菩萨，于诸佛土化众生时，欲以右手遍扪若干诸佛世界，即随所欲而能成办；从其手出佛、法、僧声，施、戒、忍、进、禅、慧、慈悲喜舍之声，出如是等百千亿那由他法宝之声。尔时，宝掌菩萨见大光明，闻謦欬声，诣彼佛所，白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北方去此过九十六亿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演说佛刹功德庄严法门，集诸菩萨，令闻此法摄受功德故现斯瑞。”宝掌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善男子，宁用去为？何以故？彼娑婆世界，具足三毒苦恼众生之所聚集。”宝掌菩萨白佛言：“世尊，彼释迦如来应正等觉，见何义利，舍严净刹，现秽土中？”佛言：“善男子，彼佛如来昔于长夜，作如是言：‘愿我速得成就大悲，常于弊恶众生之中，成等正觉，转妙法轮。’”宝掌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彼释迦如来，乃能往昔发是大悲难发之愿，现于如此恶世界中。如是慈尊，甚为难遇，我今当往礼觐供养。”佛言：“可尔！今正是时。然善男子，汝诣彼土，应当谨察，无自毁伤。所以者何？生彼世界诸菩萨等，虽为难遇；其余众生心行险诐，难可调伏。”宝掌白言：“彼土虽有忿恨怨仇，无伤于我。假使一切众生尽未来际，瞋恨骂辱，乃至刀杖瓦石打掷，悉能受之，终不加报。”尔时，师子勇猛奋迅如来，谓彼一切众菩萨言：“诸善男子，

汝等若能如宝掌者，可与俱行。”说是语时，于彼会中，有七万二千菩萨，同声白言：“我等共往娑婆世界。”宝掌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复能安乐无量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右手，覆此三千大千世界，雨诸饮食、衣服、车乘、金、银、琉璃、真珠、珂贝、珊瑚、璧玉，随诸众生心所希望悉能充满，乐闻法者即令得闻，复使无量闻法众生证得真实，亦令无数病苦众生受胜妙乐。是时宝掌菩萨现神变已，与诸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西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摩尼藏，彼现有佛，号摩尼积王。其佛刹土，清净琉璃之所成就；无有声闻及辟支佛，唯是清净大菩萨众。去来坐立于琉璃地，咸见如来分明显现。如明镜中睹其面像；是诸菩萨，于彼地中见佛世尊，亦复如是。见已请法，佛便为说往昔大愿，彼诸菩萨闻法得忍。尔时，如来于眉间毫相摩尼宝中，放大光明遍照彼刹，其中所有日月光明映蔽不现，以华开合而为昼夜。于彼刹中，有一菩萨，名胜智愿，遇斯光已，便诣佛所，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东方去此过七十二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斯瑞。”时胜智愿，闻是语已，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时胜智愿，作是念言：“今我以何神变，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即入三昧，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三恶道苦悉皆消灭，得无上乐，譬如比丘得诸禅定。是时一切诸天、世人及以非人，不为贪恚愚痴诸见、我慢、忿恨、怒害、悭嫉、憍谄、覆藏之所逼恼，皆发慈心。尔时，胜智愿菩萨现神变已，与四万二千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头面礼足，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尔时，北方去此过六万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常庄严，彼现有佛号娑罗起王。其佛刹土，初未曾闻女人之称，一切皆是莲华化生，袈裟随体。时，佛为彼诸菩萨众，说佛种性印法门。何等名为佛种性印？所谓最初发菩提心，从此即为具菩萨戒，入菩萨藏，得陀罗尼心无散乱，不离于舍证入空性，正修无相无所愿求，性离贪染于蕴、界、处而能证入，所作随觉乐求佛慧，于无生性真实了知，证于诸法而无分别，具足正见，断于妄念，是故名为佛种性印。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相庄严星宿聚王，本愿殊胜；若有众生见其身者，必定当得三十二相。时，彼菩萨遇佛光明及闻其声，便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于此南方过六万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为欲召集诸菩萨故而现此瑞。”彼菩萨言：“何故名为娑婆世界？”佛言：“彼界堪忍贪恚愚痴及诸苦恼，是故名为娑婆世界。”彼菩萨言：“娑婆世界诸众生等，皆能忍受恶骂捶打，诸恼乱耶？”佛言：“善男子

，彼界众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而多随顺贪恚愚痴、怨恨缠缚。”彼菩萨言：“若如是者，彼界不应名娑婆也。”佛言：“相庄严星宿聚王，彼佛刹土，亦有行菩萨乘诸善男子及善女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成就忍辱，将护众生，善自调伏。若有众生以诸苦恼而来加害，悉能含忍，终不放逸，贪恚愚痴。善男子，由有如此诸善丈夫，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又彼界中，亦有众生，具足众恶，少能悔过，其心粗猛而无愧耻，不敬佛，不重法，不爱僧，当堕地狱、畜生、饿鬼。彼释迦如来，于此下劣众生之中，悉能忍受骂辱嫌恨、诽谤恼乱、恶言恐胁，心如大地不可动摇无所违逆，若得供养及以不得，心无高下亦无憎爱，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得大善利，不生于彼弊恶下劣众生之中。”佛言：“善男子，莫作是说。何以故？东北方有世界，名妙庄严忍，彼现有佛，号大自在王。其土众生，皆悉具足一向安乐。譬如比丘入于灭定，彼之安乐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亿百千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顷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礼觐承事释迦如来及诸菩萨，并欲听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时。”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通之力，往彼礼觐释迦如来？”作是念已，于虚空中化成宝盖，覆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万亿珠缨宝幡周匝垂布；于其盖中雨种种华，百千音乐自然而奏；复令此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各自见身具三十二相现宝盖中。尔时，相庄严星宿聚王菩萨，现神变已，与十亿菩萨，于一念顷，从彼土没，现此界中。到如来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随所来方，以愿力故，化现莲华，而坐其上。

如是乃至遍于十方，各有无量阿僧祇佛刹中，无量阿僧祇百千亿菩萨，见大光明，闻磬欬声，问彼世尊而来此土，顶礼佛足，各坐一面，亦复如是。又此界中，释梵护世，大威德天，诸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皆见光明，咸来佛所，顶礼双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现神变已，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刹，所有菩萨来集会者，皆见此土功德庄严，并佛身量，菩萨、声闻及受用具，与自本刹悉皆同等，然知彼此刹无杂乱。尔时，弥勒菩萨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说颂曰：

“名振十方智无量， 放大光明照世间，

一切众生共度量， 莫测人尊胜智慧。

十方无量亿菩萨， 为求法故咸来集，

而皆信乐诸法门， 愿佛演说令欢喜。

如来戒定及智慧， 名称普闻十方国，

演法无畏犹师子， 光遍虚空如日照。

一切天龙与罗刹， 及诸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众优婆夷， 合掌乐闻如来说。

过去未来及现在， 世尊于彼悉了知，

以胜解力拔群迷， 愿决疑惑令开晓。

云何菩萨智慧行， 严净佛刹令光洁？

云何诸愿速成满？今请如来为宣说。

云何无悭戒无缺， 能忍骂辱诸难事，

精进修行无懈倦， 解脱无量苦众生，

专心乐入三昧门， 游止清净禅宫殿，

处世利益而无染， 譬如莲华不著水？

云何智慧出世间， 开阐甚深微妙法，

降伏一切诸魔众， 速能具足奢摩他？”

大宝积经卷第五十九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二

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汝今为佛严办法座，我当升已，说往昔志乐所修诸行善巧出生诸佛刹土功德庄严趣向真实法门。”

尔时，弥勒菩萨即作是念：“今者世尊，以何义故令我严座，不使阿难、大目连等？如何弃舍彼诸声闻，将非唯为诸菩萨说？或彼声闻及辟支佛，于此法门而非器故，以是世尊令我敷座。”

尔时，弥勒菩萨即为如来，以神通力，化作众宝师子之座，高四万由旬，周匝严丽柔软天衣以敷其上。从其座出种种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尔时，如来升其座已，令此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世尊告长老舍利弗：“菩萨成就四法，能令所愿皆得满足。何等为四？一者、发胜志乐，二者、于诸众生起悲愍心，三者、发起精进，四者、承事善知识。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一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谓一法？是菩萨应当乐学不动如来为菩萨时，本所修行立弘誓愿：‘我当所在生处，初生之时，若不出家，则为欺诳十方诸佛。’如是，舍利弗，是诸菩萨应随顺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生处皆悉决定舍家出家。何以故？而诸菩萨最胜利益，所谓出家。舍利弗，乐出家者，则能摄取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不著诸欲，二者、乐阿兰若，三者、行佛所行，四者、离凡夫行，五者、不著妻子及以财产，六者、离恶道因，七者、修善趣法，八者、宿世善根皆不损减，九者、恒为诸天之所叹羡，十者、一切鬼神恭敬守护。若菩萨常乐出家，获得如是十种功德。是故，舍利弗，菩萨志求菩提，欲度众生，常当出家。是名菩萨成就一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二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二？所谓菩萨不乐声闻地，不求声闻乘，不爱乐说声闻乘处，不亲近声闻乘者，不学声闻戒，不乐宣说共声闻乘相应之法，亦不劝他行声闻乘，于缘觉乘亦复如是；唯为佛法，劝发众生成就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为二。舍利弗，若有劝他趣入佛乘，此菩萨则能摄取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得清净刹，无有声闻及辟支佛；二者、得纯一清净诸菩萨众；三者、诸佛世尊之所护念；四者、常为诸佛称名赞叹而为说法；五者、所发之心皆悉广大；六者、若生天上，当作帝释或梵天王；七者、若生人中，作转轮王；八者、常见诸佛；九者、为诸天人之所爱乐；十者、摄取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何以故？舍利弗，若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一切皆得阿罗汉果，或复置于缘觉之地；若复有能置一众生于佛菩提，此之功德甚多于彼。何以故？舍利弗，不由声闻、缘觉出现，佛种不断。世若无佛，则无声闻及辟支佛。舍利弗，以佛出现，令佛种不断，亦复出生声闻、缘觉。是故，舍利弗，菩萨令他住佛乘中，得如是等十种功德，得清净刹。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三法，令愿不退，摄受佛刹功德庄严。何等为三？一者、尊重爱乐住阿兰若，二者、无所染著而行法施，三者、坚固安住净戒律仪。舍利弗，菩萨坚住戒律，得十无畏。何等为十？一者、入聚落无畏，二者、众中说法无畏，三者、饮食无畏，四者、出聚落无畏，五者、入寺无畏，六者、大众中食无畏，七者、教授无畏，八者、亲近和尚阿阇梨无畏，九者、于自眷属慈心教诲无畏，十者、受用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无畏。住戒律者，所有言说，令他信受。舍利弗，是为菩萨十种无畏。舍利弗，菩萨说法心无所著，则能摄受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不生恶欲，二者、不求他人识知，三者、不起名闻心，四者、于檀越家心不系著，五者、不占护他家，六者、于极下劣四事供养而生喜足，七者、说法令他信受，八者、善神守护，九者、不生邪觉，十者、起念佛心。是名为十。舍利弗，菩萨尊敬爱乐住阿兰若，成就十种功德利益。何等为十？一者、远离世俗言论，二者、专习闲静，三者、心缘定境，四者、舍

诸营务，五者、爱乐诸佛，六者、恒受禅定喜乐，七者、修梵行时无有障碍，八者、少用功力而得三昧，九者、所受教法未尝忘失，十者、所闻法义皆悉了知。是名为十。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四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四？一者、如说能行，如行能说；二者、常自谦下；三者、远离悭嫉；四者、见他得利，心生欢喜。是名为四。舍利弗，是菩萨如行能说，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口中常出青莲华香，二者、语业清净言无错谬，三者、一切世间所共信受，四者、摄受诸佛圆满音声。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谦下，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远离恶趣畜生等身，二者、受妙快乐，三者、潜谋暴贼俱不能害，四者、堪受人天恭敬礼拜。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远离悭嫉，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不忘施心；二者、于饥馑时作大施主；三者、见持戒者来承迎引纳；四者、若受他施及施于他，无有一人而生嫉妒。是名为四。舍利弗，菩萨见他得利生欢喜心，有四种利益。何等为四？一者、常生是心，我摄众生应与利乐，彼既自得故生欢喜；二者、所有财物，王难、水火劫贼、怨亲无能侵夺；三者、随所生处，财宝诸子皆悉具足，王不嫉忌，何况余人？四者、蓄用资财俱无穷尽。是名为四。舍利弗，是菩萨成就四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五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五？一者、彼菩萨诣说法者而问之言：‘修何等行，能得佛刹清净庄严？’若得闻已，如说修行。二者、菩萨清净持戒及愿力故生佛国中，生彼国已，观察彼土种种庄严众宝资具，及诸声闻、菩萨大众诸相微妙，于如来所恭敬尊重，白言：‘世尊，菩萨修何等行，得广大佛刹清净庄严？’而彼如来知此菩萨志乐殊胜，即为宣说如是功德成就佛刹，彼得闻已如法修行。三者、菩萨有智有行，应净其智，应进其行。云何净智？谓于能缘及所缘法，远离声闻、缘觉智故。云何进行？谓如所闻必定修行，离不行故。四者、菩萨善知有因及知出离，言：‘有因者，谓不正思惟，是四颠倒之所依止，为生死因故。言出离者，谓正修行，于一切法不起分别，为出离故。’五者、菩萨了知诸佛体性及刹土性，俱但有名，名亦寂灭，如是了知，不起知想。是名为五。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六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能摄取一切世界最上佛刹。何等为六？一者、此菩萨为大施主，所有珍玩可爱乐物，欢喜布施，无所吝著。又作是念：‘我行大施，圆满大乘，所谓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悉舍，心无所著，具足成就菩提资粮。舍自身命尚不生悔，何况财产及妻子等？’舍利弗，何故如来名一切智？谓行菩萨行时，于自所有一切皆舍，以是义故，得菩提已，名一切智。二者、若菩萨在家、出家，宁舍身命终不破戒；以此持戒，共诸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持戒自觉欢喜，乐修梵行昼夜安乐，益加求法住正修行，厌怖三界希求出

离，虽见出要顾念众生：‘如我所苦，彼亦皆然。我当荷兹重担摄取众生，置于涅槃安乐之处。

’如是持戒，自觉喜时获大悲心，乃至未得一切种智，不舍精进如救头燃。三者、菩萨被忍辱铠，离于高慢，得大忍力。若遇骂辱及捶打时，忍心成就，不生瞋恨。假使有棒如须弥山，有人执持，于亿劫中常见打骂，而亦不生怨恨之心。何以故？‘彼诸众生未随佛学，而我方将随佛修学。’是故于彼所得打骂，便能增长尔所大悲：‘我当为诸众生被弘誓铠，摄取众生令得解脱入于涅槃，是故我今不应瞋恨。’菩萨正住如是忍时，则得成就十种具足。何等为十？一者、种姓，二者、财产，三者、眷属，四者、色相，五者、善舍，六者、善友，七者、得闻正法，八者、如说修行，九者、临命终时得见诸佛，十者、既见佛已生净信心。是为十种功德具足。四者、菩萨为欲成就善法，坚固自课发起精进；

又为一一众生，尽未来际于生死中，次第修行诸精进行而不疲倦。以自课业及此大悲，为一切众生，于尔所时，流转生死不舍众生。舍利弗，若有菩萨，十方各如恒沙世界满中七宝，于念念中奉上如来，如是相续尽未来际；若有菩萨，发大悲心，被精进铠，而此功德复多于彼。舍利弗，菩萨具此精进，得十种胜志乐法。何等为十？一者、离凡愚行，二者、摄受佛行，三者、见生死过，四者、住大悲心，五者、不退本愿，六者、少诸疾病，七者、顺诸佛教，八者、薄淫怒痴，九者、随文了义，十者、修行成就。是名为十。五者、菩萨作是思惟：‘诸佛如来心常在定，未曾失念。我应随佛所行；若心散乱，终不能证佛所行处。是故应当舍离一切心所取著，亦舍一切利养、恭敬、聚落城邑、饮食资生及诸亲友。

’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不舍众生，乐阿兰若住寂静处，独行无侣如犀一角，住静处已起大慈心，初遍一方渐至十方普遍众生，慈心遍已得入禅定。舍利弗，若有在家菩萨，以一切乐具，于恒沙劫，供养一切恒河沙诸佛及比丘众；若有出家菩萨，行于七步，向阿兰若寂静之处，而此福德甚多于彼，以能速得大菩提故。舍利弗，菩萨乐住寂静入禅定者，获十种功德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得念，二者、得慧，三者、修行，四者、迅辩，五者、得陀罗尼，六者、善知法生，七者、善知法灭，八者、戒聚无犯，九者、诸天供养，十者、不贪他好。是名为十。六者、菩萨善知智慧等流，谓作是念：‘智慧以戒为首，白法增长以慧为首，是故菩萨应学智慧。世间所有难作难成，一切工巧，一切医药，皆悉遍学，而此智慧不能证入离欲寂灭，亦复不能趣向菩提，非向沙门，非婆罗门，非向涅槃。

是故我今应更遍求法药工巧，以如是智，令我得彼究竟寂灭。’彼菩萨求诸法本，不见少法能起于法，以不见故住于寂灭，住寂灭故则无热恼，无热恼故了知生死，为众生故而受彼生，令诸众生除灭苦故。是名为六。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七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七？一者、自舍一切而施不可得故，二者、戒不缺犯不计著戒故，三者、忍辱柔和而众生不可得故，四者、发起精进身心不可得故，五者、成就禅定不住禅故，六者、智慧圆满无分别故，七者、随念诸佛远离相故。是名为七。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八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八？一者、不乐涅槃，二者、施庄严具，三者、其心广大，四者、尊敬法师，五者、不行邪名，六者、平等惠施，七者、不自矜高，八者、不凌蔑他。是名为八。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九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九：一者、具身律仪，二者、具语律仪，三者、具意律仪，四者、灭诸贪欲，五者、灭诸瞋恚，六者、灭诸愚痴，七者、不行欺诳，八者、为坚固友，九者、不轻慢善知识。是名为九。

“复次，舍利弗，菩萨成就十法，令愿不退严净佛刹。何等为十？一者、闻地狱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二者、闻畜生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三者、闻饿鬼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四者、闻诸天衰恼，但起大悲，不生怖畏。五者、闻人中饥馑、贼盗怨敌杀害，但起大悲，不生怖畏。六者、菩萨作如是念：‘我于此时当起精进，乃至未得清净佛刹，终不懈慢。’七者、令我刹中饮食、衣服随念即得。八者、我佛刹中，诸众生等寿命无量。九者、我佛刹中，诸众生等无彼我心。十者、我佛刹中，所有众生决定趣向无上菩提。是名为十。

“复次，舍利弗，若菩萨执持妙华诣如来所，或佛塔所，兴供养时，作是愿言：‘如此妙华色香殊胜，见者欣悦。我成佛时，令我刹中如是种种妙华遍布，及众宝树周匝庄严，乃至末香、涂香、衣服、饮食、宝盖、幢幡、金、银、琉璃、真珠等宝，用供养时，亦应如是。’回向佛刹功德庄严，以彼菩萨住戒律故，随心所愿皆得成就。

“复次，舍利弗，菩萨不求自乐，喜他得乐。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悉皆具足一向快乐。

“复次，舍利弗，菩萨常应普皆摄取十善业道，悉以回向一切种智。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初生即具十善业道，及出离智。

“复次，舍利弗，菩萨随所至方劝诸众生，悉皆令趣无上菩提，唯赞佛乘，不说二乘及所共法。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决定当得无上菩提，永离声闻及

辟支佛，无量菩萨充满其国。

“复次，舍利弗，菩萨于他利养终不遮断，见他得利常生欢喜。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所有众生，受用资具恒无断绝，具足获得大法光明。

“复次，舍利弗，菩萨若见比丘、比丘尼有过犯者，终不发扬，但自安住正法之中。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一切无有过失之名。何以故？以彼大众皆得清净无过失法。

“复次，舍利弗，菩萨乐法求法不生热恼，如所闻法正住修行。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众生生者，求法乐法皆无热恼，如所闻法随顺修行。

“复次，舍利弗，菩萨弦歌鼓吹种种音乐，供养佛塔，以此善根，回向佛刹功德庄严。是故菩萨得菩提时，彼佛刹中百千音乐不鼓自鸣。

“复次，舍利弗，菩萨若见失念众生，令得正念。是故菩萨得菩提时，令诸弟子得禅悦食。

“舍利弗，如是佛刹功德，具足如来辩才，或一劫或过一劫说不能尽。舍利弗，然我今者随诸菩萨之所乐欲，如是略说。胜志乐者，闻已趣向，当得圆满佛刹功德。舍利弗，菩萨成就三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求佛刹皆得成就。何等为三？一者、大愿殊胜，二者、住不放逸，三者、如所闻法起正修行。是名为三。”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来希有，善说此法！世尊住不放逸故，得菩提分法；住修行故，得大菩提；住胜愿故，成就佛刹功德庄严。”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我往昔以大愿力成就佛刹，不放逸故得成菩提。舍利弗，若但言说，住于放逸而不修行，彼尚不能至声闻地，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萨若欲自知是真菩萨，如菩萨所学，应如是学。”

尔时，会中四万菩萨从座而起，合掌向佛，同声白言：“如佛所说，菩萨学处，我当随学。住不放逸，修行成就，满足大愿，严净佛刹。”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

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现此微笑？”

佛告舍利弗：“汝见此诸善男子师子吼不？”

舍利弗言：“唯然！已见。”

佛言：“舍利弗，此诸善男子，过百千劫，各于异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号愿庄严。亦如当来师子佛等，其土清净如无量寿国，唯除寿量。”

舍利弗言：“彼诸如来寿量几何？”

佛言：“彼一一佛皆寿十劫。”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是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诸佛世尊常所称叹，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当复云何？”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师子勇猛问文殊师利言：“仁者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答言：“善男子，何不问我趣菩提不？而乃问我成菩提耶？何以故？我于菩提尚不趣向，何况当得？”

问言：“文殊师利，仁者岂不为利众生故，趣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众生不可得故。若众生是有，可为利益趣向菩提；而众生寿命及福伽罗皆无所有，是故我今不趣菩提，亦不退转。”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仁者趣向诸佛法不？”

答言：“不也。善男子，一切诸法皆趣向佛法。何以故？诸法无漏、无系、无形、无相，为趣向佛，如趣向佛，诸法亦然。善男子，而汝所问趣向佛法，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为色求菩提耶？为色本性求，为色如求，为色自体求，为色空求，为色离求，为色法性求菩提耶？善男子，于意云何？为色得菩提耶？乃至为色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师利。色不求菩提，乃至色法性不求菩提；色不得菩提，乃至色法性亦不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于意云何？受、想、行、识求菩提，乃至识法性求菩提耶？识得菩提，乃至识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师利。受、想、行、识不求菩提，乃至识法性不求菩提；识不得菩提，乃至识法性不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于意云何？离于五蕴，有我我所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更以何法而求菩提及得菩提？”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仁者所言众皆诚信，而今乃说不求菩提、不得菩提。新发意菩萨闻此所说，必生惊怖。”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一切诸法无有惊怖，于实际中亦无惊怖。如来为于无惊怖者而演说法；若惊怖者，彼即生厌；若生厌者，彼则离欲；若离欲者，彼则解脱；若解脱者，则无菩提；若无菩提，是则无住；彼若无住，是即无去；若无有去，是则无来，则无愿求；若无愿求，则不退转；若不退转，则为退转。退转何法？所谓执我、众生、命者及福伽罗，若断若常取相分别，悉皆退转；彼若退转，则不退转。不退何法？谓空、无相、无愿、实际，及诸佛法皆不退转。何谓佛法？谓不离不著及无所缘，无入无出，无有所行，亦无表示，但有其名，空无有生，无去无来，无染无净，无尘离尘，无我无分别，无和合无执取，平等无违，是为佛法。善男子，此诸佛法，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佛法无生处故。彼新发意菩萨闻此说已，若生惊怖，速得菩提。若起分别，作如是念：‘而今我等所成菩提，随有发心，住于现证，乃得菩提。若不发心，终不能得。’如是分别皆不生故，菩提及心俱不可得；不可得故，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现证。何以故？现证所因不可得故。善男子，于意云何？虚空可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

又言：“善男子，如来岂不证一切法同虚空耶？”

答言：“如是，如是。”

又言：“善男子，如虚空，菩提亦尔；如菩提，虚空亦然。虚空、菩提无二无别。若菩萨知此平等，则无有知，亦无不知，亦无不见。”

说此法时，一万四千比丘，尽诸有漏，心得解脱。十二那由他比丘，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九万六千众生，发菩提心。五万二千菩萨，得无生忍。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发菩提心来，为几时耶？”

文殊师利言：“止！善男子，莫生妄念。若有于无生法中，说如是言，我发菩提心，我行菩提行，为大邪见。善男子，我都不见有心发向菩提，以不见心及菩提故，是故无发。”

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都不见心，是何句义？”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是都不见，说名平等。”

又问：“云何说为平等？”

答言：“善男子，如是平等，以种种性皆无所有，彼彼诸法一味故说。一味说者，所谓离故，无染无净，不断不常，不生不灭，无我无受，不取不舍。如是说法，不念我说，亦无分别。善男子，于此平等法中，了知修行，是名平等。复次，善男子，若菩萨入此平等，都不见有种种界若一若多，于平等中不见平等，于相违中不见相违，以彼本来性清净故。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不肯自说发心久近，此诸大众皆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是甚深忍者。于甚深忍中，菩提及心皆不可得；以不可得，是故不说。然善男子，我今当说文殊师利发心久近。善男子，过去久远过七十万阿僧祇恒河沙劫，有佛名雷音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世。在于东方，去此过七十二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无生，彼雷音如来于中说法。诸声闻众，有八十四亿那由他，诸菩萨众二倍过前。

“善男子，彼时有王，名曰普覆，七宝具足，王四天下，正法理化，为法轮王。而于八万四千岁中，以衣服、饮食、宫殿台观、僮仆给侍一一殊妙，恭敬供养雷音如来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其王亲族、中宫、婇女、王子、大臣，唯务供养余无所作，虽经多岁初无疲倦。过是已后，其王独在静处思惟：‘我今已集广大善根，而犹未定所回向处，为求帝释、大梵天王、转轮王耶？为求声闻、辟支佛耶？’作是念已，空中诸天告言：‘大王，勿起如是狭劣之心。何以故？王之所集福德甚多，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时普覆王，闻是语已，欢喜念言：‘我今于此决定不退。何以故？天知我心而来告我。’善男子，尔时彼王，与诸大众八十亿那由他百千众生，往诣雷音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七匝，曲躬恭敬，合掌向佛，而说颂曰：

“‘我今问最胜， 愿当为我说：

云何得成就， 最上人中尊？

世间所依止， 我已广供养，

以不决定心， 未知回向处。

已修广大福， 当何所回向，

为求梵天位， 帝释转轮王？

为求于声闻， 及以辟支佛？

我发此念时， 空中天告我：

大王汝勿起， 狭劣回向心；

为一切众生， 当兴广大愿，

利益世间故， 应发菩提心。

我今请世尊， 于法自在者，

愿说菩提心， 发起之方便。

发菩提心已， 当得如牟尼，

惟愿两足尊， 为我具宣说。’

“尔时，雷音如来为普覆王，而说颂曰：

“‘大王汝谛听， 我当次第说：

一切因缘法， 随根欲所行，

如其所有愿， 得如是果报。

我亦于往昔， 发起菩提心，

为诸众生故， 愿当作利益。

如我所作愿， 如昔所发心，

得不退菩提， 意愿速圆满。

大王应坚固， 修习于诸行，

汝当得广大， 无上佛菩提。’

“时，普覆王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得未曾有；于众会前，大师子吼，而说颂曰：

“‘今对一切众， 发大菩提心：

为一一众生， 誓尽未来际，

受无量生死， 而作大饶益，

备修菩萨行， 救诸众生苦。

从今若违誓， 起于贪欲心，

及悭嫉怨恨， 则诳十方佛。

又我从今日， 乃至成菩提，

常当学诸佛， 修行于梵行，

随顺净戒律， 远离诸过咎。

又我于菩提， 亦不愿速证，

当尽未来际， 广利诸群生，

严净诸佛刹， 无量不思议。

当令我名号， 普闻十方界，

我今自授记， 决定当成佛。

志乐胜清净， 于此固无疑，

我当净三业， 不令起诸恶。

我以此真实， 成佛人中尊，

若此心真实， 地当六种动。

若我语诚谛， 无有虚妄者，

当使虚空中， 音乐自然奏。

若我无谄曲， 及以怨恨心，

由此真实故， 当雨曼陀华。’

“时，普覆王说此颂已，心诚实故，十方亿刹六种震动，于虚空中奏诸音乐，雨曼陀罗华。时，二十亿众生随从王者，皆大欢喜，而自庆言：‘我等当得最上菩提。’即学彼王发菩提心。”

佛告大众：“尔时普覆王者，岂异人乎？今文殊师利菩萨是也。彼于往昔过七十万阿僧祇恒河沙劫，初发菩提之心；次过六十四恒河沙劫，得无生法忍，能具足菩萨十地、如来十力，佛地诸法悉皆圆满，而未曾起一念之心‘我当得佛’。善男子，尔时二十亿众生随逐彼王，于雷音佛所发菩提心者，皆由文殊师利劝发，令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大法轮，作佛事已，而般涅槃。文殊师利，皆悉供养彼诸如来，亦皆护持彼诸佛法。唯有一佛，号地持山，在此下方过四十恒河沙刹土，其佛世界名曰地持，亦有无数诸声闻众，佛寿无量于今现在。”

说此文殊师利宿缘之时，众中七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宝积经卷第六十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三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已满足十地及如来十力，一切佛法悉皆圆满，何故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无有圆满诸佛法已更证菩提。何以故？已圆满故，不应更证。”

师子勇猛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耶？”

答言：“佛法圆满如真如圆满，真如圆满如虚空圆满，如是佛法、真如、虚空亦无有二。善男子，如汝所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者，如色圆满乃至识圆满，佛法圆满亦复如是。”

师子勇猛言：“何者是色等圆满？”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于意云何？汝所见色是常耶？是无常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非常非无常，彼有增减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减，是名圆满。云何圆满？若于诸法不能了知，则生分别；若能了知，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增减；若无增减，此则平等。是故，善男子，若见色平等，即是色圆满；受、想、行、识及一切法圆满，亦复如是。”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得法忍来，无一念心愿成正觉，而今何故乃劝余人令向菩提？”

文殊师利言：“我实不曾劝一众生令趣菩提。何以故？众生无所有故，众生性自离故。若众生可得，则令向菩提；既不可得，故无所劝。何以故？平等无分别故，非以平等而求平等，亦无所起。是故常说，应观诸行，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是名平等，则是性空，于性空中而无所求。善男子，如汝问我得忍已来，无一念心当得菩提者。善男子，汝见彼心耶？而以此心得菩提耶？”

师子勇猛言：“不也，文殊师利。何以故？以心非色，不可见故；菩提亦尔，但是名想。若心名，若菩提名，皆无所有。”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不生一念得菩提者，是密意说。何以故？以心本来无有生故，是故无生；既无有生，何得何证？”

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为平等、证入？”

答言：“于诸法中无系著者，名平等证。言证入者，彼微细智亦不生灭，与真如无异，无可分别，是名证入。若正见修行者，于平等中无一法可得，离种种性亦不著一，是名证入。若以身证诸法无相，明了彼相所谓无相，而于身心亦不执著，是则名为圆满证入。”

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得？”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以世间言说，名之为得。诸圣所得，非言能说。何以故？法无依止，离言说故。复次，善男子，以无得为得，亦非得非不得，说名为得。”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愿说文殊师利所得佛刹。”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彼菩萨白文殊言：“仁者当得何等佛刹功德庄严？”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我求菩提，汝可问其所得佛刹。”

师子勇猛言：“仁者岂不求菩提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何以故？若有所求，则有染著；若有所染，则有贪爱；若有所爱，彼则有生；彼若有生，是则有爱；若有所爱，终不于中而有出离。善男子，我为是故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不可得故，以不可得，是故不求。善男子，然汝问我，何等佛刹仁当得者，我不能说。何以故？对于如来一切智者，说自佛刹功德庄严，即为菩萨自赞己德。”

佛告文殊师利：“汝可自说，以何等愿庄严佛刹？令诸菩萨闻已，决定成满此愿。”

时，文殊师利受如来教，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神力，当为宣说。诸有欲求大菩提者，皆应谛听。若闻此愿，当如实学，令得圆满。”文殊师利当以右膝著地之时，十方各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六种震动。

时，文殊师利复白佛言：“我从往昔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已来，起如是愿：我以无碍天眼，所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若非是我劝发决定菩提之心，教授教诫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于菩提终不应证。而我要当满此所愿，然后乃证无上菩提。”

时，彼众中诸菩萨等，咸作是念：“文殊师利无碍天眼见几如来？”

是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即告师子勇猛雷音菩萨言：“善男子，譬如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此诸微尘，可以算计知其数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无碍天眼，见于东方无量诸佛复过是数；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有是愿：以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为一佛刹，无量妙宝间错庄严。若不尔者，我终不证无上菩提。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令我刹中有菩提树，其量正等十大千界，彼树光明遍此佛刹。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我坐菩提树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涅槃，于其中间不起此座，但以变化遍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土，为诸众生而演说法。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令我刹中无女人名，纯菩萨众，离烦恼垢，具净梵行；初生之时，袈裟随体，结跏趺坐，忽然而现。如是菩萨遍满其刹，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除如来之所变化，往诣十方，为诸众生说三乘法。”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当来成佛名为何等？”

佛言：“善男子，此文殊师利成佛之时，名为普见。以何义故而名普见？以彼如来，于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刹中，普皆令见。若诸众生见彼佛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见如来虽未成佛，若我现在及灭度后有闻其名，亦皆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除已入离生之位及狭劣心者。”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世尊，我复有愿：如阿弥陀佛刹以法喜为食，而我刹中菩萨初生起食念时，即便百味盈满于钵在右手中。寻作是念：‘若未供养十方诸佛，及施贫穷苦恼众生、饿鬼等类，令其饱足，而我决定不应自食。’作此念时，得五神通乘空无碍，往于十方无量无数诸佛刹中，以食供养诸佛如来及声闻众；又于贫苦诸众生类亦皆周给，复为说法令离渴爱，于一念顷还至本处。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于我刹中诸菩萨等，初生之时所须衣服，于其手中，随意皆出种种衣宝，鲜洁称体应沙门服。便作是念：‘若未供养十方诸佛，不应自用。’于一念中，往诣十方无量佛刹，以此衣宝献诸佛已，还至本处方自受用。

“复次，世尊，我复有愿：我佛刹中诸菩萨众，所得财宝及诸资具，要先分施诸佛、声闻，遍供养已然后受用。又我刹中，远离八难及不善法，既无过咎，亦无禁戒，无有苦恼诸不悦意。”

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而彼佛刹，名为何等？”

佛言：“彼刹名随愿积集清净圆满。”

师子勇猛言：“世尊，彼佛世界在何方所？”

佛言：“在于南方。此娑婆世界，亦当在彼佛刹之中。”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我复有愿：我佛刹中，积集无量妙宝所成。复以无量摩尼妙宝，间错庄严。其摩尼宝，于十方界所未曾有，甚为难得。如是宝名，俱胝岁中说不能尽。随诸菩萨乐见彼刹金为体者，即见为金；乐见银体，即见为银，然于见金未曾损减；乐见玻瓈、琉璃、码碯、赤真珠等无量诸宝，各随所见皆不相碍。如是栴檀香体，阿伽罗香乃至赤栴檀等，各随乐见亦复如是。又彼刹中，不以日月、摩尼、星火等光之所照见。彼诸菩萨皆以自身光明，照于千亿那由他刹。又彼刹中，以华开为昼，华合为夜，随诸菩萨所乐时节即皆应之，然无寒暑及老病死。若诸菩萨随其所乐，欲证菩提即往余刹，于兜率天寿尽降生而证菩提。此佛刹中无有涅槃，百千种乐于虚空中，虽不现相，而闻其音。此乐不出顺贪爱声，但出诸波罗蜜、佛、法、僧声，及菩萨藏法门之声，随诸菩萨所解妙法，皆悉得闻。又诸菩萨，若欲见佛，随所诣处经行坐立，应念即睹普见如来坐菩提树。若诸菩萨于法有疑，但见彼佛，不待解释，疑网皆断，解了法义。”

尔时，会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菩萨众，同声说言：“若有得闻普见佛名，彼人便得最上善利，何况生于彼佛土者！若有得闻此文殊师利授记法门，及闻文殊师利名者，是则名为面见诸佛。”

是时，佛告诸菩萨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若有受持百千亿诸佛名号，若复有称文殊师利菩萨名者，福多于彼，何况称于普见佛名！何以故？彼百千亿那由他佛利益众生，不及文殊师利于一劫中所作饶益。”

尔时，众中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同声唱言：“南无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南无普见如来应正等觉！”说此语已，八万四千亿那由他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善根成熟，于三乘中得不退转。

文殊师利又白佛言：“我复有愿：如我所见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尊，而彼诸佛所有佛刹功德庄严，如是一切皆令置我一佛刹中，唯除二乘及五浊等。世尊，若我自说佛刹功德种种庄严，过恒沙劫亦不能尽。如我所愿，唯佛能知。”

佛言：“如是，文殊师利，如来知见于三世中无有限碍。”

尔时，众中有诸菩萨，作如是念：“文殊师利所得佛刹功德庄严，与阿弥陀佛刹，为等不耶？”

尔时，世尊知彼菩萨心之所念，即告师子勇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析一毛为百分，以一分毛于大海中取一滴水，此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庄严；彼大海水喻普见如来佛刹庄严，复过于此。何以故？普见如来佛刹庄严不思议故。”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类佛刹庄严，于三世佛刹颇更有不？”

佛言：“有。善男子，东方去此，过百亿恒河沙世界，有佛刹名住最上愿，彼中有佛，名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彼佛寿命无量无边，常为菩萨而演说法。善男子，彼佛刹土功德庄严，与普见佛刹等无有异。善男子，有四菩萨，被不思议弘誓之铠，而于此愿决定成满，亦当得此佛刹庄严如普见如来。”

时，师子勇猛言：“愿佛说彼菩萨名号及其住处，复愿示彼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令此大众多所利益。何以故？此诸菩萨若见闻已，于此所愿当得成满。”

佛言：“善男子，汝等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彼一菩萨名光明幢，在于东方无忧德佛刹；次名智上，在于南方智王如来佛刹；次名诸根寂静，在于西方慧积如来佛刹；次名愿慧，在于北方那罗延如来佛刹。”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现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来佛刹，令此大会见彼如来及菩萨众，并其佛刹功德庄严，昔所未见，亦未曾闻。而彼一切皆不思议，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宝间错庄严，于一劫中说彼功德亦不能尽，众皆明见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彼菩萨身长四万二千由旬，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光明洞照如阎浮檀金山，成就广大功德庄严，坐大菩提树下，诸菩萨众恭敬围绕，现百千亿诸变化事，往诣十方诸世界中，为诸众生而演说法。”

是时，佛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汝等见彼如来、佛刹庄严、菩萨众耶？”

时诸大众同声白言：“唯然！已见，我等当学此菩萨行。如文殊师利之所修行，我等亦当成就如此庄严佛刹。”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照于无量无边世界；照已还来，绕佛三匝，从其顶入。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现此微笑？”

佛告弥勒：“此大众中八万四千菩萨，见彼佛刹庄严之事，虽皆发心当欲成就如是佛刹。然于其中，有十六善大丈夫，具胜志乐而发大心，彼能成满，如文殊师利所起大愿。余诸菩萨亦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功德庄严，如阿弥陀佛刹。弥勒当知，诸菩萨等，志乐既胜，所成亦大。志乐胜者，言我成就如文殊师利庄严佛土。其

余劣者，虽以信心亦作是语；以此语业，犹能弃舍六十亿百千那由他劫生死流转，亦得圆满五波罗蜜。”

尔时，弥勒菩萨，见于四方光明幢等四大菩萨，各坐琉璃光明楼阁，有百千亿诸天围绕，雨华奏乐，现大神变，震动大地而来于此。时，弥勒菩萨即白世尊，请问其事。佛言：“善男子，此四菩萨为见我故，四方如来各令至此。”时彼菩萨既到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彼四菩萨光明遍照此之大会。

尔时，世尊告诸菩萨言：“善男子，此四善大丈夫志愿所趣，皆不思议，应当尊重请其法要。而彼所愿，于诸菩萨最为殊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见之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弃舍二十亿劫生死流转，具足圆满五波罗蜜。若有女人闻此菩萨名者，速得舍离女人之身。”于是世尊即摄神力，而彼佛刹忽然不现。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皆悉如幻。何以故？譬如幻师幻为隐现，诸法生灭亦复如是。而此生灭即无生灭，以无生灭是则平等。菩萨修此平等，便能证得无上菩提。”

智上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于此菩提云何证得？”

文殊师利言：“此菩提者非是可得，亦非可坏，非可住著。”

智上白言：“而此菩提非以住得，非不住得。何以故？以彼法性本来无生，非曾有，非当有，亦非可坏，是故无得。”

文殊师利谓智上等诸菩萨曰：“云何名为说一相法门？”

弥勒菩萨曰：“若有不见蕴、界、处，亦非不见，无所分别，亦不见集散，是名说一相法门。”

师子勇猛雷音菩萨曰：“若不作种种分别，此是凡夫法，此是二乘法，此则不违法性，入于一相，所谓无相，是名说一相法门。”

乐见菩萨曰：“若有修真如行，而亦不作真如之想，于此甚深无所分别，是名说一相法门。”

无碍辩菩萨曰：“若能究竟尽于诸法，亦以此法为他演说，是名说一相法门。”

善思菩萨曰：“若以思议入不思议，此不思议亦不可得，是名说一相法门。”

妙离尘菩萨曰：“若有不染一切相，亦非染非不染，无违无顺，亦无迷惑，非一非二亦非种种，不取不舍，是名说一相法门。”

娑竭罗菩萨曰：“若有能入如海难入甚深之法，而于此法亦不分别，虽为他说而无说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月上菩萨曰：“若于一切众生，心行平等，犹如满月，无众生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离忧闇菩萨曰：“云何拔众生忧箭？谓我我所，是彼忧根。若能住我我所平等，是名说一相法门。”

无所缘菩萨曰：“若不攀缘欲界、色界、无色界、声闻法、缘觉法及诸佛法，是名说一相法门。”

普见菩萨曰：“若说法时应说平等法，谓空法平等，亦无空想及平等想，是名说一相法门。”

净三轮菩萨曰：“若说法时应净三轮，谓所为、众生、我不可得，亦不分别自为法师，于所说法而无住著，如是说法，是名说一相法门。”

成就行菩萨曰：“若有能说于一切法修平等行，所知如实，非文字说，以一切法离言说故，是名说一相法门。”

深行菩萨曰：“若有能说了达一切甚深之法，亦不见彼能说、所说及与所为，是名说一相法门。”

如是无量诸菩萨等，各以辩才演说一相法门。说此法门时，三十七亿菩萨，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那由他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七千比丘，不受诸法，尽诸有漏，心得解脱；九十六那由他诸天及人，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佛寿命及菩萨众，其数几何？”

佛言：“善男子，汝当自问文殊师利？”

时，师子勇猛白文殊师利言：“仁者，久如当得菩提？”

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虚空界为色身时，我乃当得无上菩提。若幻人得菩提，我乃当得。若漏尽阿罗汉即是菩提，我乃当得。若梦、响、光影及以化人得菩提时，我乃当得。若月照为昼，日照为夜，我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之所问，应当问彼求菩提者。”

师子勇猛言：“仁者，岂不求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文殊师利即是菩提，菩提即是文殊师利，所以者何？文殊师利但有名，菩提亦但有名；此名亦离无作故空，而彼空性即是菩提。”

尔时，佛告师子勇猛言：“汝颇见闻阿弥陀如来，声闻、菩萨诸众会耶？”

“唯然，闻见。”

佛言：“其数几何？”

答言：“非算数思议之所能及。”

佛言：“善男子，如摩竭国量一斛油麻，举取一粒，喻阿弥陀佛国声闻、菩萨；余不举者，喻文殊师利得菩提时菩萨众会，复过是数。善男子，如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劫，比普见如来寿量劫数，百分、千分、百千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应知彼普见如来寿命，无有算数，亦无限量。如有一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第二、第三人亦碎大千世界以为微尘；复有一人取彼微尘，从此东行过尔所微尘数世界乃下一尘，又过尔所微尘数世界复下一尘，如是次第尽诸微尘；复有第二人，亦持尔所微尘，从此南行如前下尘，次第展转乃至尘尽；西方、北方、四维、上、下，各有一人，所下尘数亦复如是。善男子，是诸世界可知数不？”

答言：“不也。”

佛言：“善男子，如是诸人，于彼十方所经世界，若著微尘及不著者，尽末为尘。于意云何？是诸微尘，可以算计知其数不？”

答言：“不也，世尊。若有计量，心则迷乱，不能了知。”

佛言：“善男子，诸佛如来悉能了知彼微尘数。设过于此，如来亦知。”

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等为求如是大智慧故，于大地狱无量亿劫受诸极苦，终不应舍如是大智。”

佛言：“弥勒，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有于此大智慧中不生欲乐？唯除下劣及懈怠者。”

说此智时，一万众生发菩提心。

是时，佛告师子勇猛言：“善男子，于意云何？如彼十人经十方界尽为微尘，文殊师利当于尔所微尘数劫，行菩萨道。何以故？文殊师利大愿不可思议，趣向亦不可思议，得菩提已寿量亦不可思议，菩萨众会亦不可思议。”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发趣甚大，所修之行亦复广大，乃于尔所微尘数劫，不生疲倦。”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说。于意云何？虚空界有如是念，度于昼夜、时节、岁月、劫数等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善男子，若有觉一切法等于虚空，彼微细智无有分别，亦无是念，度于昼夜、时节、岁月、诸劫数等。何以故？彼于诸法无想念故。善男子，如虚空界无有疲倦及热恼想。何以故？设过恒河沙劫，而虚空界亦无生起，亦无烧灭，非可破坏。何以故？以虚空界无所有故。如是，善男子，若菩萨了一切法无所有已，亦无热恼及疲倦等。善男子，彼虚空名亦无烧灭、热恼、疲倦，亦不动摇，不生不老，不来不去。文殊师利名号亦尔，无有热恼及疲倦等。何以故？名字性离故。”

说此法时，四大天王、释提桓因、梵天王等，及余大威德诸天子等，同声唱言：“是诸众生，闻此法门，获大善利，何况受持读诵！当知彼等所成善根极为广大。世尊，我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广宣流布，为欲护持此深法故。”

尔时，师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若有得闻如此法门，受持读诵思惟，及发如此功德庄严佛刹之心，得几所福？”

佛言：“善男子，如来以无碍佛眼，所见诸佛及彼刹土，若有菩萨以妙七宝满彼诸刹，奉施供养一一如来，各尽未来际，令此菩萨安住净戒，于一切众生得平等心。若有菩萨，于此庄严功德佛刹法门，受持读诵复能发心，随文殊师利所学，行于七步。此二功德，比前七宝布施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等云何奉持？”

佛言：“此法门名为《诸佛游戏》，亦名《诸愿究竟》，亦名《文殊师利功德庄严佛土》，亦名《令发菩提心菩萨欢喜》，亦名《文殊师利授记》，如是受持。”

尔时，十方诸来菩萨，为欲供养此法门故，而雨众华，赞言：“希有世尊！希有世尊！我等乃得闻是不思议文殊师利师子吼庄严法门。”时诸菩萨说是语已，各还本土。说此法时，恒河沙等菩萨得不退转，无量众生善根成熟。

尔时，文殊师利即入菩萨出生光明普照如幻三昧；入三昧已，令此众会普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一一佛前皆有文殊师利说自佛刹功德庄严。众会见已，于文殊师利殊胜大愿，生希有心。

佛说是经已，彼一切菩萨，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本经缺字对照（2 种 / 2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皮+刂]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
[矛+(替-曰+貝)]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